

T 434/48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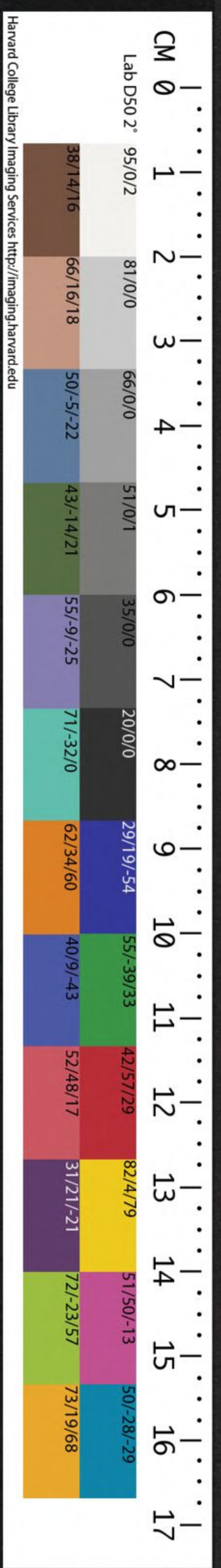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大雅頌

詩經
鄘
魏
齊
魯
燕
鄭
風
賦
雅
頌

三
路



四刻黃維章先生詩經鄉媛體註

永福東文煥維章輯者

三階允升

三階允升
弟三夏侯侯公闕
慎曾虞士

按大雅者言王政之大而用之宗廟用之朝廷者也故多受釐陳戒之詞朱子曰大雅非聖人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受王全直通詩俱是戒王法祖之意當以穆文王二句為此祖德也法祖者即在是也故通章起至儀刑文王二句結穴而儀刑文王總在緝熙敬止上結穴所以前五章言得天下之由只在敬德下言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刑其敬德而已

大雅

管窺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室所以受命以戒成王也曰天下不常者命惟德可以致之王亦知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開自后稷而

五舊矣而其受命代商則自今日始也今何時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齊此其益章而無異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之至顯乎周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位始開而適際乎興王之

運矣其命可不謂之至時乎迄今想之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焉是以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不

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何莫非文德所致哉

詩經鄭箋體註

詩經鄭箋體註

詩經卷之六

朱熹集傳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文王在上於下同昭于天因反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

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商者皆出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

大雅 卷六

此是通篇言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於昭于天非真有神可見只是盛德不磨耳且就神言勿露出德字周雖一可根上來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贊昭字不時替新字充滿字實貫徹古今故曰顯德運事啓方與未艾故曰時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大德顯而命維新便命時朱註將陟降一句作推原看今以替贊語句會之見文王之神現今尚在已微逗出下章禮上精神矣陟降字連看不要分

魏仲雪曰在上昭天陟降左右周人何處見得此必于念尔祖而修德處方見此靈光而文王猶未亡耳首節總德之顯與命之時對音便見文德之配命處但要後人永言配之耳

傳言意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詳言乎惟以禮上之文王其德純一不已故今雖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弥久弥芳而不已也惟其德之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我周不特尊榮其身已也惟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而膺曆數之傳支庶百世為諸侯而享封爵之貴是我周固有其休矣而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之本支相匹休焉蓋福子孫臣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文之敷錫我周如此

言文王德純而垂無窮之與獲無窮之休也曹公言其德之純以始終德顯貫今聞本禮上求正應首章顯字此只空說下文敬止乃其寔也陳錫句包下子孫臣庶二意文王孫子四句正陳錫之寔正應首章時字孫子周士重在孫子周士不過孫子之輔百世所指者遠乃未然事周士疏附後先之屬不顯亦世所重修德說子孫修德

卽下承言禮命臺臣修德卽下厥德翼上白健之曰禮上訓勉強求盡乃言其心精職貫不息意卽四節緝字之義也故下領云令聞不已蓋有無窮心體斯有無窮聲譽也

何修而得此哉蓋由謀猷之獻皆能翼上然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生于此文王之國矣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則國家之所托重而恃力者皆于是乎在矣非為周之積幹乎濟上多士而足為周之積則臣任其勞君享其逸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夫周上者輔世之功則固宜其傳世之顯也然何莫而非文王之福乎天眷文王驗之命周之福者如此

此章是足上凡周之士兩句意上不顯道後世言乃未然事此不顯承上言當作已然事看不顯是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此就周士並子孫言厥猶以下則單就周士言也翼上勉敬卽禮上敬卽敬止分明是君臣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周禮以寧皆根此來生此王國便有應運意王國克生便有氣所鍾王化所治意有此多士文德賴以宣武德賴以振非周之積乎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逸不賴以安乎以字不空言以此周積德也此總見周士能與文合德故宜其傳世之顯也總是有周之不顯也

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禮上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禮上強勉之貌令聞善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此于王國克生維周之積貞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餘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而盛而宜其○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聲傳世之顯也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體不億上既命侯于周服之意緝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

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

侯服于周矣。上三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此穆也。二句方指出箇意德為一篇綱領見神之于昭聞之不已皆本于此穆也。非德谷指其德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意緝感敬止正是穆也。蓋謂緝感光明此敬也。敬

體本明有息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純然一敬而已。須以法天剛健配天高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閑。數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為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子孫言只說集于周方運融。

陳伯玉曰假哉之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文王時天意已屬至商孫承服其而方驗耳命之集畢竟在先天不得即以侯服當之。

侯服意天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有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且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以殷士之膚美而敏捷者皆執探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廟之京師矣。其裸將之禮服于身者則黼裳在官者則展冠是天命雖已革而章服猶仍舊矣。解

目激衷其機其可畏也。安能無惕于與心之威乎。而王之蓋臣受爾祖之天下當思商之孫子胡為而于我。臣服商之臣庶胡為而于我。裸將皆爾祖文王之德致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子孫臣庶轉而臣服于他人矣。是誠今日之所當懼也。

此奉上言人心歸附以啟後王法祖也。重天命靡常一句此便伏有當念意在膚敏是平日有的。但在今日裸將時見耳助周祭服殷冠

與亡之機顯然在日矣。故呼蓋臣而告之。告蓋臣則所以告王命字根靡常來德即緝感敬止之德故不曰文王而曰爾祖者正是助以祖德之思也。有云恍於昭之神子在目惕不已之聞于在耳尤嚴緝

熙之敬于在心如此說念字提億歷而與爾祖瞻瞻而致惕如此說無念意予看此處且只是叫起念爾祖而所以念之工夫在下節方

云莫然欲守爾祖之天下固當念乎爾祖矣。然念之豈有他哉。亦曰爾祖之德爾所同德者也。要必敬以作事而事修厥德焉。然天理欲之機常乘機而出入又必常自省察使所行無不合天理以造于曹七之譽緝感之敬則德修而疑天命固人心盛大之福自我致有不待外求而得矣。然德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今日矣。今其子孫皆侯服于周如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顛覆厥德故也。爾宜以殷為鑒而自省焉。則知駿命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容緩矣。

此言修德處命正其念祖是處鑒殷意不平等法祖上其以鑒殷為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德即是敬。承言即是緝感其敬德與命一理自天付之曰命自我得之曰德修德即是配命也。多福不外維新之命陳錫之休曰自求便有責成之意見不可恃厥祖也。若祖可特則商之孫子豈宜至此故又以不易警之師以人心言克配以德

言。余言夫天命難保殷鑒固不遠矣。而自絕于天者紂之尤也。爾必鑒于商殷無如紂之機德彰聞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爾祖而受者自爾

大雅

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

維服于周矣。○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良反厥作裸將常服。黼音

許王之蓋。盡音臣無念爾祖。賦也諸侯之大

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黻裳也。冕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

不易。去聲。○賦也聿發語辭求長配合也。命

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大雅

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

維服于周矣。○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良反厥作裸將常服。黼音

許王之蓋。盡音臣無念爾祖。賦也諸侯之大

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黻裳也。冕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

不易。去聲。○賦也聿發語辭求長配合也。命

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大雅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逸爾躬。叶姑宣昭此之謂也。

躬而止也。尚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彼天命之不易保者。自亦而歸之可矣。且廢興之由天。寔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視之于天。曰殷何為而興。此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為而墮。此數百年之業也。然上天興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孰若求在人。之天。爾祖文王德與天合。即天載之所在也。誠能儀之刑之。而緝熙敬止之懿範。吾列以得其理。則義問宜昭。有以感天下之心志。而萬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孚文王者矣。人心乎天。意自不能外。何駭命之難保哉。爾嗣王可深長思矣。

此言命之難保。而示以保命之道。亦重法祖。上首句承上起下之詞。要見可敬懼意。爾嗣王直指成王言。不修德便自絕于天。能修德自然令問彰著。故曰宜昭義問。義問者對紂之穢德彰聞言。殷之有德。無德亡。此是寔理。何消去度他。乃度其所以興。所以與天合。違此三句。只引起下法祖意。至重儀刑文王。上見得度與廢。下天而天。不可度。惟有法祖。乃是保成。寔善此。正戒王。勸學。處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便了。作學。即心悅誠服之謂。此即人心。即天命也。首言文王之神與天降。此言法文王。即所以法天。如此則在天之靈。可慰而靡常之命。可保矣。

張壯來曰。天載無聲臭之可度。此其所以靡常而不易也。文王之於昭于天。則文王即天載矣。天載妙于無文。德昭于有故。只儀刑文王。便是配命而合于天。處故萬邦作而信之也。

鍾伯敬曰。通詩歸重文王之德。即第四節之敬是也。其神之昭處。根故之緝來而聞之不已。亦根熙之緝來。子孫臣庶之世。顯皆此緝。

顯之敬德顯之也。故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而末義問之旨。昭也。顯文王之顯也。而永言配命。則以合文王者。合此時總之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學。則法其顯德。思子孫臣庶之世。德者顯也。

倪玉汝曰。此特重在示戒後王。則首有周曾。以后人說。乃反言。設使有周之德。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惟文王陟降而昭於天之左右。所以舊邦而新命也。下文言孫子不顯。亦世正言孫子。臣庶若不是顯德。如何亦世。受得此命。試觀士之。歎。德之積如此乎。世之顯也。方能遠得文王之神。于在天。而謂子孫不德。微上帝之命乎。簡其德之不顯。則去文王之敬遠矣。安能不如商子孫之臣服于他。人。商多士之裸將于他。廟則信乎。命之靡常。而不易也。如此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與下命之不易。命之靡常。天之無聲臭。意處。相協。以為有。理而後之念。祖念。守即文王之敬字。而永言永字。即文王之。得字。宜昭字。即文王之顯字。而義問。即文王之令聞。配命。即文王新命之。即。字。貫洽字。暗線相照。

義問有虞殷自天。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儀刑文王萬邦作學。叶房。尤反。○賦也。尤反。善也。問。問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字。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

所作。味其辭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威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言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

明曰全旨此追述文武之以德愛命首明也赫赫二句是一章之主

節是推本文王之生三節是言文王以明也赫赫之命也

四五六節是推本武王之生七八節則言武王受赫赫之命亦以其

有明也之德也○文王處說德武王處說功詩人之斟酌立言如此

在昭事上帝內見文王之明在會朝清明上見武之明也

旨意此亦周公成王陳文武之所以受命也曰天人之理相為流通

德命之相感為感應惟天在下者剛健中正為寔光輝而有明也之德

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

命矣夫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予

我者或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為信也君位亦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王無

德則亡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為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紂

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紂後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

殷適也又非若紂庶人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官其係人心而挾四

方乃使之不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也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也信乎

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也

首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証之明也者明

而文明只是一箇純敬也赫赫字應明也字須合得人心集大統說

有明也則有赫赫恒相因者天難二句承上二句來難忱以去則字

奪不可依以為據說不易則于難忱中看出維字可味此非王之不

易乃明也之不易也末二句舉紂以為証使字重使乃天使之可見

無明也之德必無赫赫之命矣與下文武以德受命相反看

聖仲章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德

乎彼我周之業基乎文王則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君難年

其為配也惟摯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以

作配乎王季曰為室室之婦焉惟此大任及我王季惟皆以德而行

章言其合聞不巳而不言其所以聞至

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巳者乃可

得而見焉然亦多誅歎之言而語其所

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

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

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音斯不易

去維王天位殷適音使不挾音反四方音明

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

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

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

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

使之不得挾四方

○摯至仲氏任音王自彼殷

而有之蓋以此爾

商來嫁于周曰嬪音于京良反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叶戶大音任有身叶戶生此文王也

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

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

上句之意猶曰螽降二女于媯納嬪于虞也

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

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叶筆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叶越逼反○誠也小心翼翼恭慎之

此正言德之明明也宜以小心二句為主一直說下不可以得又得

人平分蓋以明也應赫赫也小心翼翼即敬止之本體昭事上帝

以此昭事之就平日奉帝則以周旋言不可誤作祭祀看多福之言

含下受方國在內厥德不回昭事總是一點敬心宜上宜下受

方國如虞芮質成四十餘國來歸之類此時文王尚為侯伯此要

此要

六能 卷六 五

水火乃以和天下而非以威天下也

殷商之師說然此係陳兵非交兵也侯與者以義與師人心共奮也上帝臨汝即天命決人心也一心如顧名量力之類此二語亦只設言以見眾心之同言文王昭事上帝事懷多福至此則上帝已臨汝矣眾心即是天命武王惟是應天順人而已

彼野軍以伐商之事言之牧野之地洋洋而廣大言其車則檀車煌煌而鮮明言其馬則騶馬白腹曰騶彭彭強盛也師眾之行誰其統之惟時官太師而號尚父者會其鷹揚之勇于以佐助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而將帥之賢允極一時之盛以是將帥之賢統彼師眾之盛而肆伐大商則一會戰之朝而穢濁之風已除清明之治立就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其命于始武王以聖德其命于終則所謂明也在下赫赫在上者此可見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以保天命哉

首句輕言會戰之所耳申與馬對言煌煌彭彭俱在人心上看出鷹揚是義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敵耳肆還就人心用奮上說京訓佐助可見王之還是武王上言變此言肆蓋變以言其順天應人肆則領上師眾將帥言也會朝言其速也此正武王以明王之德受赫之命處

瓜瓞綿綿一句唱厥問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作極以下言文武之受天命然總來見聖祖神孫積累有漸以終瓜瓞綿綿之意其敘大王獨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經營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未言祖宗不惟修德又能任賢則保成業者可以思矣

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維鷹揚涼音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洋檀車煌煌駟馬元彭彭

郎反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騶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帥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

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開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縣縣瓜瓞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

賈父音陶復音陶穴音未有家室比也

不絕貌次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賈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窰竈也

循瓜之破乎
首句此意可該全篇蓋生瓜也初生也周之王業自遷邠之始歷几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蘇七瓜也而初生于邠其地甚微所謂陟也故首言取應要重陟字比周家主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微也民字泛言周人初生猶言始也故云然耳至古公之時乘其衰業其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室家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註自明但主民間說不指古公此乃邠地所不能無者未必盡然也室家兼君民言未有室家只不能如下文廟中廟室門社之制具備耳

公意然是古公置父方其在邠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為遷邠之舉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幸彼西水之涯東至于岐山下夫其至岐下也誠開闢危難時也宜其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為一時之創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祭沃野之何在審地利之攸屬志欲求為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居極之所也即跋涉之勞矣極哉

此言大王避難以遷都而致番于始也來朝走馬要見大王保國安民之心略帶民從之意此是正大之舉不可涉入倉皇氣象幸西水許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邠中事耳走馬胥字俱有跋履間轉而一段略地相宅精神自不可掩處以姜女不止是與女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點出助與末章推功四臣俱是開創大闢係須知當日作者用意之密胥字字包下宮室廟社授田居民意在不單指為君居也

周原意迨至相土之時遂得周原之地雖肥美雖董荼之皆苦亦甘而如飴焉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聚太王之謀于已者定矣然爰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為詳也于是始邠邠人之從已者謀居之于以酌其可否焉爰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為決也于是又擇邠而下之于以察其休咎焉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舍此其何適哉

此承胥字來看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膺言地脈之美即物之苦者亦甘正見地脈美也是始謀及乃心也爰謀及卿士庶人也便有人允意契龜謀及卜龜也便有神協意神人協允益信周原之地可居也兩曰字不可忽乃告其民之詞承上面說來築室亦該後四章意打轉上意胥字句看

廼慰意國都既定民事當舉彼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乃慰焉而撫其勞乃止焉以定其居乃左焉而列之東乃右焉而列之西而所以為居民之計者預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養也于是乃疆焉而畫其田之大界乃理焉而別其田中之條理乃宣焉而散居以便乎由事乃畝焉而耕作以治其田疇而所以為養民之計者備矣但見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處之悉也其重于民事也如此

此見重民之意慰止二句是定居以安民疆理二句是授田以養民末二句總上四句說居食皆民事也乃者繼事之詞左右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宜畝要見舊業雖移而丘甸如故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為之謀如此執事執安養之事重在周字周于未有

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窳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古公置父來朝走馬補反率西水滸

音至于岐下叶後爰及姜女率來胥字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涯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字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秋

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周原膺膺武董謹茶如飴音爰始爰謀悲反

爰契音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

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董鳥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飴餈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焯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邠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下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廼慰廼止廼左

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叶羽疆疆廼理廼宣廼畝叶滿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賦也慰安止居也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

室家之前尤見一段及也為民之意

言司憲民事既定營建乃興彼掌營國邑者司公責也掌徒役者司徒也於於是乃名司空乃司徒之立我室家而陶復陶穴之極自是而室家立矣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司空司徒承命率作位處當度也則以繩正方面規模之預立既正矣然後放築可施也則束版以築而上下之相承由是宗廟之作繩正而嚴正所以安神靈聖敬者在是其重宗廟也如此

此命官以營建而即萬尊祖之意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今徒以致役致眾以鳩工司徒之職也故兩名之總只一時事不分先后室家統言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告成之其繩以下方去營建如分何處是廟何處是廡何處是宮社皆以繩直之而位處之各正使其表端也又束版築之而上下之相承使其基固也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上載之齊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安故于此尤急翼前堂后寢左昭右穆規制端嚴也

球之聲宗廟既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陔其人之眾投土于版則覺其聲之眾其築之也登也然其聲之相應及墻成而削治重復也馮也然其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鼓鼓焉以鼓從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趨事而鼓以童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勸如此此就縮版以載者而言球之五句雖云此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勸如此枯淡陔謂盛土之人眾覺也謂投土之聲眾登也杵聲相應馮也擊擊削之聲擊築室非一故曰百堵眾役皆起故曰皆興擊者緩也擊擊

鼓戒民勿訟而人心競勸愈作愈發下勝其擊也

迺立室宮室既建門社其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為皋門乃立皋門以肅于外則沉乎其高大足以聳中外之觀居也應門者為應門迺立應門以肅于內則將其嚴正足以端居止之度矣由是累土以為廡除地以為墉其名曰家士焉與曰起大事動大眾必致祭于此而後出以祈全勝之功也此雖一時創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此立門社而其勢尊其用大也三立字是創始有然一新意禮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一門是諸侯之分當然皋門即城郭之門曰門者取明遠在外之義有仇則可以壯都會觀瞻矣應門即朝廷之門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義將以制可以曠象魏禮臣庶矣家士築土為墉植木為主設壇社而不墮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文者戎醜攸行未然事此三立乃不朽大業自太王創立之前此非所本有者但不要說是擬王者之制度

混夷遠夫太王之遷都神人協謀安養舉廟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綜理周悉而內治亦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愾然盛德曰昭聲譽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墮在已之聲聞焉及其后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眾柞械之木拔然前上竦道路之間兌然而疏遠音為險阻之區今為文物之地以故混夷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后惟其象息之狀而已奚暇于我愾哉

此言能服遠人也從太王遷至文王肆宇承上自修意來上文仁民詩經

許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

胡反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音節反作

廟翼翼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上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既廟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

○抹音之喚喚仍度聲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

音百堵皆興馨馨鼓弗勝

賦也揀盛土於器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壁聲五版為堵與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馨馨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仇

音抗叶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音捨迺立家士戎醜攸行

叶戶郎反

之郭門曰皋門從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家士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

音厥愾亦不隕

音厥問柞械音拔

佩矣行道兌

音混夷駝隊矣維其喙

音混夷駝隊矣維其喙

孝先成家立社其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隕厥問梓械挾行道兌湯七然成天下一大都會矣昆夷與狄人異種太王在邠為狄人所侵遷岐又為昆夷所逼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號字從馬謂畏懼奔走不顧衝冒撞突也喙者氣不得伸乃奔突竄伏之形狀也維言不暇他謀也正應轉首二句去四矣字見盛德攝人者不期其然而自歿之意只四句說到文王中間包舉三世此暗度也

朱高夫外夷之遠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來質其訟之成而觀感之餘自遠處于不爭之地于是諸侯歸周者眾而文王由此蹶然動其真起之勢蓋國祚煥然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盛德之所致也而佐命諸臣定國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三下親上以化乎長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后之臣而相導前而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有勳德官與多之臣使德不墜于下流而德之所施者溥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使內外特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廣也夫有文王之德為之本又有四臣為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大命所由受而蹶生之勢所由振也合而觀之太王開于前而王迹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孫孫相為首尾此周之先王也夫誠無異于瓜瓞之綿七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厥命哉

此言文王以德受命而推功于所助也質成者因不平而來求正以得其正也此是訟獄者不之高而之文的光景蹶生以輔起之勢言照上初生看蓋初起最微至是蹶然興盛分難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非復初生微弱之象矣疏附正是百姓疏遠而能使之親附于上也先以引而後以推此腹心之臣輔君德者也喻上之德于下而布君之與早民此股肱之臣翼君德者也隱然折衝于里人無敢侮之者故曰禦侮予曰乃擬議之詞言文王得人之盛非予所能測也須以文德為主

允允金曰通詩咏文王之德宜以濟七辟王及勉七等句為主前三章言德而人歸后言人所以歸由于德之盛只在人心歸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盛是說便無味矣
言意此亦以咏嘆文王之德曰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恃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之我舜王乎彼凡七械機惟且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為薪積之以備用矣况茲濟七辟王盛德著早容貌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于左趨之于右而歸附趨向之

通也始通道於梓械之閒也駮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眾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經反予曰有疏附叶上予曰有先後去聲叶予曰有奔奏音走叶予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

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言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眾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絛九章章六句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

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以木盛為人所用。興德盛為人所歸。濟也是贊詞。只就容觀美上說。而德即在其中。左右只是無方。不作近臣趨之言。內外遠近在七傾心。不止奉祭行師一事。

此合二章。意至左右趨之意。發此言人心歸于相祀之時也。首句提起濟之言。勿指祭祀之容。祭祀意補在此句之下。左右與上不同。此單指祭時之左右。言奉璋。璋自明文王未嘗為王。無執圭瓚之禮。宋註特引禮之全文。耳。就奉璋時見其衣冠俊偉。依禮端莊。如朱註。宜升降進退。皆有其度。講中只就重文。王得人上不可重髦士。此攸宜升降進退。皆有其度。講中只就重文。王得人上不可重髦士。

渾彼漚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渚然而行之渚舟。則舟中之人無不相之。固有有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為人心所感戴。故從事于征伐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眾皆追而及之。固有爭先而恐後者矣。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不可行師而馳乎。

此于行師見人心之歸也。人情莫切于同舟共濟。故以為漚于漚。泛言如在國有巡。自祭告在外有朝會征伐皆是。及之。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后。如不及之意。六師天子所用。此曰六師。亦極其盛耳。

循彼漚夫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瞻彼雲漢。重

追

倬然之象。則所謂文章。上天而昭明。可觀。於我周王。惟其卓有壽考也。則聖德之純。既有以立教化之本。而歷年之多。又有以收久道之功。將見童蒙遠徹。雖大周偏所以盡斯人。而鼓舞者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此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比。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壽考字不可忽。久道所以成化也。作人自周王振作人言。勿就人化說。此乃盛德自然。不着力人字。泛指而髦士六師皆在內。

沈無回口。上有雲漢。以煥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亦見天之所以為天。其意也。無為而為也。文之所以為文。其作也。不作之作也。道琢章。至若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末至。惟夫追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末至。惟夫金之玉。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紀綱。惟夫勉。我王以純亦不已之心。運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不已。至乎夫文王能振作綱紀天下。髦士六師趨向而追及之。豈容已哉。此文德所以為盛也。

此言文德之純。而有以聯屬乎天下。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即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其德之純。亦不巳。自有以維係總運天下之精神。無工夫朱子語錄。謂聖人皆在他線索內。故牽着便動。此語精絕。

此言文德之純。而有以聯屬乎天下。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即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其德之純。亦不巳。自有以維係總運天下之精神。無工夫朱子語錄。謂聖人皆在他線索內。故牽着便動。此語精絕。

芄芄。音或音。域。樸。音。新之。樞。音。之。濟。濟。音。上。辛。音。王。左右。趣。音。此。之。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近相附著也。

也。半珪曰璋。祭祀之禮。圭。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我我盛壯也。髦俊也。

○渚。音。彼。涇。音。舟。丞。徒。音。梓。音。權。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渚。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

○倬。音。卓。彼。雲。漢。為。二。其。德。不。令。而。從。也。

天。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竟。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追。音。琢。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也。

思齊全句。所以肅離章作主。重在無敵兩字。蓋純亦不已。乃文王之

所以為文首。特原其德所由成。后則詳其德之盛也。

首章此亦以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亦

有以成。而助之者。又王之母。果伊誰也。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

事周姜也。其能蓋婚愛之誠。而繼為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文王

之如何。如彼。思齊思媚。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文王之妃。太姒則能繼

其美德之。言而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所以成之。言而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文王之德。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之德。由云。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平。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字。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如仁者必有。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云。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而曰。思齊思媚。斯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矣。上有聖母

三章。然文王之德。何如。曰。其平日所接言之。我周之先。公世有令德。使

少有所違。則不免于怨恨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神明昭

格之下。先德之克肖。無有怨惡而痛疾之者矣。接神不亦得其道乎。且

其儀範克端。有以刑寡妻。而不忒焉。由是以至于兄弟。率之于倫理之

中。以御于家。邦納之于綏猷之化也。接人亦德其道乎。所施各當神

人。皆宜文王之德。何盛哉。

此以接神接人。言四于字。宜玩是文王惠之刑之也。惠宗公不指

時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相與默契。王我感神。言以其顯。遺厥德

有遺恨。為怨以其愚。不肯而痛之。為惻刑訓法。至嚴夫婦。不加以

葛藟音施。異于條枚。梅藟音君。子求福不回。

與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音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音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思語辭。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

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

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始於周姜。而稱其

為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

而子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

賢妃。所以助。○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

之者。深也。

同音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上

上反。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刑。痛

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

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

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

與數同。厭也。保。猶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

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

待入益耳疾泛說不必入事... 云蒙難而正志逼坎而有孚也... 所行自合法也... 活蓋當時上有聖王... 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兩亦字... 末意夫文王之德見于事者... 時人亦皆得其成就以成人... 子則有造焉學問進修而小... 士而人亦以是與之者豈無... 不巳而其運于作人者亦勸... 人則以有德與享天下小子... 也向非文王之德其何以致... 承上說來言其德化及人也... 者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 人才成就之本見文德所以... 鄒臣虎口與影斯士正卿十... 廟在世俗世烈假光被于無... 廟在世俗世烈假光被于無...

皇矣全且通詩大意在求... 主故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敘... 皇矣全且通詩大意在求... 主故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敘... 皇矣全且通詩大意在求... 主故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敘...

名章言明德而又言帝... 首章言明德而又言帝... 首章言明德而又言帝... 首章言明德而又言帝...

管冀此敘太王太伯王季之... 之命惟主于安民彼皇矣上... 明所以監觀于四方者意豈... 生而巳然安民固上天之意... 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獲... 究爰度于以審其孰為安民... 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 正安民之君為上帝所欲致... 與太王為居宅焉使益大其... 首四句言天意在安民為命... 能安民故也... 民之其乃監觀本意雖以民... 專指紂紂太王時紂尚未生... 之政究者尋覓其入度者換... 取也言有德能安民之君為... 之地雖有可為之勢也乃眷... 所者之者此指岐周之地與... 也眷顧即所謂究度與宅即... 四方求曰究曰度曰顧俱根... 二章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 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 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

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 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 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 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

今也戎犬也疾猶難也... 昆夷儉狁之屬也... 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 也式法也... 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 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 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有造古之人無斃亦與皇... 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 也... 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 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 也美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爰度上帝者之憎其式... 與宅也... 謂失其道也... 首憎式廓未詳其義... 敘大王太伯王季之德... 之事也... 民之安定而已... 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 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 周之地與大... 王為居宅也... 作之屏丙之其菑... 音

與宅也... 謂失其道也... 首憎式廓未詳其義... 敘大王太伯王季之德... 之事也... 民之安定而已... 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 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 周之地與大... 王為居宅也... 作之屏丙之其菑... 音

作之屏丙之其菑... 音... 作之屏丙之其菑... 音... 作之屏丙之其菑... 音...

而除去者其惟立死之苗與宜自斃之孽也。有修之而剪其滋蔓者則曰廢曰枯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為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乃上帝以安民莫若明德乃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焉。既使昆夷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為之立質如太姜以助之。是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啓基矣。是太王承命遷岐以安民者如此。

此言遷岐之始用力經營正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之事。八句分作兩修。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啓辟讓剔是去無用以存有用。太王雅欲開地安民故其美材如松柏之類。可想見太王之明德。帝遷每即上眷顧與宅一句意。但前是欲與之。此是果遷之也。申夷遠遁正與上開闢一套事。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其助之推本言之。不可以帝遷天立分對。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意相承受命既固受此帝者之命而一代之業。以此基其始。八百之祚。即此修其終。當正配時而西顧之天心已有所專。謂也。林叔衍曰。此詳太王開岐立國之為正善承與宅之命也。作扉八句乃漸次開闢草昧之事。上四句有栽培傾覆。意下四句有刪煩就簡之意。

三章然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其岐山見其柞棫之木。故然而疎松柏之間。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眾矣。然西顧之眷明德之遷帝既作之邦以開王業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邦之誰

與對也。故又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為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然斯意也。豈待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太王王季之時。傳世之事雖未議而帝天之命已屬意王季以繼太王之緒矣。他以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強。是因此心之自然友其兄焉。且其受命之后。則益修其德以厚周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寔彼有以錫之。凡觀王季之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是。故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此言天命定于王季。因言王季之德足以承天命而開王業也。首二句輕乃承上起下之詞。重作對上言省之而木已拔道已通。則與宅之命已定于周而作邦矣。然有邦無君將誰與對。故立之君以承當也。自太伯二句粘上作對言。初生諸賢時而繼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因心則友四句不可以去讓既讓分屬正言王季之德而為天作對之意。因心則友固是平日愛見自然處。寔亦從事。后推言耳。篤慶謂太王以德受命而王季益修德以厚之。錫光就德。言篤慶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慶。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為崇德以保國神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受祿無喪是得天命于身。奄有四方是衍天命于后。此句雖指文武言。要見王季所承之意。馮五玉曰。伯之心欲授位于季。自因兄之此心而受之無怨焉。是為自然之友。伯因父心季因兄心。總是因天心不知其然而然。

修之平之其灌其柞。例啓之辟。闢之其櫟。其

柞音居叶。反。攘之剔之其厥。厥音。其柞。胡反。帝遷

明德。申音。貫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

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疎

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柞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種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樞橫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

其繁冗使成長也。厥山桑也。與柞皆美材。可為戶輪。又可蓋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申夷載路。未詳。或曰申夷即昆夷。載路謂

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駭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

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

徒外。帝作邦作對自大。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拔兌見縣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閒。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太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篤厚

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

大佳。卷六。左。

大佳。卷六。左。

四章夫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不本于天也維此王季其心也帝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妙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猶之使也遠近洋溢而有以杜夫非間之言天之默相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備事有是非也則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之際而克類焉且勸于教誨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于賞罰無有偏黨之失而君道舉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群下莫不徧服何克順焉誠厚一乎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焉然是六者之德不時顯示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后久而弥光無一毫之可悔焉凡若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猶之為也夫唯王季有此盛德是以既受帝神而膺作對之命施于子孫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德能繼其安民之事矣

此言德備而獲福帝度其心二句最重蓋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凡人
心蔽于物不能裁諸義者天奪之鑿也天奪王季使其心有定衡而
制義理之宜則是度其心此正是全德所從此德無玷缺天下自無
非間之言而有清靜之音矣莫非天之厚王季也度心德音不計
俱泛言不必粘受讓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類以人言
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邦不重只言其君臨岐周時為能慈和
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親我耳靡悔即無歉意蓋德有未
至則雖當身猶有遺恨今其德至于後猶善尚遺恨乎帝社就受命

得國說孫子就文武說如文謨武烈皆賴前人之福故曰延及此與
上受命奄有一般看一說其德克明與其德靡悔七作明晦二
字正相照此克明之德出乎其類克明即克類惟明德出類故能長
人能君人而王人而大邦也又能順其明德以無不至七文王時其德猶
有餘明而靡悔也是上錫兒之光下消了之悔正其德克明處

五章然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蓋文王德由天縱天若有言
以謂之曰利害相形人心易于畔援而取所不當取者有矣尔其以道
制分而無然各此而取彼焉情欲相感人心易于歆羨而欲所不當欲
者有矣尔其以理御情而無然情以徇物焉夫人心有所畔援歆羨
則溺于人情之私而不能以自濟其去道也遠矣尔惟無是二者則心
之神明不累自然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密人
不恭敢距大邦恤小扶弱之命置輿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其可怒
甚矣文王于是赫然震怒爰其旅以遏密旅之往共焉所以然者蓋
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國相侵而不顧則周家之威靈
損矣今舉兵以遏密則王靈以振國勢以尊不有以厚周家之福乎方
伯之尊天下所賴以無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
舉師遏密則暴者以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亦
因其可怒而怒耳豈有畔援歆羨之私哉

上四句先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
以私意伐之也天命謂性兩箇帝謂都在文王性中見出帝命來畔
援歆羨須細看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雖有對待歆羨不
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動猶屬勉強造到極處方是岸其機甚微故

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
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
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
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
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
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
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
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
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麥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如字此大邦
克順克比音比聲干文王其德靡悔音反既
受帝神施與于孫子音獎里反○賦也度能
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
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

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
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利徧服也比上下
相親也此王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
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
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
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
福而延及○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無然歆
羨誕先登于岸音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十
攻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音暖愛整其旅以
反音徂旅以篤周祜音以對于天下叶後五
也帝謂文王認為天命文王之辭如下所言
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
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
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
大佳

曰先登當文王為方伯時密敵侵共便是不恭敢距處非周之福亦
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故整兵以篤之對之正友王之見理無私也
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遏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以篤之以字正見文
王奉若天道處

六章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坐致決勝之策而所
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
人之境所陟高岡即為我岡矣高岡之上有利阿焉今高岡既為我有
無敢陳兵以距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高岡之上有利阿焉今高岡既
為我有則無敢飲水于此以距我而泉池即我泉池矣夫密人既服則
歸附日眾有非舊邑所能容者于是度其高原之善以為新都之建地
以阻山為岡而此鮮原則在岐山之南地以帶河為險而此鮮原則在
渭水之側夫萬邦諸侯素係心于王室者今則慕岐渭之聲靈莫不仰
是邑以趨向矣其為萬邦之方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今則思
岐渭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為下民之王乎是文王之伐
密作都而能繼其安民之事矣何莫非天命之所在哉

上五句言伐密成無敵之功下是遷都以萃人心也依字就心上說
雖怒亦安止無畔援敵處如天雖有疾風震盪而清晝休段自若
一般稜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陵阿泉池只作四不說我字亦
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則若屬之我即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
之眾不是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阻山也將是邑
在中而渭水在側帶水也此亦以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據其形便
日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要知文王隨在人心皆歸

非謂新邑乃來方來主也
張憲卿曰此我字自兵數言之其意文王無我也作邑以為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皆為對天下計耳何我之有萬邦之方言此也萬邦
方嚮之區下民之王言此邑為下民歸往之地雖自居言則要依
文王之德講蓋其德作乎萬邦故邑建而萬邦方向其德懷乎
小民故邑建而下民歸往
至真然天命文王不特此耳帝謂文王亦有明德言復眷念之善德之
未至者猶有聲色之可尋爾則寔德中涵號令之不事喜怒之下
何有于聲色之大乎德之未純者猶有夏革之可指爾則至德淵
務乎侈大不事乎紛更也何有夏革之長乎且又不作聰明以循天理
有識而不自用其識有知而不自用其知唯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此
皆爾之明德而為予之所眷念者夫文王為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
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醜逆天害民乃爾之仇
國也爾當往正其罪爾兄弟和好之國以爾鉤援之具以爾臨衝之
車以伐崇墉焉是文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

此通是上帝口氣但上章設為教訓之詞故曰無然此設為眷念之
詞故曰三懷字懷字貫下四句明德即在下交聲是號令色是威
嚴夏是侈大革是紛更此四句一直說下不人不長乃是詩人活詞
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大不長也總是不自用其知識而所知識
者一循乎天理處故曰順帝之則仇方就違安民之心說以其得罪
于天下為天下之仇故伐之非報替已之仇也謂字重看指其罪而
訊問之兄弟為詢之助鉤援臨衝為詢之具然不可對以伐崇墉想

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
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
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
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欲羨則
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
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
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
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
赫怒整兵而往遏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答
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
所畔援欲羨也此○依其在京叶居
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叶居

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何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
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也賦也依安貌京周京
也矢陳鮮善將則方

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
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
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
距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
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
帝謂文王予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
援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賦也予設為上帝
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
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
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衝車也
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
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
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囚西伯於羑

崇必嗚強不服與會不同故聲罪致討如此夫伐密伐崇疑于私意
 私仇皆以帝謂起之見其一承于天而無私
 李少文曰不大不長不識不知四不字起至順帝之則若于聲色夏
 革處一着些意便是任知識便不順帝則不曰帝命而曰帝則觀下
 未附懷以仁不附絕以義即此是簡則便協于帝
 張壯來曰伐密而救阮似乎叛此而援彼取地而作邑似乎歆其利
 而羨其成然其以對於天下之心則心以天下為公猶然登岸而非
 溺于私欲之流帝曰無然文真無然
 案章以伐崇之事言之文王承上天之命與討罪之師其始也但見臨
 衝閉也而徐緩崇墉言也而高大執訊連也而相續攸誠安也而不暴
 以征討出于天也則是類焉而告其罪于天以軍法造于古也則足禡
 焉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有所却而畏之也正欲致其自至使亦來
 附而保全之也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致附不殺乃罔存之仁如
 此也孰敢以為怯而侮之乎及其終不下也臨衝弗也而強盛崇墉乞
 乞而堅壯則是伐焉而警其罪以討之是肆焉而縱其兵以攻之是絕
 焉而覆其亡意是忽焉而滅其國若此者非有所貪而利之也蓋以天討
 不可以復賄罪人不可以不得且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伐絕不
 貸乃推亡之義如此也孰敢有異議而拂之乎是文王奉天命以伐崇
 如此能繼安民之事矣然何者而非天意之所為哉夫我周之業基于
 大王衍于王季昌于文王祖孫父子世德相承其所以垂為百年有道
 之長者誠非偶然矣后王可不思以繼之哉
 此正言伐崇之事上七句言仁以待崇而人無不敬下言義以行崇

而人無不從承上帝命說來開七謂緩之而不用言七任其高大而
 不即攻也執訊攸誠只是我師中備此人連也。不爭先也安安不暴
 怒也討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出于古故禡之亦以昭其罪于大神
 也致者使奔命而來附者使納款而附亦不專指崇民言伐聲其罪
 而伐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殄其世忽滅其國四方正與首監觀四方
 相應無侮以不殺之仁無拂以不貸之義由以字直。死帝必謂文王
 曰無侮四方無拂帝必謂文王曰無拂文王之得人。心處即其責奉
 天命處所以繼王季太王而奄有四方益增式廓也
 鍾伯敬曰密人與崇侯皆為民之虐文王伐密伐崇正是除民害以
 應上天求莫意而于兵戰誠不得已而用也仁之至義之盡斯為帝
 王之師彼漢之北伐流而為贖唐之東征溺而為驕惡在其為仁義
 哉

靈臺全意此詩述民樂之詞乃詩人體民的口氣曰靈臺曰靈沼曰子
 來曰於物曰於論曰於樂須發得民樂之意出方是太和在成字
 宙間想文王此時登臺而望入園而遊臨沼而觀蒞學而講對育
 物也造士作人也直是天地萬物氣象
 首章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
 王與民偕樂而民樂之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視察災祥時遊觀即勞

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
 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以弓矢鉞鉞得專征伐
 曰謂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
 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
 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
 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臨
 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衝閉閉員反崇墉言言執訊信連連攸誠音
 安安肩反是類是禡音是致是附音上四方
 以無侮臨衝弗弗音弗叶崇墉乞乞音是伐
 是肆是絕是忽屈反四方以無拂○賦也閑
 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鉞割耳
 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

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
 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
 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弗弗強盛貌乞乞堅壯
 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
 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
 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
 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
 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
 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
 可以阻而罪人不可以不得
 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
 大王三章四章言

經始靈臺 節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天命土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
 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逸也。吾王之始有事于靈臺，經之而審其位次，管之而正其方向。見經營方始，庶民即已效勞于政治，不俟終日之久而臺已告成矣。豈始于不得已之命而速以遂其欲哉？蓋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煩民，勿取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名自來，所以不終日而臺成也。然則靈臺之成，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政之成之，與勿亟子來，總是一時事。然看始字成字分明，始而成矣。下只咏嘆上文，形容民之趨事，於中心而無所強也。此綠文王平日能保民，非以一時勿亟之令，遂至此。

三章至若臺之下有圃，吾王時乎在靈圃，但見鹿鹿安其所而濯，肥澤白鳥適其性，而膏其潔白。于此一觸，且為當必有以遂優遊之趣者。圃之中有沼，吾王時乎在靈沼，於嗟乎魚之物也。洋洋然也，物而躍也。悠然而得所于此，一臨視焉，當必有以適浮游之休矣。良何幸吾王有是樂哉。

靈圃靈沼俱根上臺，求加一靈字，亦不可忽。兩在字宜重看。善樂君之樂見隨在無非樂境也。攸伏濯，高也。與於物等，俱感寫出來，世豈無死圃之奉鳥獸魚鱉之有，而獨文王之在圃在沼，鹿鳥不驚，遊魚出躍，雖在萬物亦熙熙自若。其天而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懷矣。

陳弓父曰：圃沼之物，無不得所。是乾坤若呈此物色，以供聖主豫。又若聖主寫此飛躍以徵宇宙之太和，孟子所謂借樂能樂，三章意然。不但有臺池鳥獸之樂已也，而且自鐘鼓之樂焉。彼處樂以

懸鐘磬也。則植木為虞刻板為業，而虞業之間，其狀愀然有文矣。鐘鼓所以統眾音也。則大鼓之費大鐘之鏞，依于其次，而眾音翕然其成備矣。以是鐘鼓而作于辟雍也，則清濁高下各協，節奏之序於乎其有倫哉。此鐘鼓乎，以是辟雍而奏此鐘鼓也，則大射行禮，非和平之韻於乎其有樂哉。此辟雍乎。

只重於倫二句，以見王者之樂。虞業二句，只是起語。倫字不系口論和氣宜暢曰樂，樂不在辟雍亦不在音樂上。○虞業二句，以二物直者為虞，橫者曰圃。上有刻板以節，謂之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愀然亦以節，謂之崇牙。謂其狀愀然也。

采章於論哉。此鐘鼓也，信乎其有倫矣。於樂哉，此辟雍也，信乎其有樂矣。然使樂將闕，樂亦有窮。今吾民得以觀聽者，聞豈鼓之聲，達其和則知矇瞍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及也。然則辟雍之鐘鼓，吾民何幸。吾王有是樂哉。夫民欣躍，由文王能與民偕樂，太和景象不在成周乎，由開乎。

此章上於論二句，雖以起下，是有咏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闕後奏必曰鼓，始故聞達也。而用方奏也。方字作正，一有矇瞍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見幸君心之樂，未及意不重民之樂聞上。

張氏末曰：通章當結一靈字作主。王靈故植，所在皆靈。在圃靈圃在沼靈沼，在辟雍靈辟雍。飛走禽魚何者非靈之物。鐘鼓在陳，何者非靈之具。矇瞍奏公何人非靈之官。民于是為之歌曰：吾王之王之民久矣，而不知王之靈也。安得化予之形為魚為鳥，以悅王之

之經始勿亟。棘庶民子來。叶六直反。○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愀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名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王在靈圃。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嚮兮。王在靈沼。於音外音。濯濯，肥澤貌。嚮，潔白貌。靈沼，圃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嚮兮。王在靈沼。於音外音。濯濯，肥澤貌。嚮，潔白貌。靈沼，圃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魚躍也。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嚮，潔白貌。靈沼，圃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於樂。洛石壁。靡者曰柏業。栢，土大版，刻之槎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愀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於論鼓鐘於樂。

辟靡。鼗鼓逢逢。蓬蒙。瞍奏公。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鼗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靈臺四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東

靈臺四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東

即自化子之氣為金為車以供王之清宴庶幾玉寔靈而民非頌有

抱子來以終身而已
采武全且通詩美武王雖歸重武王上刑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味

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不平蓋繼先因以裕後也前以王配于京
為主而原委却在世德作求二句
首章此詩美武王之能續緒也曰我周之業新于文王成于武王文王

武王意造周也然通而上之前乎文王有其勤王家之王季前乎主季
有摩基王迹之太王蓋世有哲王先緒所從來久矣迨武王時三后雖
既沒其神當在天惟武王能盡續述之責大一統之業有以對三后于
鎬京中而緒益光矣

此下三章引子重武王上下者對在天而言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
哲字內已含世德意在天如於昭于天配京不止繼位要見益大且
緒意三后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居鎬京以為天子于下故曰配
相當無忝之謂

二章夫武王能配于鎬京者何哉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所
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靜必與理相觸動必與理相值言
言合天之命矣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為孝而翁焉作于不有以成
王者之大信也若魯公而遠離斯得而遠矣則亦不足以成其信矣
首句只轉語世德三后所以造周者作求起而求之也信與時
則德見人與義度則德分二綫絕續之關早夜密接有多方求合言
求德與配命非兩層在人曰德在天曰命先王之德更合于命也作
求世德即可以配天命命非可暫合而暫離故加永言二字方盡

求之意成王于孝者總由人同此理一合于理有何可疑成子在武
身上說謂武王能成信也

三章夫信之所在法之所在也武王之孝既有以成王者之乎而下
之民遂皆視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
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怠體諸身而不息是以其孝為可
法耳孝何大哉

首句輕只重式字永言二句正指式之由式本信來則即是武王孝思
即是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聖言孝思則此上說
大意謂孝以想而知愛凡三王不能語其后者俱從寤寐中此篇之
寤寐無非三后而命永配矣維則重武王孝可為則上道理到極處
人自不能出其範圍

四章夫武王之孝足以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
為天子而無有不應焉然所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
感于上故天下亦以順德而應于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
下之孝而應一人是武王真能長言孝思常久不替而其嗣先王之重
夫罔光于天下顯于四方而昭然甚明矣此所以居鎬京而對三后乎

此正敘王配于京之意媚茲本上字式意說見得波覆先業者必弗
媚比則媚茲善繼述者也此便是民之應了順德謂通變則服事之
勞而不駭為逆節也永言孝思是由贊語昭昭則服則繼先之事昭
著于上下而非過佚前人之光者比故曰昭服

是即后王之所以守成也未世子孫能繼其孝思之迹而所以求世德

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
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
述民樂
之辭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居

良反○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
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
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
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
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
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王配

于京世德作求言配命成王之乎
反○賦
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
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
暫得而遽失則不
足以成其信矣○成王之乎下土之式求

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
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志是以
其孝可為法耳若存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
耳何足
法哉○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

哉嗣服
叶蒲北反○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
王應如不應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
○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
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
哉其嗣先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

受天之祜
音戶○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
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
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
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大雅 卷六 三

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頭王于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指其意則以此也但泰以力周以德耳

今在一作在

求一作來

永配命者由乎武王焉。吾知萬世此世德萬年此天命。殆將于萬斯年。

受天之祐矣。天不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豈真然天一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祐。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賀。而所以媚茲順德者。由乎武王焉。吾知萬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遐不于萬斯年。大獲濟。翰之助乎。人亦以信武王者。信我矣。夫祖武可凝天命。係人心。則武王繼先。即以裕后。斯達卒也。后王當繼思矣。

此一節當看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得天得人。見武王之道為至也。萬年只久意。連天句看受天祐。是常守官。貫意若兼人歸。恐碍下來。賀句來賀。與有佐相應。朝賀非即助。而朝賀自有所助。要歸重武王。上方見裕后之孝。

看聲全道。此詩只重安民。而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須以作邑于豐。是鎬京二句。為上四章分上言文王作豐。而克君下言武王遷鎬。而克君。各就本章說來。

首章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也。曰人君代天以理民。當存安民之心。昔觀文武遷都。而知其心切于為民矣。以文王之彼人。以有聲為貴。聲以寔大為難。我文王之有聲也。聲名洋溢。無遠弗屆。其大乎。其有聲也。然豈有心于譽哉。蓋治功由心而出。聲譽由功而著。視民如傷。保民如子。唯欲求天下安寧。務坐觀其成功。而後已。此聲之所以大也。夫君道要于安民。文王心存于民。如此則君道允稱。而無忝矣。信乎其克君也哉。此推遷豐之由。有聲一句甚虛。遍求二句申說。主文王之心。言上句

重求字。下句重觀字。成即求字。成功此有聲之本也。求寧者求民之安。而觀成即欲親見安民之功也。

受王意。夫文王志在安民。則徙都。以居民者。其容已乎。惟我文王受命。爾仇方之命。而有此代崇之武功。既伐于崇。則人歸曰。眾又非程邑所能容者。于是作邑于豐。以為安民之地。使民有所歸往。而得蒙其惠焉。是文王作豐。所以未久而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此言文王伐崇。因以作豐。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者。為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申看武功。專指伐崇說。即肆伐絕怨之功。克君就遷都。以安民言。

三章且文王之營豐邑也。其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唯因舊溝以為限。而不過制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為度。而不侈大。是非取便于狹小之規。而急以成已之欲。蓋以先人之志在下安民。故今急于作豐者。持道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此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體制如此。不。是就規模小。匪棘二句。表其心。求謂先世以求相承之孝。念安民世。相承文王。追而及。自不得不汲汲耳。克君就繼先以安民。說。

四章夫文王之功。顯于西上。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也。其著明矣。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人之志。后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夫豐垣既築。則有以逐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罔不望豐邑。以來同皆以文王為楨幹。而詩經鄭風豐碑注。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退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下武六章章四句。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適。音駿。峻。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其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賦也。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南。○築城伊洑。

作。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道。來。孝。呼。許。六。反。王后烝哉。賦也。洑。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王。公。伊。濯。維。追。先。人。之。志。而。求。致。其。孝。耳。○王公伊濯。維

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呼。胡。王后烝。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賦也。豐。水。東。北。流。徑。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大。雅。

卷六 三

德之以安焉。至是則通觀厥成之功。已就通求厥宜之心。已慰矣。不信于王后之盡君道哉。

此言豐功著而人心歸維豐功最重。功就民已安。說四方二句。一申說正是功之伊濯處。四方攸同。只就民心說。不可入諸侯力與諸求二句相合。維翰四方。恃以為依。如牆賴幹以立也。此于功著民歸上見其克君也。

五章天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由東而注于海者。維禹平治之績。該四方諸侯得以循豐水而來。同凡政教號令。莫不欽承。皆以皇王為君矣。夫武王居豐而人心大同如此。非盡君道者不能致也。何如其克君哉。

此言武王居豐而得人心。以為遷鎬。張本。周都豐水西。鎬京又在豐水東。四方兼諸侯百姓言。攸同與上異。上曰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則已盡乎人矣。王后口有君天下之德。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維辟亦與維翰異。翰則只恃以為依。此則是以之為君矣。直存人心上看。此來克君本收同說。

武王夫人歸既聚。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乎。故建立鎬京。以示四方之極。而所以居重馭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居民。教學為先。乃他務未遑。先作辟廡。以為講學行禮之地。但見聲教四訖。自鎬而西。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傾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夫武王遷鎬而人心悅服。則君師之責無忝。皇王其克君也哉。

此以鎬京作主。辟廡是遷鎬第一件緊要事。故言言之。四自字。俱棧鎬京說。無思不服。以心悅誠服言。此克君即本遷鎬建學而民心服。

平章然是鎬京之遷也。夫豈狗一己之見哉。彼上所以決疑也。維王當相上之初。則考之于下。以審其宅鎬之吉凶。惟道正之。而卜得其吉矣。武王遂從而成之。而邑居之肇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肯凡為安民計。不其克君也哉。

此追述經營之初。極其慎重。是遷都以前事。非學校既作而後上居也。上二句。楷上以作居。下二句。因上以成居。成其事。正以終考卜之意。成之兼祖社廟。市井辟雍。俱在內。克君就遷都慎重見之。亦要歸到安民上。

采章夫是鎬京之作。豈持為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芒生焉。武王之為君也。而豈無所事乎。蓋其建都立學。將以立久安長治之基。其所以貽孫謀者至矣。謀及其孫。則此能敬之于。可以坐享盈成。而萬幾不勞于締造矣。此非其有所事者乎。夫武王遷鎬。而慮事深遠如此。則親賢樂利。及于無窮。而保子孫者。即所以保黎民也。其蓋君道何如哉。夫有文王遷豐一代之三業。以肇武王遷鎬一代之三業。以成世德之隆。于此見矣。

此言武王裕后之謀。遠以物必托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舉。貽謀二句。不重上句貽世。以遷鎬為主。然不外建學作邑二事。孫不專指康王。蓋子謂能敬之子。則指成王也。克君雖王貽謀之遠說。亦要說到安民上。

黃幼玄曰。文王自遷豐。豐已極大。下岐矣。而武王既集大統。國來朝。豐邑又似窄小。其勢不得不遷鎬。故又舉辟雍一節。見其以德化。

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鎬京辟廡自西。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皇王烝哉。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天下自服也。

維綱正。叶諸。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考。正。夾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豐水有芒。起與言豐水。猶有芒。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武王豈不在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武王烝哉。與也。烝。章名。任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起與言豐水。猶有芒。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八句。此詩以武功稱。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二十

民四方之心服又本其考而故又推其為胎謀慮正見武王之遷鎬維亦求宜天下以追來孝之心非存他也及履此詩便知其語意所在

至民全言通詩以末節為主蓋此詩因配天之祭而遂言后稷有格天之功故七章以上敘后稷可以配天之意末章京之日之祖配天之祭而格天者以稷久有配天之德也

管章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也凡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其可以配天者乎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是維有邰之女曰姜嫄焉生民之事何如蓋姜嫄為高辛世妃竭精意以享祀郊禱之神于以故無子而求有子由是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歎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之處以為所止之地既震動而有娠及月辰而肅廟側室乃載生載育實為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正是人也是其受孕之祥蓋如此首二句推稷始生之自下是詳稷所由生也厥初生民註不曰后稷而曰周人以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但慢露出后

稷來只云起初時生我周人者是姜嫄也生民如何正與時維句相應禮祀申說言精意以祀郊禱也此處須點出高辛氏以為下文履帝武張本郊禱求子之所弗無于禮祀時姜嫄是之以求子也履帝武者踵高辛氏之武散者若有神焉靈為感動之地攸介攸止言郊禱之後就所大可息之處以安息之斷非是郊禱之也震是懷妊而震動風是屆期必於側室以自斂斂生是初生育是養育因是而生育由來乃是后稷也勿泥下節作懷胎說

三章自其降生之異言之姜嫄於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身無有坊副之虞無有災室之害是天欲顯其靈異于此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禮祀之祭上帝豈不無怨無悞而聖我乎豈不以享以格而康我乎唯其寧我康我是以使我無人道而

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音為道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音原叶 生民如何克禋

音克祀叶養 以弗無子 叶獎 履帝武敏 叶母 因克祀里反以弗無子 里反 履帝武敏 鄔反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 叶相 載生載育 叶曰 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

高辛之世如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禱也弗之言放也放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禱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禱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郊禱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

姜嫄出祀郊禱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歎歎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

於然生是子也... 此言降生之異... 是無災害... 此一重說... 何今由降生... 居字解作... 幸氏之死... 三章夫無人道... 卷以為必不免... 出于偶也... 姑從而收之... 雖隨變故... 知其非凡兒... 是姜嫄始收... 此言... 平林... 者欲其踐... 見稷以足... 覆是護寒氣... 其靈也... 此因寒冰之見...

鍾伯故曰... 莫之為而為者... 反說得幻... 附說或問... 莊公... 飛鳥覆如... 以形其靈... 誕實皇然... 有岐嶷之... 就口食也... 荏茂密瓜... 然茂密瓜... 栽培之宜... 人耶

此敘其幼時... 時雖不為農... 嶷者神... 七歲時... 稷曰... 能而何... 張... 命在... 此... 化機生來... 便如此... 賜天機... 自啓有不覺

物固有然者矣... 異於人何足怪哉... 月先生如達... 無寧... 以赫厥靈... 居然生子... 也達小羊也... 也赫顯也... 也○凡人之生... 子尤難今姜嫄... 副災害之苦... 豈不康我之... 生是... 子也... 平林會伐平林... 聲載路... 以一翼藉之... 滿路言其聲... 以為不祥... 異也於是始收... 岐克嶷以就口食... 役稷... 自能食也... 也施施枝... 貌也... 稷能食時... 記曰... 大雅

鳥乃去矣... 矣實... 聲載路... 以一翼藉之... 滿路言其聲... 以為不祥... 異也於是始收... 岐克嶷以就口食... 役稷... 自能食也... 也施施枝... 貌也... 稷能食時... 記曰... 大雅

鳥乃去矣... 矣實... 聲載路... 以一翼藉之... 滿路言其聲... 以為不祥... 異也於是始收... 岐克嶷以就口食... 役稷... 自能食也... 也施施枝... 貌也... 稷能食時... 記曰... 大雅

三章夫后稷方其幼也既有志于耕種及其長也遂有功千稼穡。誕后
稷之禮非徒委之于天時藉之于地利也而所以順天之時因地之利
者加盡夫有相之道但見豐草膏苗也稷則芟而去之黃茂嘉穀也則
播而耕之方其始之漬種也實方而成房實苞而未拆既甲拆而可為
種矣且皆稷然而漸長既受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始穡而不可為
者無有也既受氣足而實堅矣且形味之既好既繁實而垂未矣又且
栗焉而不秕秀而不實無有也夫后稷之積有以盡有相之道如此則
粒我蒸民之功大矣故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之于部使即有部家室以
主姜嫄之祀焉周之有國寔自此始矣

此敘其方穡之功而肇有部之封也蒸民之粒皆稷所為故曰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分明是贊天地之化育此句最重自弗厥至是稷正
見有相之道也一第一種意自事說說見後水甫平艱食方委天下
盡為豐草之區自稷芟而除之庶其地有可耕也自苗而後自秀而
實此雖苗生自然之序實由人力之功也然于稷字皆考力看必謂
有相之道也稷之有功于民具見此音有部句就謂粒民之功說
世祀姜嫄意只帶言下章復提降種則為肇祀章本也意各有本義
原相貫不必認下章是教民
天章自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之嘉種不惟有黑黍之稷而且
有一稗二米之極焉不惟有赤粟粟之糜而且有白梁粟之芑焉其稷
種是秬秠也既成則是穫而棲之于畝其編種是糜芑也既穫則從而
任負以歸是東何所用哉蓋有部之嗣自后稷而始封則有部之祀亦

自后稷而始舉故凡此嘉種皆用之以為酒醴粢盛以供肇祀之事焉
是周之有祀亦自此始矣

此言興農事之利以開有部之祭也上章已見教民稼穡此特以欲
祭祀而更端言之非使民編種之故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
芑可以供粢盛而稷實即在黃茂中擇其可供祭祀者故又曰嘉
種獲畝任負皆民為之取以供稷之祀祀兼宗廟羣神言不止姜嫄
蓋稷受有部之封則部之內神外神稷皆主之而有周之禮寔自此
始矣國統自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哉
附選恒字註作巨解編種自好有謂此是恒字謂種可以常年植穡
也但今自后稷初備祭物言故曰是穫是畝是任是負言即是處收
成也

誕我童誕我后稷之祀如何彼秬秠糜芑皆祭之所需也于是或春焉
致其精或揄焉而取米出曰或簸焉而揚其糠粃或蹂焉而取谷以繼
釋之于水也則糜爛相投而叟其聲蒸之于釜也則水火相濟而浮
浮其氣為饈之事備矣載謀焉而卜曰擇士之俱善載惟焉而齋戒具
修之必潔言蠶之事備矣取彼蕭脂合而燔之以祭宗廟之禮既既
羊從而殺之以祭行道之神而求神之事備矣宗廟與輶皆有尸也皆
有羞載燔焉以備庶饌載烈焉以是俎豆而獻尸之義備矣若此者豈
徒奉今歲之祀已哉蓋以今歲之祀未興則來歲之祀必廢故祭祀之
禮無不周者正欲興來歲以繼往歲使有部之祀自此而不廢焉且
此詳言祀事而因以衍祀典于無窮俱重創始意或春四句為饈事
載謀載惟吉蠶事取蕭二句求神事載燔載烈獻尸事故註曰四者

禮無不周者正欲興來歲以繼往歲使有部之祀自此而不廢焉且
此詳言祀事而因以衍祀典于無窮俱重創始意或春四句為饈事
載謀載惟吉蠶事取蕭二句求神事載燔載烈獻尸事故註曰四者

及為成人遂好耕。誕后稷之穡有相去之
農堯舉以為農師。○誕后稷之穡有相去之
道。叶徒。弗。歛。豐。草。音種。去。之。黃。茂。叶莫。實
力。實。苞。叶蒲。音。實。種。上。聲。實。衰。叶徐。實。發。實。秀。叶
久。實。堅。實。好。叶許。實。實。實。實。即。有。部。音。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窮治也種布
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
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衰漸長也發
盡發也秀始穡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
穎實繁碩而垂未也粟不秕也既收成也其
實皆粟栗然不秕也部后稷之田家也豈其
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言后稷
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以於民封於部使即
其田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誕降嘉種維
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誕降嘉種維

秬音維秠音維糜音維芑音恒巨之秬秠是
獲是畝叶蒲反恆之糜芑是任音是負叶扶以
歸肇祀叶養里反○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
黍一稗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
恆徧也謂徧種之也在肩任也負背負也既
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
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
始受國為祭。○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音或
主故曰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音或
簸波我或蹂音釋之叟叟音烝之浮浮載謀
載惟取蕭祭脂取蕝底以載音釵叶載燔載
烈如字叶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賦也
力制反以興嗣歲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

皆祭祀之事。春其谷而出之于曰簸其糠而取其穀。即上秬秠糜芑。釋以淘之于水而聲也。蒸以熟之于火而氣浮也。謀是謂日擇土。惟是齋戒滌濯。取蕭祭脂既灌之後。取蕭合脾。昔之脂。糝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墻屋。所以求神于陽。姜嫄在其中矣。取糝以較。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神在其中矣。燔以備庶。饌列以寔薦。豆內外神。皆有尸以象之。故以獻與來嗣。往不平。重興來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故曰往。

林駮甫曰。浮日。雖以聲氣分。皆有一念精白之忱。蘊于無聲。無臭所洩。發故曰為饗之敬。意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我也。盛菹醢于豆。盛大羹于登。但見馨香之氣。苾然而始升。而上帝之神。已居然而來享。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始封肇祀以來。其稼穡粒民之功。有以參贊化育。庶無罪悔于天。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也。仰之也。是豆登非馨香祖德惟馨。今日居敬之速。乃后稷格天有素者。致之豈真芳臭之時云乎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配天矣。南郊配稷也。誰曰不宜。

此言今日南郊之祭。尊稷配天。天即享之速者。正以后稷有相之功。所為格天者素也。叩自今日奉祭者。言始字與居字緊相應。言香之始升。九獻猶未終也。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不言后稷。此意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稷不待言也。亦要點稷與天俱享。意胡真句。輕接上喚下之詞。肇祀指稷。爰封得為祭主。時言庶無罪悔。就教稼穡。

上看。蓋天有養民之意。稷有德世。世共享其利。則不負天意。而庶無一毫罪悔。所從來久矣。此見得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薦。而在于祖德之馨也。

釋山云。此詩見周人制配天之禮。而必原格天之由。所以享帝享親者。皆有道矣。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后世。仁也。以身格焉。順也。周人尊稷而配于郊。可謂孝矣。奉祭而原其自。可謂仁矣。守先王之祀典。而罔敢失墜。可謂順矣。所以然者。皆稷之至德致之也。后世甘泉有舉者。配以高帝。感帝有祭者。配以玄元。噫。祀典昭如。論德能無愧乎。

行葦全旨。通詩以兄弟莫遠為主。總是備言燕私之事。相親而燕。設當燕而射行。既射而頌禱。一詩之次第如此。殷勤篤厚之意。只就勿莫二字。便可想見。以后三章。俱要體貼此等意出。

管意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也。曰王者有祭以格天下之幽。所以孝祖考也。有燕以通天下之情。所以仁宗族也。今茲祭祀畢矣。而燕尚無設乎。彼敦然勾萌之行葦。本有生上之機也。然必保全之。勿為牛羊之踐履焉。則方苞方體。維葉泥。而柔澤可觀矣。况乎城上之兄弟。其情不至厚也。必猜忌不形。勿使之相遠。而常使之相近焉。則合族以為歡。于是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所以相燕樂。相親愛者。自不容已矣。此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見于言語之外者如此。

此言燕飲之由也。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敦者生意聚而不舒戚者天親一体情不可解。兄弟是昭穆兄弟。非必定是王者一班輩。莫遠具尔。一正一反。只就無猜忌說。蓋猜忌則疎而相遠。和合則近而詩經。鄭風。禮注。

之祀也。掄。行日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浙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十日擇土也。惟。齋戒具脩也。蕭。蒿也。脂。脾膏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脾。膾之。使臭達墻屋也。羝。牡羊也。較。祭行道之神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與來歲而繼往歲也。

○印。音昂。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實時。叶上反。后稷肇祀。里。庶無罪悔。叶呼反。以迄于今。本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實。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於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

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頌酢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訃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質。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

有誕字。敦音。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音。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

大雅 卷六 三

相親也設燕之由正在于此肆筵是行燕使賓有所登授凡是優尊使老有所憑皆言情當如此尚未舉燕玩二或字便知開燕之初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宜虛也說來下句方宜舉燕也姜黈愚曰或肆或授兩或字非間或之或乃隨時常聚意也勢懸分隔易開嫌階嫌隙不開方可隨時聚飲成歡如有相遠之嫌即欲時就几筵得乎

三章以今日之燕言之既肆之筵設之席矣而几席之間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足以供使令之役侍御何其盛也主人獻酒于賓而賓酢之主入復洗爵以酌賓上奠之席前不舉焉獻爵何其盛也且醢醢以薦而膳肉炙肝之咸有嘉穀以進而脾肉臠肉之具陳飲食極其盛矣或比于琴瑟而歌聲之可聽或徒擊乎鼓而琴聲之可聞樂極其盛矣是方燕時而盡燕親之禮如此

此言方燕時侍御獻爵飲食歌樂之極其盛當四平看鋪陳物品曰筵踏藉曰席上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藉細細是相續代侍如祝融在前祝幣在后即禮所為更僕也主獻賓上酌正上洗爵賓酌尊禮之次也洗爵以示不致尊尊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尊互文耳多汁為醢少汁為醢脾臠是嘉穀中所有者舉以列餘耳凡歌必扣絃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比也也擊鼓以立動曰擊歌亦舉一音以該眾音此上都曹允大曰此都宜以緝御一段單提而以獻酢一句作行酒以醢醢二句作進爵而歌句又單言樂總見主人優賓篤親之誼也

三章夫燕禮舉矣使不行射以為樂元未足以盡其情也于是射禮行焉以敦弓而既堅而材理強勁矣以四鏃則既均而本末參序矣斯時也眾耦咸在而舍矢皆中矣然中有多寡則序賓以多者為賢而寡者在所罰焉是非以賢病不賢也特假此以勸飲而賢固樂飲者亦樂矣不特此也以敦弓既向而引滿矣以四鏃既挾而徧釋矣斯時也四鏃如蠶固已貫革而堅正然勝者易驕則序賓以不侮為德而侮者在所罰焉是非以德愧不德也特假此以勸飲而不侮者固樂飲者亦樂矣念親上之仁不其溢于几筵之間乎

此舉射以樂賓較執較德不過為勸飲而然耳曰既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言非燕畢而射也四鏃既均泛言射者而中有多寡則因之而序賢四鏃如蠶專言勝者而容有敬忌則因之而序不侮蓋中多則執精而不賢者飲罰爵也不侮則德盛而侮者飲罰爵也皆則以多為傷者中則以不侮為德皆是一時事此章重燕上非如大射賓射主觀執觀德也

附考孔疏指三挾一指者補也射用四矢插三千帶間乃挾一以扣絃而射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規挾也投壺曰卒投司射執算算為純一算為奇遂以其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

宋童夫既行射以為樂矣而吾之情猶未已也由是又舉酒以致祝焉彼與是燕者父兄者老也而主是燕者其維曾孫焉燕必有酒也酒醴則維醴矣酌必有器也大斗則既具矣酌之云何蓋欲父兄者老飲此古酒以為膾養天和滋培元氣壽徵于髮而黃焉壽徵于面而耆焉壽詩經鄭風燕禮注

凡與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凡之辭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懇勤篤厚之意諒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

讀之○肆筵設席叶祥反授几有緝御叶魚反或獻或酢洗爵奠尊音假叶盍音盍以薦叶即居詩反西音西以薦略反或燔或炙叶陟反嘉穀脾音臠劇或歌或擊岳○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擊爵也夏曰醢殷曰斝周曰爵醢醢之多汁

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臠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斝○言侍御獻醕飲食歌樂之盛也○敦音雕弓既堅叶古四鏃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敦弓既向叶既挾子協

四鏃四鏃如樹叶上反序賓以不侮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鏃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彘通謂引滿也射禮指三挾一既挾四鏃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離所謂無懈無放無借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勝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會

六雅 卷六 三

敬于青而有台文焉則難得之壽此其得矣然得壽固難而有德以享
 壽尤難也又願父兄者老以善相引使不昧于所趨以善相慰使不忘
 于所從則年愈高德愈邵而有是黃者台背之壽者也乃其壽之吉者
 矣夫壽者福之首也既得吉壽則感大之福于此而膺凡禮樂之盛行
 射之舉將勿替引之矣不有介景福乎夫既極燕飲之隆而復致頌禱
 之意周王于至親可謂殷勤篤厚有加無已矣
 此飲酒祝壽願其修德以享之也首二句輕漸七說到頌禱處祭畢
 而燕因稱曾孫為主云酒醴維醜是陳之酒正具之器人酒味皆醉
 厚即向之獻祝者者今以享父兄也酌以三句正承酒醴來黃者台
 背者是壽徵而台背為尤老蓋肉消皮縊故其文如此則是未然事
 乃是祝之如此耳引翠從父兄說蓋年高其志易昏則以知引之開
 其迷啓其惑使智慮益精也年衰其氣易惰則以行翠之作其勤
 懲其惰使鼓舞之不倦也壽祺即上黃者句言以德享壽即為吉也
 景福即于壽祺見之謂福以壽為先是也
 張憲卿曰以祈黃者二句是王者能以之也引以聖祖顯父兄自
 以之也亦願父兄合以之也末以介景福即頂上以引以聖以享言
 之

既醉全旨通詩父兄答行葦宜以令終二字為首前三章是父兄感恩
 祝福而微諸少告下皆述尸告之詞以明頌禱之意也
 首章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也口人君固有無窮之惠臣子尤有無已之
 情向者吾君之燕獻酬交酬既醉我以酒行射致祝既飽我以德矣

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為報乎蓋盛大之福吾君已履之福也其
 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景大之福而景福攸同蓋有與天地同
 為悠久者矣

三章不持此也洗爵奠尊亦酒則既醉矣加散酬酢亦飲則既將矣我
 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為報乎蓋昭明之福吾君已集之休也其必
 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昭明之福而光明終始蓋必與日月同其
 久照者矣

此二章總是感君恩之厚而祝其久于獲福也燕飲之中殷勤委曲
 便是王者德意故曰飽德四既字不可忽既者盡其事終其手也景
 福昭明下章神胤盡之矣但此未明言其自其福之享加曰景自其
 福之光大曰昭明昭明即景福之氣象介爾與以介異以介致之自
 我介爾錫之曰天也

三章昭明之介何如蓋明而未融非盛也融而未至于高明非極也吾
 君之昭明則明之盛而有融焉明之極而高明焉此豈特一時已哉所
 稱有融高明者且垂之于萬年而今終者也夫今終固為後日之事而
 善始寔為善終之占今雖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即是始之善也不可
 以古終之善哉此非子之私言也何者公尸當祭祀之時已傳神意而
 以令終告矣今日臣子之所願望何者非昔日神明之所昭告哉
 此祝君福之全而微之假詞也昭明承上說來有融高明亦只日其
 昭明者而極言之耳有融必合高明而融始全在今日為善始垂之
 永久即為令終公尸嘉告見非已之溢美也

詩經鄭氏禮注

孫維主叶當反酒醴維醜音乳叶酌以大斗叶
 反以祈黃者叶果黃者自黃叶必以引以翼
 壽者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曾
 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醜厚也大斗柄長三
 尺祈求也黃者老人之稱以祈黃者猶曰以
 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斲黃壽用斲
 眉壽求命多福用斲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
 也台餘也大老則肯有餘文引導賢輔祺吉
 也○此頌禱之辭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
 相引導輔翼以享
 壽祺介景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
 五章章四句鄭八章
 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
 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

所興皆誤今
 正之如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
 力反○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
 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
 食恩意之厚而願
 其受福如此也 ○既醉以酒爾既將君

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莫郎反○賦也般祖實
 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
 意昭明猶
 光大也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倣

尺六
 反 公尸嘉告叶姑沃反○賦也融明之盛
 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明虛
 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
 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倣始也公尸君尸也

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
 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

大雅

卷六

既

西意公尸之告維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尔之遠豆既靜嘉矣然不但主祭之敬已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所謂盡其物而相以人者咸當于神意也

此以下皆是述報詞而此與下章則先言錫類之由也首句是詩人之詞該下五章靜嘉全根君之敬所藹蓋者朋友相攝佐之助祭言攝威儀以佐助奉祭止就朋友說合之見君臣一德却要歸重王者身上

至意然威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今尔之威儀既得其且而其時矣然不特君子之孝已也而孝子之與奠者又孝敬不竭而始終之無間焉夫遠豆靜嘉猶曰盡其物耳而又威儀之孔時朋友相攝佐曰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不匱二祀事之間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其神之格之永錫以至善之福而始之今日殆將衍之無窮矣

此承上言朋友如此則主祭可知首句言主人之敬著于威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敬著于舉奠總之盡事神之誠而永錫何則獲神之休也威儀不疎不數不怠不慢故曰孔時其孝由性生出不窮故曰不匱永字含下萬年意類字在講下三節即是

天意然神錫之類維何吾君深居堂家之盡而神之眷之不但已也蓋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今固有是祚矣殆必於萬斯年永錫以祚而福履為之駢臻焉主器于國舉奠于神今固有是胤矣殆必永錫以祚而子孫為之千億焉斯非類之永錫者乎

此下皆錫類之是正今終之事首句提起下二節之詞室家之盡深遠爰肅天命祖宗敷錫在此祚指富貴胤指子孫必萬年永錫方謂遠爰肅天命祖宗敷錫在此祚指富貴胤指子孫必萬年永錫方謂

誠

高朗令終

宅童其胤維何亦曰子孫之所賴者福祿也使錫以胤而不先之以祚則無以為承藉之基而其胤也徒焉耳故神于吾君將使尔有子孫矣必先使尔被天祿之全而於萬斯年長為天命之所附屬也則胤不徒胤而有祚以厚其胤則祚為益厚矣而胤不永有所承藉哉

自其福之所錫而言則曰被自其福之依附而言則曰僕天祿就為天子說景命有福正是被天祿

采芻其僕維何亦曰國祚之所賴者子孫也使錫以祚而不繼之以胤則無附托之地而其祚也徒焉耳故神于吾君既使尔有福祿矣又必釐尔以士行之女女士之賢從而生賢子孫也則祚不徒祚而有胤以宜其神則胤為益長矣而祚不永有所附托哉神之所錫如此皆公尸之嘉告者也我之所請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亦本于此而已豈無徵之言哉

女士孫子重孫子上蓋釐女士正為子孫計孫子有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意重嫡為天子上方與景命有僕相應祚胤便是景福便昭明今終之福

爲釐女士五章一意無淺深總是與其享燕而獲福也各章俱以公尸句為主以下皆根此而明其受福也

晉意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曰尸以象神而賓以燕尸國家重典也今之繹而賓尸也何如哉彼鳥鸞在涇固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釋象神之勞而享為賓之逸則何以安其體而來寧矣惟酒

詩經鄭風豐登

言告之謂敬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其告維何遠豆靜嘉何反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叶牛何反○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撿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遠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

○威儀孔時叶七君子有孝子叶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賦也孝子主人里反○賦也○言汝之祭祀之終有嗣舉奠豐豐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為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祭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盡音懈叶君子萬年

求錫祚胤音孕○賦也盡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

年景命有僕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命之所附屬下章○其僕維何釐爾女士乃言子孫之事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賦也釐予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鳥音鸞音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殺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與也鳥水鳥如鴨者鸞鷗也涇

大雅卷六元

與殺所以成燕也。爾酒則既清矣。爾殺則既馨矣。公尸燕飲于此。則荷
知遇之隆而享優遠之澤。福祿不成于其身乎。
以見警得所止。與公尸安于所燕。寧以心之安言。謂釋象神之勞。而
享登筵之逸。爾酒四句。緊承來寧說。下福祿就為賓上。實說來成來
成就于已。

三章。彼鳥警在渚。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賓禮尊處而居上
賓之位。則有以稱其燕而來宜矣。且酒與殺所以燕者也。爾酒則既多
爾殺則既嘉。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盛禮而得扶持安全之福。祿不來
助于其身乎。

三章。彼鳥警在渚。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賓禮尊處而居上
賓之位。則有以稱其燕而來宜矣。且酒與殺所以燕者也。爾酒則既多
爾殺則既嘉。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盛禮而得扶持安全之福。祿不來
助于其身乎。

宜以昨日之尸為今日之賓。為相宜。即克稱其燕意也。為則有扶持
聖相之意。應得其所也。與寧字。下音降也。

三章。彼鳥警在渚。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賓禮尊處而居上
賓之位。則有以稱其燕而來宜矣。且酒與殺所以燕者也。爾酒則既多
爾殺則既嘉。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盛禮而得扶持安全之福。祿不來
助于其身乎。

宗則尊為賓也。崇以福之積言。崇和悅。非若前日為尸時。嚴肅戒
慎也。欣美而可樂。芬香而可嘗。無有后艱。獻酬行于一時。恩寵
降于永久。此言其有后福。不以後日又為尸言。言酒嘉。飲要講。禮將
之餘。歷假享之餘。警方見釋祭意。

徐玄扈曰。來寧來宜。來處來宗。崇也。即以燕時象之。曰成曰為。曰下
曰崇。曰無艱。亦以燕時祝之。言之不足。從而長言。所以為厚。

假樂全章。此以自天申之句為主。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下章詳
言子孫之賢。發明首章末三句意。子孫之賢。善指其福之大者。是皆
作稱願說。

管章。此公尸所以答鳥警也。曰人君以一身而統天下國家。必有格天
之德。而后荷天之眷。傳之于子世。七無窮也。惟我可加可樂之君子。充
養完粹。而光輝宣著。蓋顯也。此今德矣。以是德而估。言群黎則足以且
民也。以是德而照。臨百官則足以宜人也。其德如是也。以惟天眷德。斯
受富貴之祿于天矣。然天之于王。尤眷愛之無已也。既保愛之。右助之
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反覆眷顧。而不厭焉。天之福君如此。孰非令德之
所致哉。

假樂是興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故令德以顯。言之宜。民人正顯
顯處宜。民昭下綱。紀四方看。宜入照下。率由群匹。看人民咸宜。即此
是天祿保佑命三字。作已然之福。看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
三章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何如。誠以君王有顯德。雖無心于祿
然德之所在。祿即從之。是以德于祿。而得百福。矣百福維何。彼王者之
福。莫大于子孫之蕃。則子孫千億。本文之傳者。盛矣。然多而不賢。非所

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
○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故言鳥警則
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鳥警在
殺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沙何反。公尸來燕來宜。何反。爾酒既多。爾殺
既嘉。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為。何反。○
也。○鳥警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上
爾殺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何反。五反。○
高地也。潛酒。○鳥警在深。公尸來燕來宗。
之沛者也。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
崇。興也。深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鳥警在
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鳥警在深。公尸來燕來宗。
之沛者也。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
崇。興也。深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鳥警在
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鳥警在深。公尸來燕來宗。
之沛者也。

芬。音。公尸來止。熏熏。何反。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何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何反。○興
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
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假音。樂音。君子則一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何反。保右。何反。命。何反。之。自天申之。何反。賦
嘉美也。君子指王也。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
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
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
答鳥警也。

○于祿百福。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
者也。

○于祿百福。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
者也。

○于祿百福。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
者也。

以為全福也必為子孫者皆穆也然敬而德性之溫恭皇也然美而氣
質之純粹為支庶者以是德而宜其君世稱良翰為本宗者以是德而
宜其王世稱聖明也且是敬美之德敷之政教無自作聰明之過有不
忘繼述之心凡先王禮樂刑政天子守此治天下諸侯守此治其國一
惟舊章之是循子孫多而賢福孰大于是哉

于字從上受字生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下面正所謂百福也穆
穆溫恭也皇也純粹也庶為君嫡為王二宜字根穆也皇也來見德
足以稱其位也二不字作用力說不愆者不作聰明不忘者能思繼
述不愆不忘自能率由矣舊章指先王之禮樂刑政言之

意天子孫多賢固皆可願然嫡嗣天下之本尤臣民所係望也吾願
君之嫡嗣何如哉彼威儀德之符則抑也而慎聲聲音德之著則秩也
而有當所以修德者至矣又能無私怨無私惡惟虛心以率由乎群匹
焉所以用賢者公矣夫君德修則主治有本用賢公則輔治有人故能
上得乎天祿位名壽考之悠久受祿為之無疆且下統乎人政教號令
悉在掌握有以為四方之綱

上節子孫多言此下專指嫡嗣而深願之也抑也秩也皆修成之驗
此與顯也令德相應無怨二句皆說群匹分之為百辟卿士聯之為
朋友者也多能暗練率由群匹即是率由舊章此與宜人相應受福
是居君位而有天下與受祿于天應四方之綱是盡君道而統天下
與宜民相應然此二句又本上修德任賢要一直說不可以得大統
人平說下節承之綱可見

采章然君若嫡嗣既能為四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防閑

曲成而貽斯民之安者君昆有以任之而臣下以安民為職者亦得坐
享其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燕及朋友乎夫君即有以安于臣也
自有以媚于君但見外而泊辟內而卿士皆朋友之荷燕安者也莫不
致忠愛之情而媚于天子焉媚之云何亦曰一人之勤息天下之休戚
在焉惟願吾君修德任賢在位憂勤會不少懈焉庶綱常張紀常理而
天下之民亦永藉之以休息矣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子之致媚于君
如此也固嫡嗣宜王之道延國家有道之長者也上天申重莫大于此
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之綱本上來之紀因綱而及之要點入安民惟民安故輔君以安民
者亦安故曰燕及朋友媚字空講不解二句正媚之是不解只是修
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紀常張常理之意故訓所氏之步逸觀乎君
上位之不解是民所由息也勿作已然此特稱願耳

公劉全句通篇以篤公劉為主章也須歸到安民上方得詩柄戒以
民事意在五章分上詳述其始終之事末總敘其始終之事各皆以
首句提起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後要繳轉上意思轉用光意

首章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咏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國
以民為本治國以厚民為先吾王撫有天下亦知爾祖宗公劉之厚民
乎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西戎念人民之未安慨國勢之不振憂勤
時惕而不敢以安寧迺場迺疆而田疇之必治乃積乃倉而倉廩之必
寔既富且強而國本固矣于是乃畏其餼糧是之于橐于囊之中以為
遷國之備思以輯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焉蓋自先世失國京
居夷狄則人民未輯而國運因以不光皆公劉所不忍而思所以振之
詩經鄭康成禮注

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穆穆

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
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于祿而得百
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
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
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眾賢是以
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
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

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之綱之紀燕及
朋友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音

于位民之攸暨謂諸臣也解墮暨息也○言

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
卿士媚而愛之惟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
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
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
而亡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
方嘉之又規之者蓋卑陶唐歌之意也民之
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
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

裹音餼音糧音于橐音于囊音輯音用光音

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也篤厚也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
田畔也積露積也餼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
大雅 卷六 三

也故當饒糧既有之餘然後張弓矢備于戈載滅揚始啓行而往遷
干邪焉所以和人民光國家者在此舉矣夫公劉遷都志在民生國家
如此其厚于民何如哉

此言足要因以光國也匪居匪康以不畜失國公劉身西戎時
人民不和國家未光故不敢安寧耳不宜專指乃場二句此二句是
平日治國足民之道非預為遷都計也乃畏二句遷都之備輯對侵
侮言光對僻陋言思字不可忽所謂圖大是也用字宜玩此公劉立
定遷國六注意務行要見思輯用光在此一舉方字要玩根富強來
此始遷言皆厚民意故云焉

二章厚哉公劉之下民也當自戎至邠之曰為相土以居之而其相土
原也見從遷之民既無既順焉而安所止宜焉而居之偏有得所之
樂而無懷舊之嘆驗之民情而皆協則可定都于是矣于是陟則在嶽
以察其地勢之所宜復降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時上下于山原
之間而身之所佩者維何見有維玉及路之飾于以象文德也輶車容
刃之具于以象武功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莫非為思輯用
光計耳何其厚于民哉

此言至邠而相土以居五句分重言原句是始至邠時欲相土以居
既庶三句不重只據晉原時所見如此且庶繁言從遷而居之者衆
順宜言安心而居之者徧想即上貞饒糧而來者無不嘆嘆無故土之
想也陟降二句正言原時事重看陟降只是地勢之高處下處俱要
審察以相其可以定都否耳何以舟之三句輕維玉句又以象德輶
車句武以防虞但此意不重只重親陟降之勞上以見其厚民意

丘

三章厚哉公劉之下民也當相土既定之餘為營度邑居之舉以大勢
雖云既審而形勝不可不詳也故自下觀之則邠彼百泉以望廣原在
下形勢得矣但見此京師之野實為都會之區邑居之作不容舍之而
他適也于是為之居室而爰居爰處有其地于是為之廬旅而送往迎
來有其所于是而作直言之堂所以漁汗大號者在乎斯于是而作論
難之室所以商確大政者在干斯夫營度邑居而極經理之周如此莫
非為思輯用光計何厚于民哉

此言相土后營度邑居也浙彼四句是度居之法詳下五句是營邑
之制備邠泉陟南岡上言原陟降有別上是覽形勢以定都此則詳
察其可以為邑居者也廣原在百泉之側故從下周流以遍觀其包
絡之形與方面之正高丘在南岡之下故從上遠覽以審其環拱之
勢與向背之宜俱見再三想度極其慎重之意京師之野承上起下
言高山而衆多亦見風氣所聚而邑居不外于是四時字正指京師
之野言處以安身也廬旅以奉遠也言以漁汗大號也語以商確
大政也審地利以周營建斯為厚也

四章厚哉公劉之下民也向也相土營度今則宮室既成而安然在京
矣于是落成之燕舉但見群臣之坻燕者踰也濟也而威儀可觀俾人
設筵設几而既登乃筵乃依斯几矣燕必有筵乃造其曹執事于牢聘
其後也燕必有酌也必用匏示其質也斯時也以是穀而食之以是酌
而飲之所以勞群臣者其恩固已溥矣然恐恩勝而流而必統之以義
有異姓之在者則為之君以臨之有同姓之在者則為之宗以主
之上下之分極其嚴焉夫燕勞之際有恩以洽人心有義以定眾志思

底曰囊輯和裁斧揚斂方始也○舊說各康
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誅公劉之
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
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
是裏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
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
都於幽焉蓋亦○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
不出其封內也

繁叶紛既順迺宣而無求歎音灘陟則在嶽音
軒叶魚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之維玉及瑤音
輶必頂奉音容刃叶徒招反○賦也晉相也
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求歎得其不思舊
也嶽山頂也舟帶也輶亦輶也奉亦上飾也
容刃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刃如言容與謂輶
奉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幽欲相土以

居而帶此勦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
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
以為厚於○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迺陟南岡乃觀于京叶居京師之野叶上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賦也

觀見也京高丘也帥眾也京師高山而眾居
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
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
也旅宿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
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
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
室於是廬其實旅於是言其所○篤公劉于
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篤公劉于
京斯依叶於踰踰音濟濟音俾筵俾几既登

此舉落成之燕而言恩義兼盡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宮
室既成則公劉之心安而群臣之心亦安落成之燕亦為安民而設
雖是是軒舉濟是修飾總長群臣與燕之威儀俾延二句只開七
殺群臣就燕光景既登筵乃依几而始曰執事于牢者言此時之殺
乃造曹所執之象也以象為象見尚儉意用匏為爵見尚質意君宗
即燕飲中事公劉自為之君宗也君之使與姓者有所統宗之使同
姓者有所統四之字指群臣言既洽情而又辨分無非立國示民之
意故為厚于民

此言疆理田野之重五句分既薄且長就其夷獯離之后說既景二
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和陰陽之向背以識寒煖使種植各
適土之宜承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
爾來三軍是賦法所以足兵徵是稅法所以足食皆景土田說山西
厚于民何如哉

曰夕陽以至之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允荒承上言
民之歸者衆則地之薄者益薄長者益長也夫辨土授民事無不周
如此可見厚民之意
象問其軍三軍總是井制井以分民也無所匿其數每家惟三之一
以為鐸井以役民也無所偷其力每家出三之一以講武
采章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察言之原哉公劉之子民也
當自戎遷幽而節乎幽之日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則涉澗取材而濟
以舟楫之利以宮室必資于曠曠也則取曠取曠以成乎宮室之用但
見既定居于此而民得其所安矣遂疆理其田野辨土宜定賦稅所以
養民又無不周也由是民之居者日益繁庶而受眾焉非復既庶既繁
之日也日益富足而爰有焉非復乃積乃倉之舊也然是眾庶之民非
京師之野無所容有矣其皇潤而居焉有溯其過澗而居焉然居步旅
日以益密又非皇過二澗所能容乃復有商水輪水而居焉而郊地日
益廣矣邠民之富庶如此何其盛哉其始也盡安養之務其終也成富
庶之效則人民以和國勢以昌而思輯用光心慰矣吾王嗣成業其亦
繩祖武而厚民哉

此總敘安養之事富庶之效也斯館是初至幽暫告于此此句即第
二章相土事涉澗為亂為所以取材也瀾是磨斧斤之石鐵是成斧
斤之類此二句即相土之後營度邑居時事止基不惟君有所都而
民亦有所安即落成時事乃理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即辨土宜定
賦稅之事爰是安民之效爰有是養民之效來皇潤溯過澗即帶
爰眾爰有說末二句再推廣一層乃密兼生齒歸附之意此二句即

乃依上乃造音其曹執事于牢酌之用匏音
食嗣之飲之君之宗之賦也依安也踳踳濟
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
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為殺用匏為爵儉以
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
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
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
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
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
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
其遺民即○篤公劉既溥既長既喜迺而相
其事也

去聲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軍音丹叶度其
陽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爾居允荒賦也溥
廣也言

其夷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者日景
以正四方也爾登高以望也爾視也陰陽向
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軍
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
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
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
西之田以廣之而幽○篤公劉于爾斯館占
人之居於此益大矣○篤公劉于爾斯館占
反涉澗為亂取厲取銀反止基廼理爰眾
爰有已反夾其皇潤溯其過聲溯止旅廼密
芮鞠音之即賦也館客舍也亂丹之截流橫
理疆理也眾人多也有財足也溯鄉也皇過
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

爾允荒時事故曰總敘其始終言也

鄭虎臣曰夷是環水而居也邇是而水而居也即是就水外而居也
爰眾謂益增手既庶既繁之初爰有謂猶然乃積乃倉之盛止旅廼
密謂所止之眾又益加密謂謂之即想是度其夕陽境界
洞酌全句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而得民心也各章以未句為主
重豈弟上戒王意在言外

音章此亦名康公戒成王也曰天之立君固非以父母之責而為萬民
所歸息者也吾王奉天以子民可不修德以孚其心乎彼洞酌彼行潦
之水本非有源之泉若無所用也然泥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為
饒饒之用矣况我豈弟君子其好生之心備易簡之德其于民也豈以
強教之休其好善惡惡之心憐以悅安之遂其好逸惡勞之願民皆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向非豈弟惡在其為民父母
耶

以無源之水猶資民而意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此興意也挹彼注茲
彼茲二字宜看君民不通以為尊卑隔絕能平此心休彼心則呼吸
相通休戚與其豈不為民父母只重君子是民之父母不重民戴之
為父母上○一說按挹彼注茲之興最可味蓋以澄濁求清影君心
有所當澄濁可以饒饒則是影沃澤潤潤意可以濯濯是影洗殘除
慮意詩人取義不苟如此

三章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尚可以為濯濯之用矣况我君子有豈弟
之德乎吾知其豈弟以恬冒其民則民皆依之以為歸趨于其教也
就于其養也是為民之依歸耳苟非其德民孰敢歸哉

三章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尚可以為濯濯之用矣况我君子有豈弟
之德乎吾知其豈弟以安定斯民則民皆賴之以為安各皆其性也
各遂其生也豈萬民之攸堅矣苟無其德民孰敢堅哉夫父母攸歸攸
歸豈弟豈弟賴焉此盡君道者所以得民心也
歸非歸附乃寄托之意豈謂民賴之以安息也二攸字當玩攸訓所
有所歸便有所不歸有所堅便有所不堅君子可以思矣

卷阿全句通詩是因遊歌以致戒當以矢音二字為主首章發戒王之
端二三四章歌之以禮祿之盛五章以後至且馳總是以欲其任賢以
輔德備物以禮賢末二句則自表其矢音之意以與首章應也
管寧名康公從成王遊于卷阿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也曰后樂必
本于先憂保治當圖于先事自今言之有卷然而曲之陵阿適飄風自
南而徐來其地與時信可樂矣我豈弟君子際萬幾之餘來游于此而
歌作焉從容遊衍之中諒然明良之雅韻也且以師保之職以登載之
陪使載歌不廢非所以鳴其盛乎是因王歌亦陳其音焉庶幾為保天
之一助云尔寧敢嘿也耶

卷阿飄風勿平是遊于卷阿而適飄風自南來總見地勝時和意豈
弟君子只稱呼詞如云聖天子之類遊歌申說重歌上矢音字字與
末章矢字同蓋包括一篇之意或歌陳以直言或諷咏以引喻皆感
之深而見之詞

三章所矢之音何如彼來游來歌固所以為游也然乘鹿車之康而無
几務之累得魚爾之游矣來游來歌固所以為休也然際太平之盛而
無宵旰之累得游爾之休矣吾見王在今日固善其始也而豈直今日

方作洞酌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
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乘
往取厲取銀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歸
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
有澗澗者其止居之眾日以益密乃
復即其澗而居之而澗地日以廣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音酌彼行潦音潦挹音挹彼注茲音茲可以饒音饒
音職叶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叶滿彼反○興
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興
流潦也饒蒸米一熟而水沃之乃再蒸也
饒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名康公
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
此尚可以饒饒况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
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之謂民之父母○

以濯鬻音鬻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與也濯滌也
與也濯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蓋叶
古氣反

豈弟君子民之攸堅音戲○興也漑
亦滌也堅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者阿飄風自南音心反豈弟君子來游

來歌以矢其音音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
君子指王也天陳也○此詩

舊說亦名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卷阿
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
發端○伴音判與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

也

已哉豈弟君子其必感通有道便不終其壽命以先公之善始而尤善終焉則所謂德者蓋有承享于無窮矣

伴免優游承上游歌說伴免是道途閑暇意優游是從容閑暇意游休不不休非休息也此二句一聯下總是形容太平無事一段自快光景俾爾俾字要玩爾字非是祝其壽亦非欲完其性只如云終此生一般善壽也曰似先公者見先公致此必有其道便要王恩其所以善處

三章且以上十言之試觀今日之域中盡是我周之天下萬邦一統而幅幅惇然其甚明何取章也且蓋圖畫固而四封之廣屹然無虞亦孔之厚矣是在于今固為百神之主也豈直今日已哉豈弟君子其必感通有道使爾終其壽命當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焉所謂取章孔固者蓋有引之于不替矣

取章謂要荒信然其大明也對侵凌亂說孔厚即承此串下言重熙累洽基圖其不拔也對震動震騰說主非主祭之謂乃天地永鑒臨之山川永懷柔之意天地山川即百神也

西章且爾以初冲踐位貴為天子受命則既長矣運撫益成富有四海弗祿則既康矣是祿位兼隆今固有是純嘏也而豈但今日然哉豈弟君子其必感通有道使爾終其壽命當享純嘏之全焉所謂受命長壽祿康者延于無極矣

受命長只幼冲踐祿數久在其躬弗祿康謂安享太平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言保之無疆也○馮爾齊曰受命受天命而君天下也長謂其已久矣弗祿亦自其有天下之福祿言也康則言其天下

之太平非止一身之用康也不曰福祿而云弗祿者弗除謂除舊而增新也

至章夫壽考福祿之盛至此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自哉亦由得賢以自輔而已彼我周賢才輩出有足以托重恃力謂之馮者有足以左右承彌謂之翼者有盡道于親而以孝稱者有行道于已而以德著者凡此馮翼孝德之人皆極養君德之資王誠以之為引使其輔于前而啓我之知以之為翼使其導于左右而相我之行則賢才輔而君德日修人極于我建矣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為則乎吾知德修于已天下之觀德者咸切儀刑之思矣

此下詳告以用賢所以致上章禮祿之由也馮翼孝德是未用之賢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四有字根貞元鍾毓祖宗培養兼著力在二以字豈弟中補修德自勿言所以修下節願印乃備道之中四方為則重在四方則我上合下章為則是道為綱是君道之意君德之修何如請其德容則願印印何尊嚴也語其德性則如珪如璋何純潔也發之為今聞則聲名之洋溢焉著之為令望則威儀可觀法焉如是則德自盛而人心于我乎係矣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為綱乎吾知君德所聯屬而四方之大咸歸于統馭之內矣夫得馮翼孝德之助而能為則為綱如此則致壽考福祿有由矣用賢不大有益乎

願印三句承上馮翼孝德之助來見得賢之益願印德形于外者至瑋德融于內者今聞德音也令望德容也此皆君德之純全而人皆賴之以維持總括者也四方為綱是四方以君子為綱與四方之綱

詩經鄭風卷六

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音優游閑暇矣賦也伴免

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言終也○言爾既伴免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款動之五章以後乃

吉以所以致此之由也○爾土宇版符版章亦孔之厚叶狠口下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百神爾主叶當口主矣賦也版章大明也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當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賦也弗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有

馮音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

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收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

願印魚容印印五綱如圭如璋願印音問令望叶無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願印音問

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鳳凰于飛翾翾音諱其羽而四方以為綱矣

大雅卷六

不同。○沈無回曰：顯中賢入陶育以俾之也。去璋賢入灌磨以俾之也。今聞賢入寔俾之寔大也。令望賢入寔俾之內檢也。此正所為俾也。亦不性也。

平章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寔有效用之忠彼鳳凰于飛則翾翾然其羽覽德輝而下之亦集于所止矣。况夫馮益孝德之賢謫乎其眾多者皆王之吉士也。特莫為之使耳。維君子誠使之在朝則隨王之所使而上下為君皆忠愛于天子矣。宜忍上負其君哉。

不意不但此也。鳳凰于飛也。則翾翾然其羽翔于仰而上之亦傳于夫矣。况馮益孝德之賢謫乎。然其眾多皆王之吉人也。特莫為之命耳。維君子誠命之在位則隨王之所命而上下而為民皆忠愛于庶人矣。寧忍下負其民哉。

此二章竟賢才用而有忠君愛民之心正以勉王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休徵飛則天下快觀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平故以為興謫七處要揚作人之功意吉人吉士即上馮益孝德以能載蕪蕪純殿之慶以予王故曰吉也。惟君子使命承多字意來惟字是隨字意蓋賢才多故隨王所用也。媚天子只是引整天子為綱為則也。媚庶人只是使庶人則于天子綱于天子也。然其媚庶人處亦見媚天子不得分為兩事。

允章夫賢才固忠于效用而所以用之者其機則在乎上耳。彼鳳凰靈鳥也。其喧則于彼高岡矣。梧桐美材也。其生則于彼朝陽矣。彼鳳凰梧桐固各行所在也。而相成則有機焉。必梧桐之生于朝陽者。羣七焉。羣護焉。有以為招來之地。然後鳳凰之來自高岡者。雖七焉。皆七焉。而有賢之典也。

以洩天地之利耳。然則盛世之賢才高岡之鳴鳳也。治世之賢君朝陽之梧桐也。使朝陽非盛極安得高岡有和鳴哉。君子信不可不重夫招賢之典也。

上四句平說下二句串說兩段意歸重在鳳凰鳴高岡比賢才生于朝陽梧桐生朝陽比明君出于盛世然必梧桐羣羣而盛然後鳳凰雖階而和以比賢才非明君不成就必人君能盡禮而後賢士類出正意總補在末。

采章夫羣七焉則雖口嗜七矣。此君子之車則既庶且多。何慮車之不充也。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何惜馬之不足也。苟徒以供一人之服乘則駕輿之外皆虛器矣。王可不知所以用之乎。夫當君臣同遊之日正言語得盡之時。顧我意之所存詞不足以盡之矣。詩蓋不多也。亦惟以卷阿之遊王載歌矣。我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聊陳一得之思以竊比于明良喜起之歌焉。王尚自得于言意之外可矣。吁。若夫為國且忠愛倦七如此哉。

承上章之理說來。車庶多鳥閑馳着既且二字。符音意未嘗明言而隱七自見矣。詩以全詩言不多字。維字最堪味。見中心所欲言正非言所能盡。王自得于意言之表。

張壯來自庶就是多。何必叠言蓋正在叠言見徒為無用也。既閑且馳猶言徒道之閑地且將安馳也。謂未得所以用之道。此四句亦不盡之意。全言之妙。時執家多于此添補說話。大失詩神。

食勞全旨。通詩大旨。在安民吃緊。在無縱。說隨一語。大抵無良之人。其竊權于君。則詭隨作威于民。則寇虐其言。則昏蔽其惡。則罔極其罪。

詩經卷六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

子。與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翾翾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藹藹眾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附音。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媚于庶人。與也。庶人順愛。○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羣羣。音。羣。音。維。音。嗜。音。嗜。叶居奚。反。○此也。又以與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羣羣。羣。梧桐生之盛也。雖雖嗜。嗜。鳳凰鳴之和也。○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嗜。鳳凰鳴之和也。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賦也。承上章之典也。羣羣。羣。則雖雖嗜嗜矣。君子之車馬則既眾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唐載歌也。

卷阿十章。第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民亦勞止。汔音。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音。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憺音。不。畏。明。叶謨。反。永遠能逾。以定我王。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

大雅

卷六

三

三

三

三

三

則醜惡之心則繼此皆敗道反正無良者之所為要其始皆以詭
隨媚王終以肆其寇虐之害故每章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言雖曰
戒同列亦即以規王

言此同列相戒之詩也曰國以民為本而求治者必以安民為先以
今日觀之彼中外之民其勞甚矣今雖未能濠跡于咸亨之域庶幾其
可以少康矣中國者四方之樞也必先惠此中國以固其根本然後綏
乎四方使之亦皆被威臣之澤可也然惠綏之道豈有他哉亦去其虐
民者亦彼詭隨之人無良之人也不顧是非惟竊君之權勢以虐虐
民其于天之明命曾不知畏者也故必于詭隨之人痛絕而放遠之使
無良之人有所敬而知肅寇虐無畏之人有所遏而知止焉小人既去
然後可施惠綏之澤遠者吾得寬而施之近者吾得順而施之而中國
四方皆受其庇矣王室不自此而定乎

此言湯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勞困于貪虐之政兼中國
四方言小蘇謂小蘇息之亦字與字字聲相呼應有急上望其轉寧
之意重中國以綏四方自是為治漸次人之無良畢竟盡權虐民不
畏明命總是一箇詭隨無縱者則以燭之斷以絕之見必退上必遠
謹有使之檢束自肅意遏有使之退縮自止意只是一箇無縱而已
此四句一氣說下乃安民之本永遠應綏四方能亦應惠中國皆由
去小人來定王只本固邦寧意

三章民亦勞止汙可以少休必先惠此中國以綏民心之渙可也然民
之所以為善正惟詭隨之人搖惑主聽為寇虐故耳殆必無縱詭隨以
謹懣懣之吉式遏寇虐之暴無俾斯民之有憂焉夫去小人以安民此
固尔之勞誠能慎終始始無棄爾勞則民安而國安寔貽王之休美矣
非尔職所當盡乎

此言湯小人者當無棄勞以成王休也民勞何便有民心不一意小
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以王之休美言述則聚正聚其魚散之心而
一之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懣懣訓謹謂巧言利口惑亂主聽也
無棄爾勞只是欲其益求盡職湯小人以安民意無非誘掖他如此
當時在位者安能有這大功乎王者以安民為休故曰以為王休
三章民亦勞止汙可以少息矣必先惠此中國以綏四國之眾可也然民
之所由以惠者正惟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為虐民故耳殆必無
縱詭隨以謹同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毒無俾之作應以言民焉然徒遠
小人而不親君子則亦無與其理也必敬慎威儀使我無可棄于君子
于以親近乎有德則同心共濟之餘無一而非安民之資矣非尔之所
當自勉者乎

此言湯小人必親君子也罔極言詭隨之人習惡無有窮極無縱則
不得播惡于眾而作虐矣敬慎有德一串看小人蟠結朋黨必合眾
君子方可以勝之如狄梁公殺徐武氏廣收賢才足也然威儀不慎
賢者將望口然去之誰言安民治世之略敬慎威儀正無縱詭隨之
本亦是去奸以後事

何意民亦勞止汙可少憫矣必先惠此中國俾民憂之盡去可也然民
之有憂以小人之敢正道為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醜厲之徒而式
遏其寇虐之暴無俾詭隨法度之正道因之以致壞焉則民憂乎是而
可去矣然尔無以尔為小而忽之也戎雖小子而惠國安民之事皆尔
詩經鄭風豳注

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
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潛曾也明天之明
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
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
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
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
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
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
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邁而王室定矣楊
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
無縱詭隨以謹懣懣首鏡門式遏寇虐無俾
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速聚也懣懣
也言無棄爾之
前功也休美也○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

京師以綏四國叶于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
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民亦勞止汙可小憫
有德有德之人也○民亦勞止汙可小憫
音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異無縱詭隨以謹醜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叶特計反○賦也懣懣泄去厲惡也正
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
其所為甚廣大○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
不可不謹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
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繾式遏寇
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繾繾
大雅 卷六 三

言所攸寄其所為甚大也而可以不謹哉。此言過小人以全正道更勉之以任大也。憂懼二字最重。蓋恐民怨不釋則禍患日廣。准去也不專指去中國之憂。正道不外紀綱法度。正敗小人用事。紀綱法度皆廢壞。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為係天下安危。開生民休戚而言。

采芻民亦勞止。汙可小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使中國無有殘傷之患。可也。然國之有殘。以小人反道為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其繯。繯之私而式遏其殘虐之漸。無使經常之正道因之以反。其常焉。民殘于息而可去矣。若此者。豈我之好為盡言。以瀆汝之聽。或蓋王也。以汝為玉而寶愛之。委以國家。寄以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用王之。意作為民勞之章。以大諫正于汝。汝欲汝之去。好安民。以副王心之望。汝縱不為我念。獨不為王念哉。觀此而思君愛國之心。憂時憫事之意。俱見于言外矣。

此言過小人以存正道。而托玉意以諫之也。國無有殘。須補天下安。意詭隨之人。能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故曰繯。繯上正敗猶未盡。正。反則綱紀法度。無不倒置。盡反于正矣。玉女有不敢輕視小用意。大諫亦總括通章之意。註云托玉意者。欲其聽之也。

板全言此詩承民勞章來。全重安民上而敬天。又詩人之要旨。須以。是用大諫句為主。自首章至五章皆切責發之詞。首章至末章則責彼友而因以戒王也。總來是大諫也。

首章此同列相戒之詞。曰敬天勤民為治之要。然勤民者乃所以敬天也。今何時而可忽哉。天之生民。本欲其安。此世道也。今乃反其常。而

使民至于盡病。是必有以致之者。汝宜知戒而修己。以回天變。可也。今汝言不慮其所終。而無順理之詞。謀不稽其所蔽。而無久遠之規。其心以為世無復聖人矣。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乎古道。矯誣詐偽。又不實之以誠信。且其無深謀遠慮。而然乎。使有深謀遠慮。當不至如此之妄也。故我為國家計。是用大諫于爾。使汝知所以回板之天。而靖羣癩之民也。

此為全篇發端。括通詩大旨。下皆根此。發大人意。不平。猶言天變甚矣。而人事乃如此。天以安民為常。今民病是天變其常。故曰板。出語四句。只歷數人為不淑之寔。出語不然。言語背理。為謀不遠。圖謀近小。靡聖管心。盈滿而自安。妄作不實。于實心虛。偽而不可方物。猶之未遠承上四句。言慮不遠。故至此上。偷字。主經畫。言下猶字。主謀慮。言大諫。此章以下皆是。

三章諫之何如。今天運方艱。難乃不易處之時。汝當深加恐懼。無然。慮而自以為適。可焉。天變當振動。乃不得安之日。汝當益加謹慎。無然。泄也。而不以為事。可焉。然天之視聽存乎民。上之觀感係乎辭。使由其辭。協天理。順人情。雖焉而無非。則大命可以聯。天下之心。而與者。萃矣。民有不洽乎。出其詞也。豈第溢辭。務譽揚。無暴戾。則仁聲足以感天下之望。而亂者定矣。民有不莫乎。夫民洽而莫。則方難方蹶者。息此正君子回天之力。爾當自反也。

此欲其畏天以安民。難蹶中便包得民病意。慮泄也。本上出語五句。說辭非請號。今乃朝臣。貪謀。切願。誤國。計而下民。係以休戚者。辭之和悅。全是為欲念。而諫然。知有民不知有己。故民與者。合。諫者。寺。聖。耶。長。禮。生。

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之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言。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簡。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病。病。病。也。管管。無所依也。言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辭。

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與。辭之。輒。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我

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反。蕘。音。饒。○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芻。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豈。豈。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

大。作。卷。六。三。三。

定也。四矣。字貫下。直接上。兩無然。脈蓋謂當此天難大蹶時。只有此一着。庶可回天也。

三意我之諫汝如此。汝可不聽我之言乎。我于汝職雖有不同。然以王臣視之。則為同僚之好。自有相成之義。故凡天難大蹶之圖。民治民莫之計。皆就汝謀之。與汝必吾聽也。顧乃焉。上然自得拒之。而不肯受。亦獨何哉。意者以吾言為迂不足聽耶。不知吾之言。深係安危切中利害。皆今日急務。非濶事情。而不足用也。汝當勿以為笑。而聽之可焉。且先民嘗有言曰。詢于芻蕘。蓋芻蕘之言。容有至理。古人尚不以為賤。而忽之。况僚友乎。奈何。耳。不聽耶。

此以下二意。反覆言僚友不受善言。分明画出驕狂者。不寔于重情狀。此章諷之以聽言。重我言。惟服。上四句。極我言。即亦謀與為猶。不遠相應。不然。不遠之。箴。轉。辭。憚。之。治。總。在。此。一。謀。字。中。我。言。維。服。謂。皆。足。以。變。民。彈。回。天。變。正。痛。哭。流。涕。之。言。為。笑。應。第。七。句。先。民。二。句。見。僚。友。言。當。聽。焉。

四章且吾言固當聽亦有不可不聽者。今天之示人。其虐方甚。天下之意。莫大于此矣。慎無譁。然以為可悔。而重于天怒也。故我老夫知。謔之可畏。灌口然盡效。誠以告之。奈何。尔小子。以吾言為不足信。反如彼。驕而驕焉。是非吾言之。若果不足聽也。莫尔。安危利夾。以憂為。而不知聽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倘俟其益多。如火之熯。將不復救。藥矣。尔尚急圖之。

此是惕之以不可不聽之言也。比上章又緊一步。重多將熯。七二句。上六句亦極。謂飲灌輸其誠心。即上我即尔謀也。驕。七。又。驕。七。

是驕傲之態。熯。七。火。熯。之。高。喻。思。言。熾。盛。也。

全章然。所謂不可救藥者。何耶。今天之示人。其憐怒甚矣。而所以靖之者。猶有賴于善人也。豈可復逞夸毗之態。亂威儀之節。恣已。妨賢使善人。動有所制。有如口之在位。而不得一有所為哉。且民當斯時。愁苦呻吟。其受病已深矣。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乃暴虐作威。使人心有所畏。莫敢遂度。其所以然者。况敢有任其責而救之乎。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咨嗟之聲不已。卒無有能反其所為。以惠我眾庶。而順其安養之望也。事勢至此。尚安可救藥哉。

此戒其舉動當慎。勿妨賢以害民。至于喪亡也。自矜以罔人。曰。雷。同。以。附。和。曰。毗。此。等。驕。矜。甲。語。意。態。即。是。威。儀。之。迷。亂。而。善。人。因。之。而。無。言。也。毀。采。一。句。是。據。言。曰。之。民。已。如。此。喪。亂。一。句。是。計。其。後。日。必。如。此。也。一。說。喪。亂。殘。資。作。喪。亂。而。無。所。資。藉。說。更。與。莫。惠。我。師。意。合。

天章夫惠。民固所當急。而導民亦所當謹也。蓋觀之天下。天之驕民也。泉之以未。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授之。而民受之。如墮。墮。和。不。求。而。應。也。如璋。判。圭。合。不。強。而。孚。也。如。取。求。搗。得。而。無。所。費。于。已。以。益。之。也。大。之。端。其。易。知。此。然。則。上。之。化。下。道。之。以。善。則。善。導。之。以。惡。則。惡。其。易。知。是。矣。可。不。慎。其。機。乎。今。民。之。卒。瘞。殿。屎。不。洽。不。莫。既。已。多。邪。僻。矣。可。出。話。不。然。為。猶。不。遠。而。自。立。其。邪。僻。以。導。之。耶。為。人。上。者。誠。不。可。不。審。矣。

此下三章皆于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此承上民之愁怨而言。見化民甚易。在慎天道之方也。備民以知言。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下。三。章。皆。在。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此。承。上。民。之。愁。怨。而。言。見。化。民。甚。易。在。慎。天。道。之。方。也。備。民。以。知。言。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

新者。古人尚詢及。○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芻蕘。况其僚友乎。

夫灌灌。小子躑躅。其略。匪我言耄。音昌。叶爾。毛博。反。爾。

用憂謔。多將熯熯。叶許。不可救藥。賦也。謔。戲。海也。老夫。

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躑躅。驕貌。耄。老而昏也。熯熯。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天之方濟。音。

叶箋。無為夸。音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西反。方殷。厥則。莫我敢葵。喪。去。聲。亂。蔑。資。叶箋。西反。曾。

莫惠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憐。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

以諛言毗之也。凡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毀。屎。呻。吟。也。葵。淡。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眾。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遂。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天之驕民。如墮。音。填。如。箴。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隔。民。孔。易。夫。聲。叶。夷。益。反。民之多辟。音。

無自立辟。同上。○賦也。驩。開。明。也。猶。言。天。啓。取。求。搗。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僻。矣。豈。可。自。立。邪。僻。以。道。之。邪。○介。音。人。維。藩。音。分。又。自。立。邪。僻。以。道。之。邪。○介。音。人。維。藩。音。分。

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懷。德。田。反。懷。德。

大雅 卷六 元

張莊來曰言天之耀民之身正以明君之導民之易。庸者空中開窓以取光謂天啟民一念之靈光然也。墮虎喻人之相應不以氣隔也。圭璋喻人之相合不以形隔也。取求攜得喻天人之相授受不以須臾隔也。若立辟以啟民之辟是自開其牖即以牖民心之天矣。不意夫道民之機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致君修德而己。人皆知藩垣之為藩垣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焉百姓之衆足以守邦而衛國則維垣焉人皆知屏翰之為屏翰而不知大邦之強國足以禦難而敵愾則維屏也。大宗之宗族足以聯族而合衆則維親也。四海莫安非國之德惟君人懷德而自修則維持永固而無土崩之患斯維寧也。百雉言七非國之城維宗廟合族以聯親則分猷共念而有六輔之功斯維城矣。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則所可畏者至矣。是必輔君以修德也安可坐視而不恤哉。

此歷指君之所恃者歸重于德之當立也。自介人至大邦是自外說及內自大宗至宗子是自內說。說及親六者之中以德為本而宗子次之。故曰維城于後所以起無俾城壞意耳。無俾全本懷德來無字極着。小兒必有德以聯宗子斯藩垣屏翰皆得其助。慎毋使德薄親離致二者俱壞而獨居以成可畏之勢也。馮五子曰玩維藩六維字證氣如云介人等進可如此若懷德則維寧六彼宗子不過維城而已見得惟德為可恃餘皆不足恃意。

采章然女民莫要于敬天。敬天斯可以安民誠以板也。難也。蹶也。虐也。齊也。其怒而交也甚矣。尔當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可也。敬天之渝莫敢馳驅可也。所以然者亦以天之不可不敬耳。彼昊天雖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是尔之出往必及也。昊天雖遠而監觀則昭然其甚目是尔之游衍必及也。天之聰明無往不及如此是固不可以不敬矣。况今痛交怒可以戲豫馳驅誠能敬之則出話為歡導民致君皆持以敬心。此詩本戒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以敬天何也。敬天即所以安民也。敬字反上憲泄譴等字看天交甚于怒板也。難蹶虐齊總足怒而交戲豫怠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踰閑之意。皆出于敬也。與上管上憲憲等相應兩無敬即是敬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而天堂緊也。兩及字要看閉着眼睛就是了。更無逃避處故不可不敬也。

宋濂曰此詩雖說儉友其意實指在王。豈直後三章為然矣。厲王無道召穆召伯宜極言而力救之。乃不直致其諫而始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以監謗之故不欲攖其鋒以甚君之惡耶。二公忠愛亦可見矣。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無獨斯

畏叶紆會於非二反○賦也。价大也大德之

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

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

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

居而所可○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音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莫反及爾出王音往

通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

板也。難也。蹶也。虐也。齊也。其怒而變也。甚矣

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

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

三句

民命培克之臣聚斂以傷民財此皆害民不可用者也今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曾是在位矣以之任公卿自司之事而曾是在服矣夫疆御培克者皆所謂悖德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衰降此悖德以害民耳然匪其自為之乃亦尊崇美任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是以彼有所藉而肆其貪虐之惡耳豈可咎天哉

此首設為嘆紂之詞不得明言厲王四會是怪嘆之詞上二句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言何乃用人也疆御是有強力足以禦眾暴臣也培克培擊民而勝之取其財貪臣也貪酷是一套事疆御培克不

是兩樣人在位與在服即當任事意不平說以貪暴之臣而使任事即此便見悖德悖德即指疆御培克女與是力者好暴多欲寔為此輩之倡也

三章夫用此悖德之臣能不致怨于民哉文王曰咨七爾殷商女當兼用善類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舍之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恣其流蕩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感亂其君則是為寇盜攘劫者皆居心替之托而用事于內吾見君以是人而縱恣于民也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君或從而詛之或從而說之無有止極之期也夫小人蒙利而君子受誘亦何益之有

此言任用非人以致民之怨已也義類是愛養斯民之臣此句以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專言疆禦者請暴足以濟其貪培克亦在其中矣疆禦之臣多取怨于人故曰多對舊謂此人本身多怨未是且又詭言欺上流言以對寇盜即上疆禦攘劫即上培克此人一日不止則怨謗一日不止故曰靡靡靡

此因用人之失而推本于君德當以不明二字為主也然虎狼之狀極其暴虐之威也指王說怨即上咀咒而反以為德此便是明瞭了故下隨以不明言之四句只一意總重不明德上非真無人不能具職則無人也

五章然君德不明各在于縱欲而志逸故耳文王曰咨七爾殷商天未嘗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爾自喪其德而為之耳是以既怨尔止而威儀之靡亂無有于明晦之期也式號式呼而言語之喧嘩不知有晝夜之節也窮日夜以為樂棄國事于不恤商之荒亂何其至此極哉

此其言飲酒之昏正尔德不明中之事重酒酒上不義指上疆御稽克乃義類之反意止即靡靡靡以飲酒儀也號呼而理書作夜以飲酒喪言也言動皆亂于沉湎也小人之宴飲如此使其兼義類則飲不至酒即酒亦醒明晦晝夜一意總極言其樂酒無厭不恤政事勿分廢時失事

六章夫君身既荒亂矣其如天下何哉文王曰咨七女殷商方今天下將危人情洶洶如蠅蟻之鳴而不止如沸羹之湧而不定國之大者小寺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精天降悖德音德女

興是力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各嗟也殷之臣也服事也悖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

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悖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

秉義類疆禦多怨音怨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

作詛侯祝音祝靡靡靡究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

言汝常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

川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劫而

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曰咨咨女殷商女怨音怨庖音庖于中國叶于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背貝無側爾德不

明以無陪音陪無音無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

者皆近于亡矣。尔宜恐懼修省。急其改圖。可也。尚且由此而行。所用者皆疆禦培克之臣。所為者皆沉而魚然之事。而不知變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而胥謗外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可得乎。

此嘆其遭亂而不知戒。以致遠近之怨也。重人尚由行。何如蝸二句。就世亂上說。大小句。就國危上說。蝸蟻形容怨怒。並與意沸。形容民情騷動。意小大指國言。人字指厲王。與用事之臣言。由行如疆禦培克之是用。魚沉沉湎之交為也。末二句又緊一步言亂亡必不可免。

宅意夫然則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委罪于天乎。文王曰咨。尔殷商。當今天下將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尔殷不用先王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舊法皆所恃以為治也。于今雖無老成人。可以圖先王之舊政矣。而先王之典刑尚在。獨不可為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皆喪。之聽用乃托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大命傾覆。卒歸于不可救矣。豈可諉于上帝之不時耶。

此反覆言此不用舊以致禍也。正殷不用舊句。不時指亂字言。玩匪字。特以起下句。且言致亂由于不用舊。上字兼舊臣舊法言。雖字尚字。要剔則用人。即義類非悖德者。舊法乃善政。非若魚然沉湎然者。此二句皆天命所賴以維持者也。竟悉棄而莫之聽用。此天命之所以傾也。此命字與首節不同。首節賦性之命也。此處是養命之命也。不章夫不能用舊而大命之將傾。如此不可不知所鑒乎。文王曰咨。尔女殷商人。亦有言大木。揭然將斲。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寔已先絕。後此本乃相隨而顛。作身今殷商之衰。則本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枝葉固無害也。而其為君者。乃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異于顛沛之揭哉。雖然。前事者後事之鑒。殷之鑒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桀為不義。而自絕于天。此固殷先王所由以革命者。誠后之所當鑒也。尚不以桀為鑒。亦亡桀之續而已。夫觀殷鑒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矣。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厲王之不知所鑒哉。承言大命所由傾。而著其宜深鑒也。正意須補在人。亦有言之。上有言四句。只在木上。影正意。講方不涉此。顛沛之揭。猶國家將覆也。枝葉未有折傷。諸侯未叛。四夷未起也。本寔先撥。猶人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好。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不是先撥。則大木之顛。枝葉之矣。人君不義。自絕于天。則國家之傾覆。隨之矣。末言紂當以桀為鑒。見篇當以紂為鑒。

絕。後此本乃相隨而顛。作身今殷商之衰。則本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枝葉固無害也。而其為君者。乃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異于顛沛之揭哉。雖然。前事者後事之鑒。殷之鑒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桀為不義。而自絕于天。此固殷先王所由以革命者。誠后之所當鑒也。尚不以桀為鑒。亦亡桀之續而已。夫觀殷鑒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矣。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厲王之不知所鑒哉。承言大命所由傾。而著其宜深鑒也。正意須補在人。亦有言之。上有言四句。只在木上。影正意。講方不涉此。顛沛之揭。猶國家將覆也。枝葉未有折傷。諸侯未叛。四夷未起也。本寔先撥。猶人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好。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不是先撥。則大木之顛。枝葉之矣。人君不義。自絕于天。則國家之傾覆。隨之矣。末言紂當以桀為鑒。見篇當以紂為鑒。

蝸如蟻。唐如沸。如羹。音盧。小大近喪。去聲。叶。人尚乎。由行。郎反。內鬻。音于。中國。音及。鬼方。賦也。蝸蟻皆蟬也。加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鬻。怒。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立反。殷不用舊。叶。巨。雖無老成人。尚存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糾。去。枝葉未有有害。許。葛。瑕。本實先撥。首。跋。叶。方。吠。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筆。烈。二。反。反。○賦也。顛沛。作。拔。也。揭。本。根。斲。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斲。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之舉動民之視效所關必威夜之間而寢興有常庭除之內而洒掃必
飭使身無惰而動可觀法有以爲斯民之表焉兵之修廢遠人背向所
係又必于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
使戎兵雖與而倉卒有備用之邊塞方之寇焉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
無常變皆慮之周備之飭如此所謂計謀定命遠猷辰告者于此可見
庶乎天弗棄而免淪亡之患矣

此言天道可畏而因示以人事當修也肆字承上昏迷顛覆來如彼
二句以國勢言厥興七句是不泄迹不志遠之意正上所謂計謀遠
猷寢興洒掃有一段動勵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莫作
細看維民之章重在我爲法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
貫用戒二句相承說戒之即所以遏之也
魏仲雪曰厥興夜寐有法天之意有收往當問從何地而世夜有
攸寧當問從何地而入庭內不可不洒掃也若耳目既生醫障戶牖
安事箴銘之大昔人細

五章然治國之道豈惟是哉彼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質之成之
以教養之以仁定之以畫一之法焉侯度所受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
守王章而不悖鑒成憲而不愆焉是以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
非所以戒不虞乎猶未也又當慎乎由話敬爾威儀使凡有言皆和順
而合乎道凡有動皆和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可也然言之所當謹何
如蓋曰圭之玷尚可磨鑿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卿大夫其猶且非庶
共議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曰圭之猶可爲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此又嚴治已之要與上章各開說質兼成與定或即所以定也其事

不離教養侯度制自王朝質之謹之但從曰已身上說出戒不虞
常防其離叛祈免于禍謹之意慎出話敬威儀正所謂出乎身如乎
民發乎迹而見乎遠者不應偏主修已說柔者粗暴之反嘉者悻厲
之反總承言曲義說自圭四句又特抽出謹言一節以成之慎言
非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可爲乃不可復救之意
無易言謹言者何如必出于言存以敬慎之心而無難易其言毋曰欲
言則言而可苟焉而已哉蓋言出于舌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言語由
已易至差失尚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
善而不答無有德之厚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于朝有以順乎卿大
夫士之心出而謹言于國有以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是
矣將見以是爲垂後之訓則爾言之子孫法之是訓是行繩也然相繼
于無窮矣以是爲令民之訓則爾言之萬民法之近悅遠懷欣也然遵
承而不悖矣言發于一身之微而效徵于國家之大如此爾可不知所
謹歟

此正詳慎尔出話之事無易無爲正足慎之意莫捫二句正是慎處
逝者一去不返即上章所謂出也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然之理以起
下四句言德俱就好邊說惠于二句正是謹言惠字貫下一句言而
曰惠順也正柔嘉意朋友羣臣也小子以後生子弟亦民也繩也
確守父言佩服祖訓也靡不承奉之爲聖讀敏之爲成憲也自白圭
至此正終慎尔出話之意
禮尔意夫言固當謹矣而慎獨之功亦不可不密也我視尔友于君子
之時所保所臨箴規所及和柔尔之顏色固無有過矣而其戒慎之意

矢戎兵亡反用戒戎作用邊音變方尚厭棄
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
○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
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
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
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
計謀定命遠猷辰告者於此見矣○質爾人
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具反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何反無不柔嘉何反白圭之玷音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反也定也侯度諸
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
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
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鑿使平言語一
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

此章而孔子以○無易言由言無曰苟矣莫
其兄之子妻之○無易言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音狀舌不可逝折音矣無言不離又反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已反庶民小子
里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易輕捫持逝
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
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
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備無有德而不
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
繩而萬民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
矣皆謹言之效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
顏堅反不逝有德相聲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逝莫于云觀神之格叶剛思不可
大雅卷七五

當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是其修于顯者固如此又必視爾獨居
于室之時雖不觀亦當以敬自持庶幾不愧于屋漏斯可耳母曰
屋漏非明顯之處人莫予觀而可以厭射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
其忽至以鑒視吾者有不可測度之雖不顯亦臨尤恐瞬息或怠况可
厭射而不敬乎此可見修德之功必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于敬

此言慎修之功蓋即其察諸動者而勉其存于靜也友君子是接賢
士大夫之時輯柔動舉威儀一端言不遐句指一身威儀言雖柔已
自不愆了又曰不遐有愆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屋漏不愧正是戒
慎恐懼工夫無日二句是上起下之詞神之三句即神鑒以發明不
可愆之意非懼鬼神而僅求其不愧也

張壯來曰此慎獨之學也友君子而曰視人視之地不室而曰相孰
相之乎人莫觀也神格之也不愧屋漏自心休一念神也不愧而
天光言不室即指此心之靈明也向字是自期勉不愧亦有督責內
疚工夫在所云神即自此心之神靈不容自欺處言之則時比見其
不可射也不可泥定鬼神說末三句着三個思字則知之自此心之
思論也人心之神最把捉不定故云不可度

解爾意然能修德者夫豈無其應乎君爾之為德也誠能內外兼修動
靜交養俾吾之道德造于無窮有覺之地而極其純粹至善之體無一
毫不疵無一毫不嘉焉以容止則淑慎便可觀可度而不愆于威儀之
則焉既不踰乎理而有所潛也又不害乎理而有所賊也如是則君德
修矣將見表正之極既端而則效之化自神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在

是孰有不以之為則乎譬如人有所投而以其桃則我必有所報而以
其李固未有施而不報者其感應必然蓋如此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
服人則是無其感而求其應猶牛羊之童而反求其角焉亦徒費亦小
子之聽而已豈有是理哉汝當知自反矣

此又言修德有應以收前意辟爾為德辟字略讀俾字有工夫感嘉
總是至精至密盡善盡美之意淑慎二句串說爾止是儀中一節不
愆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不愆矣踰理謂之僭害理謂之賊此不分
事理極為渾融根上戒愆不愆來以上皆為德之事主用功說鮮不
為則句帶下投桃一句言修德必有應與上維民之則相照是虹小
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總是反言以決其應也

往染意矣修德之應信必矣然聽言尤脩德之要機人君所不可忽
也往染采木其材質之美可以為弓幹者也則言彼之繪而為弓矣
况此溫之之萃人惟質之謙卑則能受無方之益而積德以高大此是
惟德之基矣何也蓋溫之之萃人乃哲人也其為哲人理明而見真心
虛而善入苟以古之善言告之彼必知吾言為可信順其德而行之凡
為修己治人也吾言而莫予違也寧非為德之基乎反此而謂之愚人
非惟不能順德之行反以吾言為不信而不能基德矣夫哲人能受平
善言愚人拒人于千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尔欲修德可不
去愚就哲以聽言乎

以木性柔在可為良弓之材與人性溫恭可為進德之基温之謙沖
之寔心德基只虛說箇進德之基其維哲人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
德者以其能聽言也話言古之善言兼修己治人說話言之善便是

度入思矧可射音弋叶思賦也轉和也遐何
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度測矧况
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
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
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
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
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日此非顯明之處而莫
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
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晦猶懼有失况可
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成
謹恐懼乎其所以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
則亦聖賢辟爾為德俾嘉何反淑慎
之徒矣

爾止不愆于儀叶牛反不僭不賊鮮上聲不為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音紅小子

叶獎里反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
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
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
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
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在音染
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柔木言緼之絲叶新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

我僭叶七反民各有心興也往染柔貌柔木柔

綸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
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
遠

○於音呼乎音呼小子叶獎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

大雅 卷七 六

德順其善者行之無違也此正見能基德處愚人反看覆謂我借以我為不信也民各有心承智愚說此與下章反覆言修德在于聽言以終靡哲不思之意

公意夫修德基于聽言如此於乎小子之愚尚昧修治之方而未知臧否之所在焉其去哲人遠矣我也憫其愚而教誨之固恒指示其造為之方而以手攜之矣允臧其不能究其意而言示之事果孰為臧果孰為不臧豈其可據焉亦常親陳其落迪之訓而以命之矣猶慮其不能持之久也而言提其耳臧者必從否者必違常懇乎其可聽焉喻之既詳且切則不于臧否之必宜有知矣借曰未有知識而臧否莫辨則亦既長大而抱子更歷非不多矣何為而不知乎所以然者自滿與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言戒則以虛受益若臧否當先眾人知之早矣知之既早必擇其臧者行之否者舍之而成德亦早矣豈有早知而反晚成其德者乎小子當知所自勉矣

此言教之理惟謙能受益首一句承愚薄謙與上反看手攜四句總足喻之詳切意俱就告以臧否言要不外上治人修己事也借曰未知因其不受言而言不指臧否說靡益即上章溫而可入德者當把虛心講厥知臧否也莫成即根此看成謂成德也民字泛言其寔指武公也

冥天意天受言之益有如此而爾則不能也豈未知天道之可畏乎彼吳天福善禍淫其理昭然甚明而我主斯世冥懼禍而靡樂焉使爾知從善而去惡則吾憂猶可釋也今視爾夢也而未知臧否則天之禍爾必矣我心安得不慘也而靡樂哉然爾之夢也者豈以我誨之未詳與

然我之陳戒于爾者已詳也而詳且切矣而爾之聽我者藐也而忽略亦惟不以我為教而反以我為虐則爾之夢也亦有由矣借曰爾之未有知識則亦事既畢矣閱歷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入言之若是哉

此與下章一以天鑒敵之一以天禍懼之無非欲其聽言以修德也孔昭指鑒別善惡不淆言夢也即未知臧否慘也靡樂猶上章夢夢即上手攜四句藐也為虐即上覆謂我借既耄閱歷多意比上抱子意更切

秉章爾之不聽言也抑未知天禍之可懼乎於乎小子吾教尔以修已治人之道皆舊章之所在尔若聽用我謀則有以回弗尚之天而弭論胥之變庶幾大悔可免矣今天運方此艱難必有敗亡之漸將喪厥國矣我之即事論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矣今尔不聽我謀乃回適其德使民至于困極則皇天弗尚禍必隨矣其喪國也必矣安能免于大海哉知喪國之可懼則其聽言以修德者自不容已吁武公自微之意至深切矣

此以聽用二句為舊止即修德等事我謀即告尔舊止也聽用有身體力行之意天悔即下喪國且虛也說取譬即吳天句便是回適其德即盈滿略不修政今不詳威儀而與迷顛覆意俾民大棘則喪厥國而大悔至矣夫以武公之賢何至有喪亡之禍而乃以喪亡為言者憂勤惕厲之至也○有覺德行則維民之則回適其德則俾民大棘此前後相映之意也亦宜玩

攜之言示之事叶上反匪而命之言提其耳借

曰未知亦既抱子上同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

音成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

慕成徒而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

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

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

則豈有既言不知○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而反晚成者乎音燥叶我生靡樂

洛視爾夢蒙我心慘慘音燥叶我生靡樂

音聽我聽音聽匪用為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

曰未知亦音莫于既耄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諄諄

熟也藐藐心略貌耄耄老也八十九十

曰耄左史謂年九十有五時也○於乎

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交反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叶于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回適音其德俾民大棘賦也舊舊章也或曰

恨忒差適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

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

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

桑采全巨此詩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數入民之受病。下章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病也。告尔憂恤。誨尔序爵。是一篇綱領。民之受病。以王不能序爵之故。反覆之刺。皆所以為誨也。

首章此芮伯刺厲王用小人以致亂也。曰王業盛衰。生民之休戚係焉。我周昔時盛矣。而孰知今日之衰乎。彼苑然茂密之桑。采其未采也。其蔭無所不備。及其將采之也。枝葉忽然而殘。所謂無所不蔭者。安在哉。我周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猶桑之茂而侯可也。今王至忽。然凋敝。民失其蔭。而受其病。何異桑之將采。其剝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絕于心。悲憫之甚。而至于其病也。寧不謂于天乎。俛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無所不察者也。胡不矜我之窮。轉危而措之安乎。

桑采之偏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將采之病。比厲王之虐害百姓。此意至四句方完。末四句承上而致。憂怨號天之詞。不填言憂之不已。填積憤懣之意。呼天訴之。非獨矜我也。定歸我該天下言。李少文曰。以桑為人。將采立盡。與國為小人。剝削立敝。此要得大意。廣此句已說到正意。下文說民病處。正廣此下民也。曰不殄。曰覓覓。皆閔民窮意。俾彼二句。因民咎天也。

三章然民之受病。觀征役者之怨詞可知矣。彼其詞曰。吾王以好大喜功之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駢也。而壯盛旌旄。則有翩而飛揚。東征西討。兵革日興。禍亂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國言之。則無一國而不論。皆以滅矣。自四方之民言之。則民靡有繁。無不具禍。以燼矣。夫國滅則屏翰無資。民燼則守國無本。於乎哀哉。國家之運于。是危蹙而不能以久存矣。

此台下一章俱用征役者口氣。四牡駢七二句。總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作煩勞。身亂生正根。此說靡國。對民靡二句。看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不夷也。燼謂民皆遭刑而喪。如火滅而為燼也。末二句。承國與民言。國步以王國之氣運講。

三章夫征役不息。以致國運將廢。嗟哉其可懼也。天誠厭棄斯世。而不我養矣。故我欲有所居。以圖安。則所遇皆窮。而居無有定也。欲有所往。而避患。則舉世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有爭心。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故君子秉持其心。每欲和平。以養天下之福。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冥生此厲階。今為民之病。而使之無所定。無所往。乎。要之禍有根原。其所從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此承上言禍亂之極。而歸言致亂之人。慈者將滅。而可咨嗟也。國危則民受禍。故曰天不我將。居無所定。去無所往。正是天不我將。意者君子之指在位欲安民者。言是維是在維國之心。此二句。轉與起。誰生厲階。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而曰誰者不直斥也。曰至今者。追其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矚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苑音鬱。彼桑采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莫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倉。兪音兪。填兮。俾彼昊天。

叶鐵。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苑。茂。兪。徧。劉。殘。殄。絕也。

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殄字同。為病之義。但名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

始而答之也屬梗即其資

憂心意夫國之危亂也如此是以我憂心慙念我土宇而懷歸之思蓋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辰之時適逢天之僨怒是以使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之若是也有飢渴勞勩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乎有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哉大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亂而民病從可知矣

此傷征役之困以念我土宇可為主憂心慙念承屬階來不辰猶生時不善僨怒即指禍亂言周都于西師由西往故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根上征役不息來觀瞻孔棘止見土宇之念不能自已此上三章俱作從征者口氣以形容民受病言以受病之故已微露誰生厲階中下遂反覆言之

為謀意夫國亂而民病如此而所以致之者亦王之不用賢故耳今觀王之所為豈不謀且遠哉然而不得其道則非惟不能反亂而為治適所以長亂而自削也故我告尔以禍亂之當憂而因詢尔以序爵辨賢之道蓋以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誰能已亂而不以賢乎既不能用賢則無以復化又何已亂而善其國哉但相與以入于陷溺而已矣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

此正告以已亂之意首二句以引起下文重用賢上謀惑不得其道正在不序爵與序爵一句勿平憂恤以亂當憂言如靡國不泯靡民不黎國步斯頻皆是序爵是辨賢如明黜陟正諷慎之得其道處誰能四句一正一反總見賢不可不明意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用以見不能序爵之意

凌駁甫曰亂之以賢入救也以解熱喻亂之以小人滋也以及溺喻此如火益熱如水益深之意

如彼意夫用賢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豈肯為之用乎故君子視王之亂悶然如逆風之人喞而不能忍蓋憂亂之極而不覺其抑鬱之甚者矣當時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汝之欲進何為哉曷若退而稼穡盡其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蓋稼穡雖勞然勞於其前而可無虞於其後是仕進非寶稼穡誠維寶矣代食雖勞然勞於其身而可無憂於其心是祿食非好代食誠惟好矣夫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皆不樂仕于其國矣將誰與其理哉

此言王不用賢也者亦不樂為用也如彼逆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民指賢之在野者章甫字猶俾字靖字言欲以整肅此亂也蘇字印莫字莽字言並也並相使也不速言世亂無能為也維寶以其得自重也維好以其得自適也此皆自世亂上形之故云然耳

天降意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自序乎今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蠹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耕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哀悵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有可安之處盡泯于荒而無復可食之資是以流離飢荒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此言天禍降而已困危也厲王未滅而曰滅我立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引起下降此蠹賊二句哀悵以下俱本蠹賊來稼穡

詩經鄭箋

大雅

音鯁叶古黨反○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憂心慙慙念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憂心慙慙念

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僨○憂心慙慙念

東丁 靡所定處多我覲瘠民孔棘我圉也

土鄉字居辰時僨厚觀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為謀為甚必亂况斯削告爾髮恤誨

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

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

○如彼逆風音反亦孔之僂音

民有肅心拜音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逆風之人喞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

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天降喪亂滅我

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平痒音哀悵通中國具

大雅

卷七

九

卒痒不止是代食失望下且卒卒可見其賢則無有也。可以安
卒荒則無復有食得自給。靡有二句不是付之無可奈何。言天禍
叠至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也。總是傷其危困之極意。一說靡有
旅力。分明見得亂國存事。當在要路。權力之人。豈我在野。遣此危
困之極者。做得來。

羅此章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
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
以為民所尊仰者。為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備謀度。而考擇其輔相
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群情胥服。而為民所瞻仰也。
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是
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喪亂也。何以為民之具瞻哉。

此映上序爵之說。前四句正謀與德之得其道者也。見賢君用人之
公。下言庸君。設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發秉心二句。王其人
所瞻仰的。故秉持公心。以周備謀度。正所以考慎其相考。有
意慎用之。審意照下所謂考諸眾謀。而通眾志也。獨言擇相。重而
言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下不順與。二字。最不好。自獨伸。自善
其見。不考眾謀之。可。否。是不。府。用人。意。自有。肺。腸。自。私。其。見。不。通。眾
志。之。從。違。是。不。肯。用。人。意。與。上。惠。君。相。反。卒。狂。與。瞻。仰。相。反。所。以。不
能。序。爵。使。君。子。不。敢。進。也。

瞻彼草夫。上既無明君以擇相矣。由是在位者皆好諂佞。亦向往而不
窮哉。瞻彼中林。有珪。然眾多並行之。鹿類聚而不相害。羣友而不相
離。物尚且有然矣。夫何為勿友者。不相信而相疑。不相善而相傾。曾鹿

之不如也。風俗之惡。不亦甚哉。是以當此之時。將欲進也。則恐為讒譖
所害。而不可雷進。固窮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讒譖之議其。后而不取去
退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其正今日之謂乎。君子之窮。一至于此
孰非君之不順致之哉。

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諧。蓋反與也。朋友之諧。皆謂君之不考。爾來
君既不以公心用人。臣亦皆以私心競進。故相諧也。進退宜。言看方
見無所不窮。不必泥註。惡俗看此。正為上無明君。各此。語。法。在。朝。耳。
羅此章夫進退皆窮。則喪亂之禍亦近而易見。耳。惟此聖人。明。兩。幾。先
凡國家他日之大可憂者。皆早見而顧言之。蓋明見于百里之外。而無
遠不察也。惟此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安危利害。而反狂以喜焉。今世之
用事者。蓋此人也。我雖非聖。亦不甘為愚人也。豈不能盡言以相正哉。
但王暴虐。指言為謗。有諍則殺。道路且以自故。我雖欲有言。其如此畏
忌何哉。所以不敢諫也。

此言危亡已著。而狂愚莫知也。聖人不平。即聖人以見愚人耳。瞻言
重言。上猶云有所見。而言百里。極言其見之遠。不指他說。知禍幾之
未形也。喜即安。危利災樂亡。意。匪。言。與。瞻。言。相。應。指。前。伯。自。謂。說。
實人。豈夫。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孰從而正之乎。惟此良人。
國之宜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乃不求而進用之。而良人日疎矣。惟彼
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擯斥而遠之也。乃顧復而眷戀之。而小人日親矣。
夫善人之棄。既無以致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由是民
不堪命。所以肆行負亂。背戕虐。安為荼毒。以害人而不顧也。是豈良
之樂為哉。

贅音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恫痛具
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
盡荒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
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
矣。又降此蟲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
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
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
其言滅我立王。則○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側
疑其共和之後也。

此指王不能厚爵所謂不順而俾民卒狂者此茶毒從會說上見善人乘既無以致民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善蓋迫于危困之極不得已而然其本心豈肯為茶毒哉

天風草夫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彼大風之行必有其道蓋多出于空谷之中矣况君子小人為類不同則所行之道不各以異乎維此良人君子也其所行者則式穀焉君子高明之域律已于高潔之歸其在君子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也則所行者以中垢焉入于隱暗而不明淪于污賤而可恥在小人之道又如此君子小人其道不同蓋昭然其易辨也王何為棄君子而獨用小人哉

即風行有道與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道則君子小人易辨而簡易序見王用人之當省也良人即上良人不順即上忍言作字對証字俱自行事言其非言清而行濁者中訓隱垢訓穢不得如舊說兩平當言其中多垢

貧人章夫小人不可用而王室之君子不為之病乎彼大風之行必有道矣王使貧人為政則害民敗壞善類固其無所不至矣故六下王以其或能聽我言而對之乎以使人勿用而君子或可有為然以邪從邪蔽鋼已深我知其必不見聽也故曰自謂其言而中心如醉耳是我之如醉非自贖也由于王不用善人惟惑于貧人是以反使我至于贖賤如醉耳王何不悟哉

以大風有隧反與貧人之敗類善人雖敗于貧人王寔有以使之聽言則對乃悲憤之詞中心如醉即是他贖賤處匪用其良是通篇詩要語結上誨尔序爵意此下二章皆托為告寮友之詞斥其見用者

而用者之失自見嗟爾意然不見聽于君猶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安作此詩乎蓋于虛之中不無一得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而獲之者焉吾言皆無益于朋友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彼者與汝之反亂為治轉禍為福正所以陰覆于汝也亦非惟不以為厚而反加赫然之怒于我也安望其有聽言之益哉夫既不聽吾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

朋友即貧人本以戒王托之朋友耳豈不知以與心敗亂之理言上之有時中理猶飛蟲之時亦弋獲此二句正見非妄言而可聽也陰女就改惡為善說來赫者怒其切直也

爾極意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倡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為之也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寔王為反覆之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止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為導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此反覆言斯民為非皆由小人也職字貫下四句名為直諫而寔皆變詐無常也為民一石指貪人說殘虐不已也回適德言職競用力如中垢之為有以道民于邪僻者也陸羽明曰此與下節正言小人生焉指至今為梗之由數職字言專由小人則君子寔為無難可知矣上面征從之怨下是為民不利之事

也顧念復重也茶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茶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茶毒也

大風有隧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污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大風有隧貧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寐反○與也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貧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賤也厲王說榮夷公芮

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貧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反既之陰聲女反予來赫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予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聿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大惟

采芣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曰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
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為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
人為不可矣及一反背之間則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
言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非色厲而內荏直有謂穿窬之盜矣且
又自為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
以媚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
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吁若芮伯者真愛君憂國之至矣

此是形容小人用心之險未戾即悞極回過是也職盜為寇以心之
幽暗言涼曰二句是假為直諫之言亦以小人為害國及其反背又
惡言以詈君子亦謂君子為貪亂為戕賊也匪予單指覆背句言作
歌單指涼曰二句詞雖實小人意寔歸重王上

雲漢全首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皆是述王訴天之詞要得
卑側身自省惻然為民的心事以王曰何辜二句為主後皆根此
去俱要得王自家訴天語氣來易惠句正照轉何辜句意
首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仍叙美之也曰災異之來乃天心仁愛
人君惟為君者能遇災而懼耳俾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

也吾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
為重降此喪亂之災而飢饉荐臻之若此也夫國有以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
焉彼犧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雖牲之多無所愛也
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處而思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
夫我之禮神如此是宜天之恤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為而不我聽而旱
之卒不見弭哉

說一雲漢昭回便提出一箇旱的景象為各章早既太甚張本王曰
直貫到末皆述王訴天之詞瞻雲漢而曰何辜今之人便見一念為
民意引辜于已而悲民無罪乃消災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所以求
回天意凡廢祀皆舉不專王常祀言性無窮則曰靡愛玉有畫則曰
既卒寧寔我聽非謂神之不聽乃謂天不以其祀神而聽之也即不
降雨之謂後不克不臨不助思予之意並同味一寧字有呼號瞻戀
之意故下文數寧字皆本此意

三章早既太甚則蘊隆之熱氣盡然播矣以病民矣我也為民之憂
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者皆永常絕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
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因方祭而奠其禮或祭畢而瘞以物蓋無
有神而不極其尊崇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
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享如是
則蘊隆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數于下土矣雖然變不虛生惟人所
召召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每章必曰早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一不在念頭上蘊隆蟲之言
寺經即震豐注

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
而實善昔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
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
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
音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賦也戾定也民之所
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以未定者由有盜臣
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
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
色厲內荏直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
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
得其情且事已著
明不可掩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彼雲漢昭回于天因反王曰於烏乎呼何

稟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賦

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
轉也薦薦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
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
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
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
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
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
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亂如此也○旱
既大泰音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
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力
耗斁音下土寧十我躬○賦也蘊隆盛也盡
大雅 卷七 七

鬱結驕亢之熱氣積而不解也。自郊三句正見不殄禋祀郊官以天地宗廟言上下又以天地言所謂靡神不宗也。奠妥消獻禋之類。是玉帛祝冊之類。瘞而理也。上章索廢祀故曰舉此修大祀故曰宗后稷雖親而功力有所不逮故曰不克上帝至尊而感格為甚難故曰不臨言后稷上帝不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耳寧了我躬是自省自怨之詞無非為萬民乞命。

三章早既大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也。我也遇此之災。就上平其甚惡業也。乎其甚危。道有如雷如霆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也。所以然者蓋我周當大亂後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吳天上帝又降此旱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焉。胡得不兢兢業業而相畏乎。蓋身非吾身乃宗祀係屬之身吾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滅矣。使或如何而不畏哉。

不可根廢祀大祀並修而無一照應來惟不可推是以兢兢業業。恐如此如雷如雷只形容就業之狀。周餘三句輕是起下不我遺。見君民一體靡有孑遺。是天之不我遺也。胡不相畏。只本上不我遺而以胡不意。通下念民而至先祖于摧胡得而整天。因斬及于祖其就業之是此宜至格天之本。

四章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也。焉而莫非旱氣炎矣。焉而莫非熱氣。雖云我之一身且無所容而大命近止。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瞻仰。何所顧望哉。彼羣公先正吾常祀之以祈穀固欲其為吾助也。今則坐視而不吾助。猶曰與我疏也。若父母先祖與我至親而通乎一氣之感者。亦胡寧忍予遭禍而不見救也哉。

不河溷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也。三句一直說云我無所即上不我遺。意大命近止玩大字。還合天下人之命。言靡瞻靡顧是無所依賴之意。此句只宜虛說以起下。皆承此說去。羣公二句抑揚重父母。一邊羣公先正與我疎正是助父母先祖與我親。故曰忍胡寧有責躬。羣公先正與我疎正是助父母先祖與我親。故曰忍胡寧有責躬。羣公先正與我疎正是助父母先祖與我親。故曰忍胡寧有責躬。

五章早既太甚在山者則涿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涿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神方肆為虐而熾盛之勢如熒焉。如熒焉。其可畏也。故我心懼暑憂之于心有如火之熾灼。其將何以自解乎。彼群公先正吾常有以告之。固欲彼之吾聞今則告之而不我助。若罔聞焉。吳天上帝乃引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我逃避而去。以一人而貽害百姓哉。

此極言旱之景况。而呼號于天也。山川涿上猶言如洗也。熒熒重皆以火喻惟旱之如熒如熒。故憂之如重。重俾我遯乃自慎不德而居位上遠天心思遯去也。然焉有人主遇災而思遯去之理。故下遯承之以詭勉畏去。

六章早既大甚吾非不欲去而遯之。但我以身係天下之重。而出無所之。故詭勉而不敢去。且然變不虛生必有其故。天胡病我以旱。而至于此哉。反而求之。曾不知其故焉。意者以我所年不早歟。我則于農之始耕也。先祈穀于上帝。稼之方納也。願祈來年于天宗。祈年亦孔夙矣。以為方社或奠。賦我則于稼之方登也。即登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農之始畢也。即祭土神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莫矣。天我之自反。初無致災之失。而吳天上帝曾不度我之心。何哉。使我事神不謹。則恨怒于我者宜也。如我之恭敬明神。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瀕我以旱。此吾

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數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土。寧使。○早既大甚則不可。裁害當我身也。亦通。

推反。兢兢業業。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叶夷。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祖于摧。音崔。○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叶果。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父母先祖胡。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父母先祖胡。○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寧忍予。叶演。女反。○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熒熒重皆。以火喻惟旱之如熒如熒。故憂之如重。重俾我遯乃自慎不德而居。位上遠天心思遯去也。然焉有人主遇災而思遯去之理。故下遯承。之以詭勉畏去。○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正則不我聞。叶微。吳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賦也。涿涿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涿而除之。也。熒熒旱神也。熒熒之也。彈勞也。畏也。熒熒。○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我得逃遯而去也。○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早既大甚則不可。沮。

詩經如婦嬖言

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全是自反語。龜勉承上我遜來。正言欲避不得。龜勉以圖救耳。惜不知故自詰之詞。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報俱當祭。有先事之戒。故曰孔夙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一祈一報。無不盡禮。即是恭敬不虞。不度已奉祭之心。胡神即上所祭者。悔怒指其災。就天言。玩宜無字。歸咎自家不自咎天。

宅意早既太甚。群臣以憂旱之故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復有紀。存矣。彼庶正者。眾官之長。吾所賴以倡九牧而撫兆民者。今則奔走于蘊隆之候。而執掌亦甚矣。鞠哉我庶政。乎家宰。眾長之長。吾亦賴以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今則劬勞于雲漢之瞻。而盡瘁亦甚矣。夫我國家宰乎。趣馬堂主。馬政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今則或廢而不秣。或馳而不陳。不能安其職矣。膳夫。掌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今則或散而不舉。或布而不修。不能安其常矣。是上自庶正。下至左右。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者。夫在廷之臣。皆為早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縱不為我一人恤。獨不為我諸臣恤乎。何為使我悠々然無所仰賴者乎。

此備道群臣救旱之心。而致望于天。無紀只以因旱而馳驅。不能如常統紀。說則小註不秣。馳兵等事也。鞠是精神之竭。疾是容貌之瘁。庶正家宰。其責尤重。故說鞠說小。則平敘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周是周救無不至。有同心竭力。意瞻仰是仰祈之詞。云如何里官。如何使我憂之無聊賴也。○自祈年合下不能止當以君憂民之憂。臣憂君之憂。六說。

不章夫羣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羣臣者。亦未已也。瞻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微矣。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助我昭格于天者。已無有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怠。則不可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然此豈但為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為救旱之計者。固所以求惠斯民而定尔之眾志云耳。諸臣可不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天。以莫民為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旱無蘊隆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患。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夫君王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悲人而撥亂反正。有機矣。王化所以復行與。

此以回天勉人而終望惠于天。有嘒其星。與昭同于天。正相應。兩言瞻仰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懇。昭格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意指上鞠哉等項。雖死亡將近。無如之何。當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前勞。庶正。要本民安。說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得定者。曷惠其寧。暗指神說。有不容絕望。又不敢期必者。但不可露雨字。此正與何辜句。應結得絕妙。

寺經部要典卷七

胡寧。瘖。音。我以旱。慴。七感。不知其故。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慕。音。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具反。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龜勉。畏去。出無所之。

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

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六曾不。

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早既大甚。散無友。

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早既大甚。散無友。

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里反。起。反。馬師氏。

膳夫左右。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音。

昊天云如何里。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

之長也。疾。病也。冢宰。又眾長之長也。趣。馬。掌。

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

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

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

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

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

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瞻。音。昊。

天有嘒。音。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無。贏。音。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盈反。

瞻。音。昊天。曷。惠。其寧。也。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

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

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其所。

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

乃所以定眾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

寺經部要典卷七

卷八全詩以末章為主首章言分封之本下四章詳分封之事末復歸之于德以見作詩非溢美蓋有文武惠直之德自有翰蕃官操之功惟平素之功德如此故以式南邦而保南土

首章言王之舅申伯封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也曰建國君恩也贈言友誼也今申伯封謝我將何以贈之乎彼崧高維岳高而且大則峻極于天焉山高則其神必靈矣維此崧岳之神一降而生甫侯于前再降而生申伯于後維此申伯及彼甫侯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必有所以之夾輔王室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懋不為維周之翰乎以之總領諸侯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績著不為四國之蕃乎以之經營四方則奉行德意昭宣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四方不于宣乎夫申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分封之典所由起矣

此四句推本降生之異不重下功業上山高大則神非常故降生者必非常人也言申而兼甫者美其先世俱出四岳而申與之媲美也重申上翰蕃官三平看此皆平時在朝輔相功業作已然說翰言能夾輔王室就桓幹于內說蕃官能保障侯國就總領于外說四方以民言官者經營而宣上之德澤也作已然者蓋申伯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正改封于謝之本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甲伯也

二意以王者分封之典言之也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總領諸侯為人之表式舊矣王乃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作邑于謝南國諸侯在總領中者皆以為式也然既欲以封之不預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伯課督經營定申伯之宅其意蓋欲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之子孫世世大昇翰蕃官之功有不必紀之太常勸之鼎彝自可以垂不朽矣王于申伯委之重期之遠如此

此總言分封之意也忠勤不倦要入翰蕃官屏蔽匪懈意王續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繼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重在申伯為南國諸侯法式上定與登不不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其功即蕃官屏蔽之功也此皆詩人述其事而推其意非王命之詞

三意夫王命申伯惟欲其式是南邦也故因謝人之眾可為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是而建城郭使之統紀謝人而表正南服焉既欲封之矣然土田不徹則無以為祿食之供王乃命伯定土田之經界以正其賦稅而經國之需自是有所出矣私人不遷則無以遂其居之樂王又命申伯之傅御遷其私人而室家之歡自是安然享之矣王于申伯其委之重而待之周又如此

亦述王分封之意王以式南邦而作之邑表裏江淮控帶荆徐屹然為一方重鎮作庸重建國勿只就作城說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傅御祿食有所需室家無相遠總見體悉之周意

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音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四國于蕃叶分四方于宣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遭反四方于宣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恆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

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豐豐申伯王

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王命伯

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南邦叶上世執

其功賦也豐豐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

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

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王命申伯式是

南邦叶外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伯徹

申伯土田叶他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城也庸

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

詩經如如骨詩
之功孰非名伯之所營乎城郭所以衛民則其功始作而後然為新邑
之觀寢廟可以祀先則其功既成而貌焉有深廣之美是皆名伯之功
之所在也夫營謝之功既成則申伯歸謝之行有日矣王于其錫申伯
以就國之儀有四壯以駕車也則蹄也而壯盛有鈞膺以飾馬也則濯
濯而光明等威辨而物采彰其寵遇之隆如何耶

此言封國既成而錫以就封之儀功乃營謝之功下文城廟便是就
已成言以申伯言者為所封之人也謝無城而今創立曰有假成方
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既成正應有假字此總是備言
謝功成以起就國意四壯以駕馬言鈞膺以飾馬言等威辨而物采
彰亦見寵遇之隆意

王章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遂遣申伯以行有路車焉有乘馬焉而就國
之儀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周之天下非無可以封元
舅而必于謝也但我圖爾居終得一番服之美莫如南土之地闊而民
聚也故分封茲上錫爾介圭使爾執是以為守國之寶而傳世于無窮
焉王舅此往尚其益修屏翰之節而著蕃宣之烈予以保茲南土于無
虞而使九重無南顧之憂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寵任之重又如此

此言遣之將行又以分封之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則是上文所
錫我圖四句申說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家有酌全才擇重地意
介圭即諸侯之瑞圭上可合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保字
中有益樹屏翰益著蕃宣以式南邦意非徒守國
矣章夫申伯既承天命之遣遂為信邁之行王乃篤親上之典而餞之
于郟之地既餞之行矣由是申伯指南國以言旋望謝邑而誠歸非若

向之數畱而不果矣然使委積之不備亦何以慰其行哉殊不知于
名伯營謝之時已命之徹申伯土疆斂其賦稅積其餼糧使戶市皆有
止宿之委積故申伯在途得以式遊其行而無留滯也其餞送之誠而
供億之預如此

此言方行有餞送之禮在道有供億之備總見王待申伯無所不用
其情不重申伯行且速上信邁誠歸對王數畱行看徹土疆與上土
田不同上是其田以授民為常額此則取什一之賦為餼糧以供
一時之用蓋自名伯營謝時已預為斂積非餞行後王始命之過行
見滯留意非速行也

宅章維此申伯番也然武勇足以膺鎮定南服之寄既入于謝徒御嘽
嘽而眾盛周邦之人見伯之就封咸喜而相謂曰京師以侯國為藩維
今申伯封謝則外有重鎮而內賴以安汝今有良翰矣豈不顯哉此申
伯也為王元舅而才兼文武凡文武之士莫不視之以為法焉是其德
望之隆如此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所謂式南邦南土是保者可無
負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哉

上五章皆王厚申伯處此則申伯入謝而慰人心見其不負王命
也上三句輕番也見精神奮勵為王振飭之意入謝自此而入彼非
已到謝也有良翰以平日蕃宣雞翰上之也不顯句乃呼詞求句重
望上見文武全才為人所法正為良翰處

采章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維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不維柔惠而琳
柔德之美又且直為備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德也以是德施之于
則採其萬邦而撫綏制取之有道以是德播之為譽則聞于四方仁聲

詩經如如骨詩

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
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王而以手詔賜
其國中傅蓋

○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有假音
古制如此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各反四
牡躡躡鈞膺濯濯躡躡壯貌濯濯光明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補反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作圭以介爾寶補叶音
南土是保叶音補○賦也介圭諸

適王餞于郟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名伯徹申伯土疆以時時其糧張式造像其

行錦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錦京之東南
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郟也言信邁誠歸以見
王之數畱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時積棗糧造

速也名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
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畱
行○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音難周邦咸喜我有良翰于反不顯申伯王之
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賦也番番武勇

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女今有
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
為法也或曰申伯能○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以文王武王為法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操汝又此萬邦聞問于四國通反言甫作誦

大雅

卷七

六

今聞之昭宣矣有此德業而望之隆而膺是分封之寵則今日之行可
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以僚友之情作崧高之誦凡降生之異德業之
隆寵遇之厚備載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為風一唱三嘆意味深
長能感人動物其風則肆好也以是詩贈申伯彼無愧色我無諛詞誠
足垂其行矣吁德業並茂亦封建之盛事哉

此美其德業隆以表已贈言善也柔惠可宜玩直字凡柔順者多患
詭隨惟直則剛柔相濟操者摩弄之使調和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
以柔聞者懷惠而頌仁憚直而頌義也承德來亦大既是其為卿士
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孔碩鋪張揚厲之大肆好意味聲氣
之美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也
宗臣全且遍詩以德為主而舉德之是在柔嘉維則一句維則正與有
則相應中間德贈不平盡職正是舉德式迺其歸以慰其心一語作
詩之意也

首章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曰人臣必受
隆德職備而後為立功之地我山甫何如哉彼天之生眾民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有是形器之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則之所在乃人心不易
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乎性既善則情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
美之德天生民其善如此况賢人之生不尤異乎人乎蓋上天監視有
周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于下是以真心中保茲天子而為之生此
賢佐曰仲山甫者為之輔豈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生也則所以鍾
其秀氣生其美德者豈特如凡民已哉
此欲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天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採治也
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
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好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賦也烝眾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
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
詩以送之言天生眾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
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
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
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

生四句輕重下四句物以形音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
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生民之秉彝二句以作民為首
截天監二句緊連說正保茲一句之由而生山甫正見保茲也保即
保佑之意生字須在懿德性成物則天全上發意方起下文有力
三章夫天既為天子而生山甫其德職之全果何如哉以山甫之德音
之益而過其則者非嘉也彼則賢順自時有剛克之美無過抑之意非
德之柔嘉乎儀色者德之符則令儀令色而英華之著見外焉其柔嘉
矣敬者德之聚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忘內焉其柔嘉矣知行所以
崇此德也彼則放于古訓以為行事之法勉于威儀而約之規矩之中
其學問進修也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彼則謀猷之贊行以上順乎
君心明命之敷有以宣布乎天下其發而措之事業也如此也仲山甫
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

此備舉山甫之德首句提起貫下下分三段俱要熟物則意正見其
異于眾民處柔嘉維則只是柔嘉得不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此何正貴
今儀一句然下皆柔嘉之德致然義以形于身色以見于面言心又
是儀色之主是式以為行事之法是力不過以志帥氣神馭官而已
若者參贊勳績能當上意不是曲意以徇君使字根若字來亦非天
子使之言山甫之德能使王命之賦耳此四句從德漸說到業上應
上保茲天子起下王命山甫意

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
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
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
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
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
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
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
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
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
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
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言系如女習言
三章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矣。以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使
之居宰宰之位而為百辟之儀刑。是總領諸侯之事屬之矣。使之續我
祖考之官。而惟王躬之。是保是輔。養君德之事屬之矣。且王之明命賴
以出納實為王之喉舌。其入則與司乎政本。王之德政賴以敷布。而使
四方之不應。其出則經營四方。是仲山甫之職。實有一之不備耶。
此備舉山甫之職。本德字。來首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平看此。皆
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仲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是百
辟。謂獎志順教。不及為諸侯於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
出是承王命而布于庶職。納是既布而復命于王。喉舌。只是樞要之
意。賦政。巡行侯國之事。與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此則上命之如
此也。四方爰發。四方。翕然皆發。以應之。蓋王之期望如此。不可使作
人。應說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
曹允大曰。此皆王命之所寄。山甫者。有括出王躬。是保一句。以應
保。茲天子保王躬。亦是保其德。觀下文。與德以補衰。而見若夫百辟
則于躬之環衛也。喉舌。特王躬之一體也。四方。特王躬之臨蒞也。山
甫雖有兼職。却在保王躬上。
西章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彼肅上然尊嚴之王
命。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唯謹。而不孤一人之托。為能有以將之。邦
國政事之臧否。至難明也。仲山甫則察別唯精。而不消是非之辨。為能
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其理。又括以察其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特
趨利避害以全軀也。夙而無怠。朝夜而無怠。處身匪懈。以事天子。未
嘗怠惰。荒寧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蓋無一不盡矣。

此總美山甫之盡職而德在其小。肅也。付托尊嚴。責以必效之意。將
之者。賞罰寬猛。舉奉行之無廢格也。此是將命。宜渾說。而敷政亦在
其中。與治同道。為若與亂同事。為否明之不止。分別就有勸戒意在。
明乎理。就總統說。察于事。就纖悉上說。保身只全此物。則之理。便是
一人該得。廣重匪懈上。
五章然仲山甫之德不止此也。自其待人言之。常人自有言。柔者易制。人
則吞噬而茹之。剛者難禦。人則退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
于柔者則撫之以仁。不以其柔而茹之。于剛者則制之以義。不以其剛
而吐之。惟不茹柔。故莫柔于禦身。而皆在剛恤之中。未嘗俯而欺之也。
唯不吐剛。故莫剛于禦身。而皆歸于節制之下。未嘗畏而避之也。剛柔
合德。中正不偏。山甫之柔。豈人所能及哉。
此合下章以人言起者。見其情如此。而山甫不然。止見其身于悉民
以終首章之意。此意是就德之柔嘉。維則處細。而吐借。用字
而剛柔實以人言。不茹不吐。兩不字。正根明哲來。大臣持衡天下。其
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實德。不能耳。不侮有扶弱濟危氣象。不侮有
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平重上二句。
云。豈又不特此也。八亦有言。德為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宜無難與
也。特凡人不免溺于拘蔽。鮮有能舉之者。我謀度其能舉者。維仲山甫
獨得天性之厚。而不虧其民。務物則之靈。惟能有以舉之。全盡而無遺
也。我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不待于吾之助。而亦
無所容其助矣。至于人主一身。萬幾攸憂。衰職之缺。不終無也。唯仲山
甫之德。既舉則能盡力。以助。遂至誠以感動。自有以補其缺。而復無過

德。○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壁音贊。戎祖考。王
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
爰發。保。叶方月反。○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
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
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
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
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鄙音仲。山甫。明。郎反。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肅。嚴也。
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
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

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人亦有言。柔則茹
也。解息也。一人。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
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
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
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人亦有言。德輶音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衰職。王職也。天
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
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

之地豈非天生人而厚于賢哉

此申其能舉德以輔君德也亦見其異于忒忒處德輔如毛一句是人言下只借以發論舉者以身體之物具而則自全也愛莫助句轉特以見山甫之獨能舉德也哀職主萬幾說補衰向須要回護天子不可把天子說得大低凡弥縫匡救存心沃心皆是

張賓王曰補衰職全根舉德來衰職有關不可作過失看只是一日萬幾或有缺略未周處也須知是言衰職非言存心不曰王而曰哀哀正被手不躬者且關字諱言王詩人之善于措詞也補者裨益也

正保王躬也不必作格心謀宅意夫山甫能舉德盡職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因其懷而慰之乎唯仲山甫當出行之時舉祖道之際以駕車之四牡則業也而健矣以從行之征夫則捷也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托之甚重憂才力之弗勝

歎然有靡及之懷然所以懷者何心蓋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也乃王命仲山甫與營築以城東方而式民國國在此役焉其任甚重矣則安能以不懷哉

此及下章四牡八鸞凡三言之不過叠言以成章耳不是始行在途至齊之別每懷靡及恐付托不效也此句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彼東方乃舉其事言之城非城守之城為齊築新城○一說心懷靡及慮衰職有關未及補也蓋以駕馬鳴鸞城彼東方在外而不在王側故永懷如此耳

采章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駢也矣以八鸞則皆也矣仲山甫乘此以徂齊始必指顧集事而式過其歸上以副天子凝注之心下

以慰僚友貞恭之望焉我吉甫作為此誦原其降生之異及其德職之全意味深長足以感慰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徂齊也而有靡及之懷固以此誦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為者而聞言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尚何

四牡二句與上四牡一時事式過歸以保王躬補王闕不可久虛言在誦統全詩言穆如清風言其意味深長足以動人誠山甫所能言之非自誇其詩之美永懷即止靡及之懷以慰其心述其德業之盛見感齊之所優為而以自慰也

奕奕王言通篇以王親命之六句為主首章見命其繼世業以修職業愛命之事也二三章見王命錫餞之軍四章既覲而返成婚媾之樂末章言繼世業以修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規之也王命字重

首章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曰諸侯繼世而立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何如哉彼奕奕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鎮也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鎮然之大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焉王乃重其繼體之物而親命之以為列爵諸侯而北守藩服爾祖之舊也爾其續爾祖考而為諸侯以繼世業可也然朕之命爾以韓者以國事繼之也爾當無廢

是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助之蓋愛之者兼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關夫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唯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極四牡彭彭叶鋪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業反四牡駢駢音八鸞皆皆音皆叶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四牡駢駢音八鸞皆皆音皆叶仲山甫歎

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助之蓋

愛之者兼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關夫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唯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極四牡彭彭叶鋪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業反四牡駢駢音八鸞皆皆音皆叶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四牡駢駢音八鸞皆皆音皆叶仲山甫歎

徂齊式過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平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式過其歸不欲其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會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過歸所以安其心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力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

言結婚婦器言
朕命夙夜匪懈敬謹以供其職則朕之命于女者山河帶礪國以永存
終不至于改易也且爾既總領為諸侯則不來庭之國正汝所當幹者
也爾必布德宣威以幹正之于以佐助天子使內外嚴明中國有常尊
之勢焉如是則職業以脩而世業可繼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重
如此

音四句無不道言韓侯由此道以朝處下因其受命戒其修職業以
繼世業也屬王時諸侯皆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傳處亦見中輔
氣象受命要點士服人見是無敢專意親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體
之始也下者親命之詞續及祖考只命之繼世為諸侯無撥朕命也
之修職業也修職未即繼世業意不平夙夜匪懈正虔共處不易今
有戒意此正與無廢句相應幹不庭方又是虔共尔位中抽出第一
義以戒之幹者支告有詞征討有備使懷德與威轉而來庭也臣戎
辟敵王所愧以佐中興意

三章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制也舊彼四牡前
突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觀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
合瑞于王王嘉其入觀之敬而遂錫韓侯焉有父龍之淑厥有注游之
綴章所以表其儀者五矣而飾之于車者則有衣而畫以象龍去鳥而加以
錯文之重衡以為章車之飾何美耶有衣而畫以象龍去鳥而加以
金飾所以華其躬者至矣而飾之于馬則領下有鈎而在膺有樊纒之
帶肩上有飾而當盧有鏤刻之金馬之飾何美耶車之飾不惟寶鼎錯
衡已也自有去毛之鞞以持式中使其固而不壞有虎皮之淺以覆式上
使其順而可憑重之飾于是乎備矣馬之飾不惟鈎膺鏤錫已也且以

皮為輓而餘之下垂以尚其裕焉以金為環而纏其轡首以尚其文焉
馬之制于是乎備矣是其入觀而膺寵錫之隆如此

上五句不過欲其受錫故再提之介圭乃先世所受封者來朝則必
執而見之以合瑞也王錫一句管下六句車馬所服皆諸侯之所以
辨等威者故錫之淑厥之禮也也綴則衣龍去鳥所建與游其
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綴章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右眼之上按
金路有鈎膺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其鏤錫者蓋特賜之總之
天子錫命之寵光也

韓侯意天既觀而錫之矣迨夫返國也當無以饒之乎但見韓侯之歸
重其所往而祖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于是頭父承王君之命而
為之致其饒焉饒必有酒也則清酒有百壺之多饒必有穀也其穀維
何則包鼈魚亦必有穀也其穀維何則維芻及蒲以贈言之其贈維
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供帳修都門之外遠望列有楚之多
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膺饒送之厚
如此

此敘其饒行之事以見王朝寵遇之隆也顯父之饒承王命來方見
君寵饒于出宿之下則饒亦必于屠矣酒穀俱出大府清酒有百壺言
其多穀饒四句舉常例其餘也路車乘馬亦非臣下相贈之物蓋常
錫之外王特有贈行之儀命顯父因饒以致之亦殊典也所重在饒
故以遠望終之燕言韓侯膺此燕之榮光也重君恩下
重妻意天韓侯既觀而返則婦禮可與矣則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
妻之族相之則為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為顯父之子則父族貴矣
詩經鄭箋禮注

音璧○賦也乘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
居在同州韓城縣向治也傳明貌韓國名侯
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
見天子而聽命也續續戎女也言王錫命之
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隸正也不庭
方不來庭之國也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
職業之辭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
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
未有據下篇云召○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
穆公凡伯者放此

侯入觀以其介圭入觀于王王錫韓侯淑旂
綴章鞞錯衡叶戶反玄袞赤舄鈎膺鏤錫
音鞞音公淺鞞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羊膺鞞革淺鞞寬條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
善也交龍日旂綴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

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肩
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
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
固也淺虎皮也鞞覆式也字一作箒又作幘
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條革鞞首○韓侯出
也金厄以金為環纏鞞首也

祖山宿于屠顯父音餞之清酒百壺其穀維
何魚音鼈鮮魚其藪音維何維芻音及蒲其
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音侯氏燕胥
賦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
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卽杜也顯父周之卿士
也歛菜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貌侯
氏觀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韓侯取聲妻汾王之甥蹇父音甫之子
大雅卷七

韓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也而充盛以八簋則飾也而和鳴儀衛備而物采章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親迎之禮極其盛矣蹶國以諸侯之盛而從之以諸婦之眾其動容則神也而徐觀其類聚則如雲而衆多韓侯瞻顧之下豈不爛然其盈門乎而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禮儀修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盛何如哉言韓侯娶妻事乃補遺之詞婚禮行于錫命之后恩光寵貴萬倍尋常故詩人並敘之汾王二句族類之貴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極其盛顯者顯其蹶氏之光諸婦四句來嫁之禮極其盛爛其盈門承諸婦說爛韓氏之門百兩彭彭是迎以邦君之禮諸婦從之諸侯娶二國皆有勝從之是送以夫人之禮亦就始受命為諸侯看神也訓徐觀徐舉止從容觀態度爾雅

平章大韓侯婚禮之盛如此然所以得娶韓諸者豈徒天作之合已哉蓋由蹶父之為韓諸父也負武勇之才膺使臣之命歷聘侯國靡所不到當旬宣之暇因為姑以擇可嫁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為樂且樂哉韓土也流而為川稍而為澤計然其大矣且所產之物動鱣則再而八鹿鹿則噴也而來或能或羅無不有也或緇或虎無不有也韓土可樂如此而蹶父相攸之下既慶具有此令居矣然則韓姑之居韓寧不遂其燕安之意適其舉樂之情乎此因上韓侯取妻之事以原其得配之由也歸重韓侯身上靡國不到為卿士而使侯國也故所歷多而因為韓姑相攸耳孔樂韓土下五句見之川澤句土地之美鮒鱣四句物產之盛然言物產盛正以見其土地美耳慶既今居即相攸時未句方就韓姑歸韓說燕者安

其所止之地譽有適其所處之情乃預道之詞也雖敘韓姑歸韓之樂原此見韓侯到城之美

宋童夫韓土固為可樂而韓之有國豈無所自哉溥彼韓城考其肇封之始乃召公奭燕師以完之其立國有自來矣今王之封韓侯蓋以韓之先祖當受命于我先王而為百蠻之長則夫守藩服而因統蠻方者乃韓舊職也故今錫韓侯以追循之北國使之奄而受之因以為之伯而繼其緒王固命下以繼其業矣小將何以修其職業以副王命乎彼城池以固國所當修也必是墉而增其所未高是壑而浚其所未深故藉以定民所當蓄也必是畝而治其田疇實藉而正其稅法至于歲事來辟方物所當貢也必獻其龜皮赤豹黃能以貢所有于王如是則職業修而世業可繼所謂續我祖考朕命之不易者此矣汝往欽哉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于終亦勸戒之意也

首二句原建韓國之由釋看下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續我祖考之意實墉四句是命以修職業以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六句意因時百蠻因于其姻強難服不可無長先王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日今王錫以追循而使韓侯悉長之追循乃百蠻中也正是北國也實墉四句皆蒙王錫說來墉壑以固國敵藉以足食實上經國之務修城非新築舊壑恒舊有者修之而已敵所者以利用修貢上之儀也繼是備言處位中事此章與首章雖可發但上是王言此是詩人申廣其意以見必如此而後王命不易也

叶獎韓侯迎去聲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彭里反韓侯迎聲止于蹶之里百兩如字彭彭即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婦第從之邪邪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也此言韓侯既親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城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宮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姑姓也諸婦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姊妹也邪邪徐靚也如雲○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聲韓姑衆多也○相聲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孔樂韓土川澤言許魚鱣南南鹿鹿噴噴有熊有羆有豸苗苗茅有虎慶既合居於二反韓姑燕譽

叶羊如羊諸二反○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許許甫甫大也噴噴眾也猶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賦其龜皮赤豹黃能賦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眾也追循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藉稅也龜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循使為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綱亦無異文武之報康公矣夫王命名虎其激勸之意如此則及今有功而報功之典又豈容已哉

此述王委任責成之意以起下報功之典也六句分句謂偏治經營疆理之事也言即布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述之為下文發實地也名康公宣布政教曰闡國百里所以為文武積幹而其績亦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以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

奉來肇微謂自爾開之戎功即經營疆理未可以報功歎之也五章夫既有是戎功矣而王之用錫爾祉者何如策命之詞有曰釐尔圭瓚以秬鬯之酒一旨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于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然使受之于此亦未足以見寵異也又使之往受命于岐周從爾祖康公受命于文武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而爾祖之有賢胤也君恩之渥無以加矣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使長守富貴永為華夷之主焉庶足以盡報答之萬一也承上錫爾來六句分報功當推恩故釐尔圭瓚之典以祀其先祖報功當加地故告于先祖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策命止此四句自名祖命非徒致我國有世臣乃謂西周之祚不移名公之功再延文王之靈如在康公之后有孫此萬世之光千載之奇拜是拜于岐周天子萬年謝恩之詞

公章夫名虎既拜賜于周矣遂奉策書以告廟虎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名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所勒之詞又祝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名廟器同其不朽而

稱願之私亦與廟器相為悠久矣不特此也又謂我明也天子內修外攘今固有此令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惟懷永圖使令聞之光昭悠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固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綏太平要必不極意于武功而敷陳其文德庶造化之甄陶者浹洽于四國之間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慮矣聞可垂于永久矣茲非臣子之所深願乎夫君降錫子之恩臣盡忠愛之誠君臣各盡其道矣

此章俱是報答意但首四句是報稱下為勸勉也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鬯以祀其先之時對者不墮君命揚者不隱君賜作名公考謂作廟器以勸策命于上則宸章與鼎彝並述不朽故謂之考即考天命之成萬壽亦是勸于策命之後者明則句只呼道重不已上連下二句作一串看蓋文德以洽四國乃功之所以不已也今聞凡內修外攘皆是勿專泥平淮言矢文德要補出武功來見不徒尚武又陳德教是報謝無窮意

常武全旨此詩作于成功後再美天子自將之功須以末章王猷允塞四句為主五章分上是詳兵威下是歸其王道懷遠之功宜王本以其威服淮夷而以王道歸美之者見美不忘規之意序曰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而文武功固以為戒然

質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曰吾王憤淮夷倡亂為自將之行當時所命以董乎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發赫赫其尊嚴明明其光顯命彼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官太師字皇父者整我六師使士卒之練習不至違律而難齊修我戎兵使器械之堅好不致朽鈍而難用夫師既整矣兵既修矣使恃此而不敬戒未必有成功也又

詩經鄭風卷之五

公之事耳能開敵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爾圭瓚才早秬音鬯音一旨音西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因反于周受命叶滿自名祖命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因反○賦也釐爾圭瓚音也文岐周也名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名公策命之辭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名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作名公考叶去天子萬壽叶殖

西明明天子叶獎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勤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故邢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

言余如如骨言
必嚴敬以臨之而無傲慢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然者
蓋以淮夷倡亂而南國為之不寧故人之治軍戒而存敬戒者正欲除
淮北之患惠我南方之國使斯民獲安堵之休也是親命太師以重其
軍事者如此

此是親命三公以治軍事也赫也明也見非昔之委靡闇弱也就命
上見要得中興意位居卿士祖為南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
耳然曰南仲太祖稱其世功以見韜略之素閑曰太師皇父敘其位
望以見威名之素著整是比什伍之部分以兵數言也修是選重馬
精器械以兵政言也玩以字亦不必板對敬戒即有嚴有習意是行
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整更別夷在淮北南侵則諸國
為之不安故云然

二章夫是行也既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
內史之尹氏書王命于策以命程伯休父以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
部伍之嚴整戒我師旅而紀律之嚴明于以循彼淮浦之地而首此徐
方之士卒宜為亂者聲罪以伐之可也然師之所處荆棘生馬使久曠
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緒矣故罪人既得即當振旅而歸不畱不處于此
庶徐土之三農得以就緒而無廢時失事之憂可矣見策命司馬以副
軍事者如此

此策命六卿事首一句是詩人敘詞左右以下首策命之詞左右陳
行謂結陣而行部伍之整齊也戒我師旅即陳師鞠旅意紀律之嚴
明也率省是一時事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繞于徐故必敘循而省
之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首者伐之不欲溢公無事也

雷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遷延不還高原下隰平地為三農皆指淮浦
之農也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畱不
處是為王者師也此見誓師以譏罪者伐罪之義還師以耕田者
愛民之仁

三章夫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也乎其顯明氣勢
之張業也乎其盛大蓋天子自將而聖武昭然其可畏有如此矣故王
師之始出也舒徐而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而失之遊緩特
遵其常度而已然先聲所至自足以乘敵人之胆而徐方之人皆釋然
擾動而震驚之其真有如雷霆之作于上而不勝其震之甚者矣是王
師在道而威之可畏如此

此王師在道時事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
心赫也二句重天子自將上見威靈光顯氣勢自盛自與命將出師
者不同徐方畏服皆本于此王舒六句一氣滾下舒徐而安行行師
有度也釋騷震驚如雷霆作於其上皆有推擊之虞先聲已奪其心
意如雷本天子威來

何意迫夫至徐也天子奮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怒而凜然天威之不
可犯矣王者之威既奮則將士之氣自信由是而進厥虎臣也忠勇
烈有關如虓虎之雄布其師旅厚集其陳于淮濱也有仍執敵人之勢
故此淮浦之地向為淮夷所據者戡然齊一今則皆為王師之所矣孰
敢據此以拒我哉是王師既至而有必克之敵如此

此言陳兵徐上時事二句分如雷句承奮武來進厥四句是將帥士
卒皆以王之武為武也虎臣泛言如臣自怒見怒出于忠憤意鋪言

叶訖 惠此南國 叶越通反 賦也 卿士 即皇
力反 祖始祖也 大師 皇甫之兼官也 我為宣王之
自我也 戎兵器也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
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
皇父者 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
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 詩人作此以美
之 必言南仲太祖者 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 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
音序 賦也 尹氏 吉甫也 蓋為內史掌策
者 命卿大夫也 陳伯休父 周大夫 三事 未詳
或曰 三農之事也 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
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
省徐州之上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 王章既
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 蓋王親命

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
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 直
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
叶蘇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 赫
侯反 業業 大也 嚴 威也 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 王
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
王師舒徐而安行也 紹 糾緊也 遊 遊遊也 釋
連絡也 騷 擾動也 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
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
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
不庭 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叶暖
關音 虓音 虎鋪音 敦淮濱音 焚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 進鼓而進之也 關音

詩經 卷七 七

其眾之集敦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然不可作已執了截彼二句即整我六師四句意
 意以王師之無敵言之但見大權統于天子而六師為之張皇以師旅則嘩也而眾盛焉兵貴神速則如飛如翰何疾如之兵忌寡弱則如江如漢何眾如之其靜而斂也則如山之苞不可動其動而縱也則如川之流而不可禦綿也焉部伍之連屬莫得而絕之也翼也焉行列之整齊莫得而亂之也其機之密也則應變無方不可得而測之也其鋒之銳也則所向無前不可得而克矣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戰必勝矣夫誰與王敵哉

此是征伐時事首句提起數如字不作喻說乃形容之詞如飛如翰言從事敏而赴聞疾可以履其不及備之謀也如江如漢六師眾而羣雄集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也如山之苞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卒然臨之而不驚也如川之流貫陣而來擁眾而至銳然當之而不懼也綿也言部伍聯屬首尾相顧非衝擊之所能離翼也言行隊整齊左右奮揚非掩襲之所能潰也不測言奇正互發離合無常知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言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其力也濯訓大是解意耳有洗濯夷氣感與維新意

采章然王之服遠豈特兵威之盛已哉蓋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皆以純心而行純政允焉而信塞焉而實是以天討一臨夷心自服徐方之背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渙散者既于我而來同焉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非天子之功而誰功乎且天子有此行者為徐方亂四方故今四方免兵革之亂

其

而悉獲平定之休徐方不特既服也感心服而不回焉至是所謂惠此南國者無不惠矣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之歸而已豈又處于是哉天不假以威而服以道此帝王師也詩人所以美之
 此成功而班師事也歸功于王猷上王猶本平日內修外攘克允信而塞寔此中興之本也來者歸附同者集合就心服上說皆信寔之猷乎之使然故曰天子之功四方三句只就天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七字截來庭稽首而稱臣也不回革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就徐夷說王曰還歸即日班師見昔之親征非得已意正應前南國三農之命

瞻仰全且此刺幽王寵褒姒以致亂且以亂降自天生自婦人為王見得女禍盛故詩人親婦寺近而止人遠女成盛則外戎乘此定勢也以明首章非天降亂意而未詳欲其法社以救亂也

首章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也曰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者予觀今日而知禍所從來矣彼吳天以惠民為德者也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固已使民甚病而不寔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凡士與民皆受其病焉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人小人為之蠱賊其為害也靡有平夷屆止之期用刑不得其當有刑罰為之網罟其為害也靡有平夷瘳愈之日則士民之病也將何時而止哉

瞻仰二字還是望惠于天惠是惠顧之惠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勿以國體政言此乃人所為而歸之天者無所歸咎之詞任用非

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嗶嗶難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苞叶鋪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

徐國叶越逼反○賦也嗶嗶眾盛貌翰羽苞也濯○王猶允塞徐方既來直反徐方既同

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朝回還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名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

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邦靡有定士民有瘵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久厲亂瘳病也蠱賊害苗之蠱也疾害夷平

屈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

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

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小人為之蠱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二人有民人女覆奪

人刑罰不當無有平夷屈也。平夷瘞愈民之所以病也。三意而竊賊網罟之病何以言之。彼土田人民各有分守也。非有此竊賊之害是以人有土田女反取之。以為有人有人民必反奪之以自利。則所竊賊乎人者無所不至矣。刑罰之施貴得其平也。惟有此罪罟之害是以此宜無罪女反收之。而加刑彼宜有罪女覆脫之。而不問則所以網罟乎人者無所措手足矣。天何為降此大亂使斯民之病一至此哉。

此章顯官淫刑。俱以王言。上四句承上。而述其拘繫縱釋者。反覆之不當也。米邑所以養君子。而反為小人所有。舉此便是竊賊無罪者。收之有罪者。脫之此便是網罟。所謂士民其瘵者如此。三意要其所以致亂者。非無由也。彼君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宜哲也。故有哲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義為善。無所事哲也。哲則適以生事。啓釁而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梟鷂。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蓋以婦有長舌。能變亂是非。而禍亂之階從此始矣。是以至于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戾者。豈出于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君子之言。非養德則規過。常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倚而為亂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此以亂匪降自天。寺人。二句為王始借哲夫以形容婦之奸。終兼奄人以其哲婦之惡。無非見亂之生自婦人。哲夫只引起詞。折本男子之德。若婦人而哲。必將預外政。未有不傾國者。懿即根上哲言。據其外非不懿。美究其意。反為梟鷂。正以其多言能階亂。故也。總之厭惡之如此。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直非自天降矣。末兼婦寺者。與婦人相倚為奸者也。為譖為勸。惑君心。小人得志而刑罰不中。皆由于此。

何意然婦寺之惡。可勝道哉。蓋其外騁智辨之巧。以窮人之言。內藏伎害之心。交詐無常。其始倡為譖妄。而偶有其驗。復欣然以取幸于君。縱使為潛于始。而終或不驗。于後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偃然自安曰。是何足以為愚乎。婦寺之敢于為惡。其情狀蓋如此。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猶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全賈獲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非其所當識矣。然則婦人治內為職。本無朝廷之事也。乃舍其本職。以圖之。是于預國家之政矣。則豈為不慮哉。觀此而天下之亂。信由婦人生矣。

之此宜無罪女反收。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之。拘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叶居亂匪降自天。叶鐵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奚反。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時維婦寺。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位反。時。維。婦。寺。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為梟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義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鷂。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俱

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鞫人。忮音忮。譖音始。竟音佩。叶。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賦也。鞫。窮也。忮。害也。變也。譖。不信也。竟。終也。背。反極也。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愚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全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天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天

大雅 卷七 三

今王舍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謹為忌何哉且天降不祥庶幾
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言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迷亂而不知自
修之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也宜矣安能
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此窮其本由于婦人而歸咎于王也何以刺何不富設為詰問今
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是時大戒之變未發而曰舍介狄者蓋婦
人敵入皆指類也中國有婦人之王則敵入入中國之兆矣不祥即
刺與不當手憫恤之意威儀不類望之不似人君也人之云亡根惟
介畜思來如脈絕瘁如病危單承人亡語

天意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寧能怒然乎懷乎彼天之降禍殆無
寧白不可為不多矣所望者尤賴吾國之仁人或可以回大之意也今
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
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降亂已為窮促不可為不近矣所望者猶賴吾
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
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

此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微王也維其憂喪亂之多有外至虜
意維其幾喪亂之近有幾彰禍迫且兩言降罔只是委七語不甚重
所重只在人之云亡心之憂以救亂之無人也
余意夫天之降禍固為可悲矣獨不可以轉禍為福乎彼泉水瀆瀆上
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始自禍亂之始代已先憂之矣
然而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然終無
可救哉誠以觀七昊天雖若無意于物其功用神明不測苟有以感之

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人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諂而
遠色無忝于皇祖之攸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圖回天變豈但尔之身
可延不絕之緒哉雖子孫亦蒙其福矣不然邦國殄瘁吾不知其終也
吁此知君子忠厚愛國敬天恤民意矣

此以無忝皇祖式救尔後二句為王首言泉之發必有其源與憂之
生必有自始寧自今矣言自始婦人宮之初即已憂之君子明見幾
先大率如此但真含蓄不得明言不自我先二句蓋怨詞也天之克
鞏要在禍亂中見出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蓋剝復
相尋勢所必至無忝皇祖以親賢遠色看式救尔後指幽王之將來
與其子孫說言及于此深欲幽王敬悟備省使知正人用則邪人決
退可見周家之天下尔祖以哲開之此時有窮窮之淑女無所事者
故城成今日以泉鳴之哲婦無所事抽故城傾婦德之係于天下豈
淺鮮哉

冥天全直通詩刺幽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宜以維今之人二
句作主以潰七二句作骨總是亂極思治之意也

首意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也曰夫人君操賞罰以進退
天下用舍不可不審也于今深有可傷矣彼昊天本仁覆憫下者也今
乃疾威暴虐重降喪亂之禍而病我以饑饉之災使其民盡至于流亡
內而中國外而疆境悉以荒虛而無人也天之虐人何其慘哉
此言天降災而致民困危也一順說下流是流徙壯者散而之四方

何以刺叶音切何神不富叶方音舍音捨爾介狄音狄
予胥忘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
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
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謹為忌何哉夫
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
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
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

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天之降罔維其
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
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也罔罔苦優多幾近

重言之以 ○譬音必泐音弗檻音胡覽音反泉維其深矣
警王也

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下
五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

爾後興也高遠貌鞏固也 ○言泉水瀆瀆上出其
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
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

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
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
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
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叶痍音音我饑饉民
卒流亡我圉圍音音卒荒賦也篤厚痍病卒盡
也居國中也圍邊陲

亡是死亡即老稚轉乎溝壑因而土地皆荒虛勿對說○一說罪罟
即饑饉舉世顛通有羅子細習之意亦好

三意然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耳彼天降罪罟之災重為斯民
之害而使之流亡者豈天變為之哉蓋以蠹賊之人能內潰人之心腹
昏稼之人不肯供其職業此二者寔潰亂邪辟之徒富深惡而痛絕者
也王乃信而任之使之治乎我邦則豈不至於荒亂乎是以上于天怒
而致此網罟之亂也

此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為致亂之由天降罪罟買下說
即指蠹賊昏稼之人言凡此輩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本
由王用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曰蠹賊曰昏稼曰潰曰回適總
是醜詆此一流人亦不須以稼喪為奄官未稼有蠹賊其害在內國家
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上訓潰如難疽之內壞昏稼廢恭
謂心志昏亂稼喪不思其職業回適指蠹賊昏稼之行清與便字
靖之意同夷與亂生不夷意同

三章且見小人在位事也然肆其頑慢而不修訛也然終為毀謗以相
傾此則素履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于就七業
業甚久不盡無一時之豫急者宜乎久于其位也而重見貶黜不得以
居其位焉用者不賢也者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國欲無亂得乎
此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小人臯訛正與君
子兢業相反我位即指兢業之人言非詩人自我也曾不知孔貶歸
重啓王上

何意以今世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國脈日蹙無有生意如彼歲
早之時草枯稿而不能遂茂如彼樓首之水而不濡其澤斯民之無生
意如此則國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此非小人
人之所致哉

此承上說來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歲旱三句形容民之憔悴
惴惴如字乃形容之詞非喻也雖蠹賊昏稼者斷其治服舉訛玷缺
者固其治源故民憔悴王澤枯稿如歲旱之草不濡其澤如樓首之形
無潤澤民生有此等景象邦家之殄瘁必矣此皆任用小人所致焉
有不亂者

三意大國至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能自已乎思昔先王之時天下
殷富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疾也而今世之疾雖不可與
先王之世例論然猶得以苟且圖存又豈有如昔之治乎此皆小
人為之也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趣如疏之與糲其分審矣曷不自
替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君子得以有為而斯民復觀昔日之盛乎惟
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倉促引長憂之深而不能
自已也

此重傷困窮之甚而嘆小人之可憂也四句緊連說下重下二句疾
即上饑饉死亡說此不富更甚一層所以致是者以君子載尸而小
人用事故下遂言小人之不避君子而憂之彼字指小人小人潰亂
邪僻猶糲米之疏也斯字指君子君子純糲精是猶精米之糲也小
人自己合知避君子故云胡不自替愴况憂亂無精緒之意

天意夫小人不替而君子甚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
曰池之竭矣不由自外之不久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
詩經即景禮主

詩經即景禮主

也○此刺紉王在冊小人○天降罪罟蠹賊
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內訌音紅昏稼卓靡共恭潰潰回適實靖夷我
叶上工反○賦也訂潰也昏稼昏亂稼喪
非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供其職
也潰潰亂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
此蠹賊昏稼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
之治平我邦○臯臯訛訛紫曾不知其玷音
所以致亂也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慢之意訛訛
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
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
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如彼歲旱草
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不潰茂如彼樓西首反我相聲此邦無不
潰止賦也潰遂也樓首水中浮草棲於木
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
糲音胡不自替職兄音斯也賦也時是疾病
精矣替廢也兄悅同引長也○言昔之富亦
嘗若是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
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糲其分審矣而
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
至於愴况引長○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
我躬○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
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
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

大雅 卷七 六

亂為適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為致亂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滋其
罔極之好而肆其廣溥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間專為此故此心至于愴
悅日益弘大而憂之曰今世之亂如此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蓋未有
天下皆亂而吾身獨無者雖欲免于憂不可得矣

此言小人誤國亂之本也上四句是借字發意重兩自字言小人明
明階亂而人曾不識此者是池竭由外不入而今不云自頌泉竭由
內不出而今不云自中此所以縱恣日甚而其禍遍矣故曰溥斯害
矣憂必承害溥來不裁我躬非獨為一已慮正以見其害之溥也
采章夫感今日之事固可傷矣而追思古昔之盛其用人為何如耶昔
我先王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虞芮
質成而來天下之歸心其曰辟國百里皆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誰賊昏
桀之人是以犬戎內侵諸侯外叛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
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
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于憂懼之中寓與望之意可謂忠愛者
矣幽王終不知改周安得不東哉

此正言今日致侵削之事而追古傷今蓋深嘆王之不用舊也但說
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說意引而不發
到末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辟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如虞芮質成
而歸周者益眾非并而何于驪山見四夷之侵于繡葛見諸侯之叛
非覺而向口辟日蹙其言其有百里亦以意會之也當時去宣王中
與不遠其老成者尚尚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存之不用
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著意味無窮

薛方山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此節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
周名之盛以寓亂極思治之意猶下泉之終變風也

定字曰此詩及前篇皆在倦上祖治之意前即望其改過而無忝
尔此詩期其改圖而用舊人審如是則召公猶可泰如大邑之不
遠復孔子之勿憚改秦穆之自誓漢武之輪臺何至百里之自慙而
召大戎驪山之極耶
潘登江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故雅詩猶存幽王無道而平王不
復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上之也
兩論周南係周公召南係召公明化之盛必有闕乎二公也風之終
係于幽雅之終係以召晏明化之衰必有思乎二公也

孔氏疏雅不言周禮言周者以別商禮也周蓋孔子所嘉也蓋周公相
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然其次第之先後
則不可究
總星驗文德在人心上首六句分上言景祭者
感入深也
清廟此周公既成各言其功

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日益
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曰
蹙國百里於烏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叶巨已反○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
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
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
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
以益眾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
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蹙國蓋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
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
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其

首章稱晏天卒章稱召公
故謂之召晏以別小晏也

頌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一章七百六十

九句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

於烏穆清廟詩雖顯相去濟濟多士秉

維清章此亦祭文王之詩曰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使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績之使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文王之典皆闡天德之精而備于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子今其間開國承家者用之而成永清之業繼體守成者用之而成日靖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所以兆一代之文明之祥致萬世太平之盛焉不為周之禎祥乎信乎後人所當清明而緝熙之也

交王之神在天文王之心在法必清明而緝熙者以文王之德原維熙敬止也有成兼勳業守成言禎字積根有成來

烈文章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曰宗廟之祭我主之而辟公相之者也今日之獲福豈我之自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竭誠以助祭故神之格思而錫此祉福之大也是福雖錫于先王而所致之者則辟公助祭之功居多矣然非惟惠我一身已也且惠我以無疆之福使我之子孫永保此祉福于不替萬年如一日焉

烈文二字輕烈正替其交祉福說得廣節撫成業致盛治非徒富貴也祉福就王者一身言下二句是祉福衍于無窮四句緊相連一稍斷便非口氣

無封節天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尔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制無封以專利費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維王固當隆殊常之

禮以尊崇汝矣又念尔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人功則崇及尔身未足以為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尔之序而益大之所以嗣汝爵而保尔祿者將與吾之子孫相為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

謂皇之只統緒相傳永享爵土便是益大非加地進爵之說錫福報功俱以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言之

無競節然我之意不止此也勢力非強莫強者其道平能盡人道而聚善咸備則大道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為訓矣何強如之爵位非顯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眾理必其則盛德立百辟之準百辟雖眾皆于我乎儀刑矣何顯如之夫道德感入如此觀諸前王可驗矣於乎前王沒世雖云久矣而今之天下猶其訓之刑之而不忘豈有他哉亦以前王道之強德之顯故耳汝辟公能于道德是勉則所謂崇之皇之者自乘于不替矣可不勉哉

此又欲以道德下將先王感入者來做勸諭正見不可不修也只重無競不顯上四方訓正見此強百辟刑正見其顯與大雅重感人者不同前王不忘正道德之維係人心處但訓刑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

天作全首此以大王荒之句為圭言太王上承天意以勸業下啓文王以成業也重在太王上不可以太王交王平說

天作章此祭太王之詩曰國之興也必有開創之君以肇其迹我周業成矣太王之功寧可忘哉彼岐山之高天寔作之以待興王之君者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禮音迄音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清清明也緝績熙明肇始禮祀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封靡之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天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

王當曾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無競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呼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後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

天作高山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司頁 卷八 三

太王于是上承天意以荒治之彼國作于前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焉一岐山也太王作之于前而啟文王以安于後以故昔為險阻之區今則人歸曰聚而有平易之道則太王之創造以貽我後人者實惟艱矣為子孫者撫盈成之業思締造之艱尚當以友王康之之政上承太王作之功此岐山不替永為萬國朝宗之地可矣否則豈太王望我後人意哉

三之字真指岐山言高山而曰天作是天有意以俟太王以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君民授田看作字即指荒字說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類彼咀矣句重太王啟文王以安岐土有夷之行則見地開民歸矣子孫保之不是泛泛去保有修德行政以保之意

昊天全自上二句本受命之旨下著保命之功重成王也宜以不敢康

昊天此祀成王之詩也曰我周王業創之固本平文武而守之定賴于成王彼昊天祚周以天下既有一定之命而文王武王是受之矣使承之者非其人亦何以保是命哉惟我成王繼文武而受命兢兢業業唯恐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康寧焉但見其夙夜積德以承藉乎天命者其德已造于宏深無一理之或遺又極其靜密無一物之或雜是成王所積之德即二后之德所基之命即二后之命矣嗟我成王其于文武之業能繼續光明而繼述之心殫盡而無餘矣故今能安靖天下萬國咸寧視四方攸同四海永清之日猶故也祚周之命寧不保之于無窮即此成王之功所以為可頌也

成命如維新之命臨汝之命一定無收移之意受之本德說不敢康者兢兢業業也恐墜此命也二句一申說下不可不存心積德平看其存心即是積德也夙夜是工夫無有間斷存密乃工夫到極至而德已成矣有是德之宏深不淺陋處密是德之靜密不疎漏處維新是繼續先業而能增光之意盡心如觀文讚揚武烈皆是此二句本上修德保命而嘆美其能守業而能盡心也靖則禮陶樂淑無異文武之成和永清也

張壯來曰有密自心體言心體即天命之基也有則與天命之合私者合密則與天命之精一者合此樣心體全在不敢康上得來而夙夜正用功處也

我將全首此詩重親也還不可把親也前也平看在此章分上與天與文王之享以祭時言未欲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註宗祀云者蓋祭祀之法示有德也古止有郊天之祭而無明堂之祭此周人以義起者

首節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曰明堂之祭主之者上帝也我當季秋之月而舉享帝之禮所以將而進之享而獻之維此少牢之三太牢之牛焉一念享帝之誠固將藉此而少伸也維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之來格而降牛羊之右手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異天之享而不敢遠必其享二我字有深意來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禮義具備與園已不同意維天其在其字與望之詞我盡誠敬以尊神曰有神鑒我而飲其尊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一說牛羊將享非單以

咀矣岐有夷之行叶戶反子孫保之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咀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眾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命宥密於鳥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

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賦也將奉

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儀式刑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儀式刑

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虛

良之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反之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

之事天維天其右亦非以單祈天之享但文有典而天無言只假牛
羊以審意耳兩維字似宜解作止字言我之所將所享者止羊耳止
牛耳此可望天之享乎天威難測當必有出于將享外者亦可以與
其享也如此合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

節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文王有典則以貽子孫我其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以靖四方之民焉一念享親之誠寔藉此以為之本也則此
錫福之交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

上二句就已然說見感格有素意則自象之為儀矩獲務之為式顧
畏持之為刑登言儀式刑見無一不法文王典即禮樂刑政日靖謂
無時不法文王法典即所以日靖非兩層伊蝦句輕祭時稱之之詞
以典貽後人即以治安之福貽者既者幸詞右享者居常之志氣流
通故臨祭而感格也

我其節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我敢幸其既享而自建哉我其自
夙而夜憂勤惕厲當畏天之明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也蓋
天與文王一也畏天所以畏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
之降鑒亦有常矣不然其降鑒乎我者未必不厭棄乎我也而不可敬
哉

二句一順說下威字只是日鑒可畏意畏威以平日敬天無時不然
說時保時字從夙夜生來保者守而勿失也此句兼天與文王言須
知首節詞氣便凜凜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
文王以靖四方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思想如此
鄒虎臣曰此項上來言文王之所以享同在今日將享于天而在平

時法典以日靖故必夙夜以儀式刑之心見天威于日靖之中法典
以日靖是未宗祀以前之畏天威也畏天威以時保是既右享以後
之刑文典也

爾考園丘之祭以天道祀天則稟藉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牲因陶粟
掃地為壇而祭配以始祖所以明尊也明堂之祭以帝道祀天則牛
羊以為牲重簋為器鼎俎之實且薦用熟配以近祖所以明親也此
正明堂祀天而配文

時邁全旨此詩武王告諸侯口氣皆以巡狩一時言之宜以昊天其子
之句為主首節是巡狩而與天眷次是以神人受職信其君天下未
是政教兼舉信其保天命皆見天之子之也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
與昊天其子庶

時邁章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曰我周當商命變革之初正人
心望治之始我也以諸侯無統則玩百神無主則瀆乃起而時巡之于
以朝會諸侯祭告百神焉是固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子冲穆之中
有以默相乎我而子之以為神人之主政教之宗乎否耶吾誠不能無
望于天矣

時邁其邦言承下戈甫定之時周行方無以秦巡狩之典也此乃革
商之后最初一巡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其云殷國殷眾也亦勿
認時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子之以命為神人之主言其字勿
泥註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以
下節驗之自見
右序節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焉天子我周定右之于
寺經部農曹生

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饗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所以降鑒之意乎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園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

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賦也邁行也邦諸侯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平哉蓋不敢必也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右尊震動疊懼懷柔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

司員
卷八
五

以辨之筮以會之將也然其畢集由是和聲所感三后來格福之降也

不獲其多乎此言樂甚而獲福也將也。要見三后功德宣播其中意降福重在

功德之盛足以裕後上然亦不外守是皇之命而維無競之烈

降福節夫隆福稷也而多則必簡也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苟也威

儀之著反也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敬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

簡而大獲也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競奄有之遺澤不其龍承于

不替哉天功德盛于前而福祿降于後此三后所以可頌也

思文全其稷以禮事開國人知其功在養民不知立民命即立民之性

雖教敷在司徒而文明實係稷先開之矣故闢其功曰克配彼天也

以思文為主思文在木句見之是詩也養民之功形容到極處

思文章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曰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

祭人知我周尊后稷以配天矣孰知其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疇生

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經綸造化真

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蓋天生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教民稼

穡使我悉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貽我民以

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編養下民者稷惟承天意而偏之于民是

稷不惟有德于民且有功于天然民生遂則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

彼疆界之殊皆得以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后稷之功如此信

乎可以配天無愧矣南郊之祭誰曰不宜

首二句即影下陳常意玩極字直管至末句要知陳常機數就在粒

食中非有兩層稷自穀舉來牟者月令麥為首種舉首以既其餘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

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力反陳

常于時夏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

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

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

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

命以此編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

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

語而命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說見

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音孺。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救之也臣工羣

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

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嗟嗟保介維

莫音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余於鳥皇來

嗟嗟深致戒勅之意臣工如鄉逐之司農司稼都鄙之田畯田正是

也敬爾在公猶云恪共乃職是也厘尔成就方賜時言成法農法也

如下節所云皆是亦是稟受而行遵其科條如是量度而行盡其意

義總是悉心遵行正敬尔在公之事也

三節然成法之所當咨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制也今何時乎乃

維莫之春而東作可興矣尔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畬之田而受

除何如尔然尔母謂時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莫春之時將受

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天時如此其

治新畬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尔其盡心勸課命我眾人具此錢鏹之

器以治此新畬奄忽之間又將見其錢艾以收成矣夫乘天時以盡人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此昭王以後之詩

國語說見前篇

力反陳

言后稷之德真

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

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

命以此編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

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

語而命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說見

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音孺。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救之也臣工羣

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

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嗟嗟保介維

莫音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余於鳥皇來

力

事正成法所在而臣工所當敬守而咨茹者也其勉之哉

此正所謂成法也首句是叫起之詞維莫何最重是以已至之時戒之保介功王耕藉田者即在臣工內王耕藉以為天下倡故申戒之非農官之副及因卑達尊之說莫春言時之可為新畬正其所當為者舉此以例其餘也如何云者言不知其果治否也有盡力人事之意於皇四句言來既熟谷又將熟見得不可不及時相勸以承天賜也非散之以效亦非以來牟為百谷之占也命我眾人乃農官命之也錢去土者鑄去草者銓及言用銓以及也奄字宜玩見康年之賜來牟意三句總言總東作使西成須乘時以盡人事也語意連說為妙

噫嘻全旨此詩見成王事疑作于康王時所戒農官自司稼專職鄉遂者言不兼都鄙與上章總言者不同故必本其受命于昔而究其盡法于今也

管意此亦戒農官之詩曰農以力田為務而使之協地利盡人力者由上有以勸相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制農官之時既有成法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谷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稷之異種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彼一川之地三十里也使之大發其私田盡三十里而止焉一川之眾十千人也使之皆服其耕事併力齊心合萬人為一偶而並耕焉若然則無不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百穀之所播者廣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格之

命亦庶乎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昭格汝言成王已明訓汝矣就戒命說不粘上成法說率爾以下一氣不斷率是統率督率之意欲播必先耕而耕必駢發以協力也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蓋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眾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不可以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分看人惟以田為己之田事為君之事故多自愛其力田曰爾私耕曰爾耕以己力耕已田必無敢自怠者顧都初曰言播即先耕故云駢發爾私終三十里必野無曠土方播無遺種也言耕須率眾故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必人無遺力方地無曠土也然此兩句不必作兩平

振鷺于西維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

振鷺于西維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

安閑意西維輕容以動容說如周旋進退是也就祭時見之容是尊之詞我是親之之詞杞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遺而助祭又秉精白

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眾人甸徒也疇具錢鈔鉏鉏皆田器也銓穫禾短鎌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擬○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

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酒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松蘇氏曰民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維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

振鷺飛貌鷺白鳥離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播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維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

故借鷺之容以美之。斯容指鷺說。亦有字。正對鷺看。要根。下。來。見。忠質之貴風可望而知也。語意便。色。言。幸。微。退。下。無。敬。意。思。

三章然我客之可美。豈止此哉。觀其在彼國也。蓋。鼓。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愛。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今。儀。令。色。有。以。得。在。此。之。人。心。無。有。數。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夫。聲。與。德。乎。人。心。今。合。彼。此。而。愛。敬。之。如。是。吾。知。好。德。無。間。則。頌。德。有。常。庶。幾。自。夙。而。夜。以。永。終。此。舉。垂。令。名。于。無。窮。矣。豈。特。今。日。然。哉。夫。既。替。其。客。之。美。又。幸。其。舉。之。久。周。人。于。二。代。后。可。謂。喜。之。深。矣。

彼此不兩平乃由此而說彼也。無惡親之為君無敬尊之為客皆已。然事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無幾是幸其已譽非與其將譽就根無。惡數來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譽耳亦要其德之所自致。總見美意若非德足以得人心則數來而譽則隨以失矣何以永哉。

豐年全言此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著神休之溥以豐年為主重歸功于神上。

晉章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曰國家之用恆取足于農而農事之成則神休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彼黍其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難乎其甚執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焉。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孰矣。但見收入積之也。亦有高廩之藏就而數之也。而有萬億及秬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以之為酒為醴進于祖妣而享祀安侑之有資也以洽百禮而燕賓養老之有賴也。凡此言豐年

之慶而福之所在也。而豈我所能致哉。蓋山田祖先農方社之神有以默相天地之功。故致此豐年而用之周若此也。神之降福于我者不甚徧乎。今日報賽之典信不容以不舉矣。

豐年二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二句見之。黍稌舉二者以見其餘耳。高廩二句止見多意不必就黍稌說萬億及秬以廩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黍稌二句俱指酒醴言祖妣家祀也。百禮看本文以洽在下面則所謂百禮即是准將安侑求神獻尸之類降福就方社田祖說孔皆即在上數句內見。

有瞽全言通詩以首章為主首是總敘以發作樂之端。下二節見以樂之盛而得神人之格也。此貳王始制天子之禮神功宗德合諸樂而奏之如昭德象功之義故曰合神。

首章此始作樂而合于神也。曰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后而大樂於是乎作焉。其可美為何如哉。彼瞽以司樂以其善于審音也。今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所以揚功德而洽神人者在是矣。重言有瞽便見備官作樂意言在庭便有合神之意係之以周亦可。以見其為昭代新聲矣。

張壯來曰有瞽句只是提綱之說在周之庭不可忽要見此時先祖在上眾客在旁神聽人觀正在此庭上始作之會尚不備不和何以為一代之完音先祖聞之亦為之不協以此說方見是始作合神。二節然所作之樂何如彼樂必有懸也則設以大板之業加之植木之簾所以懸鐘磬者有其具矣業必有飾也則此回牙于栢業樹彩羽以為儀所以飾簾業者有其文矣小鞀之應大鼓之田而皆懸之簾業夏

貌脩整亦如鷺之。在彼無惡在此無敬。叶丁。潔白也。或曰典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敬。叶反。

庶幾夙夜。叶羊。以永終譽。彼其國也。在國無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亦有高廩。力。萬億及秬。各履。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

皆。叶舉里反。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孰。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烝。進界。手洽。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山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合乎神之事也。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

縣鼓鞀。音。磬。祝。尺。叔。圍。音。既備乃奏。叶音。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鞀。如

周頌 卷八 七

商之舊制于是而一變矣。柄將有軌垂擊有聲而又侈列祝園始終之
條理于是而皆具矣。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木革之交
宣也。而此編竹之簫並吹之管亦從而備舉焉。蓋合衆音以成聲而為
一代之完樂矣。

此言備器而奏音。簫上有業。上有崇牙。樹以彩羽。總一器而盡制
盡飾如此。儀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縣鼓周制非鼓名。即指應田
而懸于簾業之上也。此已變夏商極足之制。軌以節樂。磬以收樂。祝
以起樂。圍以止樂。既備指上六者。言奏對上設字。看無不備。舉作之
此節序太合諸樂意。

宋節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動和。嗚嗚然
厥聲之和。純如之內。而有嗚然者存。雖矣而未常不肅也。嗚如之中。而
有緝如者存。肅矣而未嘗不離也。肅離相濟。其鳴也何嗚也。其利乎由
是和聲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冥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也。雖二王之後。為我客之辰。止者亦皆永觀音樂之奏。由一成以至
六成。無有于厭。數焉我客。且然况先祖之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乎。
信乎我周之樂極一時之盛矣。

此乃咏嘆其所奏舉者。極其美盛也。嗚也。二句一順說。肅離和嗚也。
是嗚也。而和嗚也。肅離也。先祖是聽。根上二句。來要本功德說。功成
樂作。足慰其靈也。我客觀成。則樂之美可知。故由是以為盛也。
獨與全直上四句。言魚之多。下言薦廟以獲福也。周人季冬薦魚。春
薦鴈。司歌此詩。故一詩而兩用也。
言言此為于寢廟之樂歌。曰孝子之祀先也。蓋獨在備物。設精誠既至

即時物之薦亦足以告虔。茲之以是而薦魚也。何如哉。猗與此漆沮
之物。是水所萃而魚之所育也。積柴以養之。潛于其中者。則其多
也有鱸也。有鮪也。魚之大而異者。無不備矣。有鱸也。有鮪也。魚之
小而美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
焉所以貴四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祖考歆其時食之薦。而景大
之福于是不介矣。豈虛哉哉。

漆沮只以產物之所言。是與起語。直極重在積柴養魚。上有鱸二句。
正言其多。享祀正是薦魚也。真作祭說。景福說。即帶着漆沮說。亦
無妨。

籥離全直此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重得人奉祭。上直以第
二節為玉。見今日得合萬國歡心。以尊崇皇者。實皇考之德所致
不敢忘所由也。不是推其奉祭之由。

言此武王祭文王之詩也。曰天子合天下以為家。則亦合天下以為
孝。要之不能無賴于先澤。焉今我之祀先王也。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
廟。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雖上其和無所勉。強其至也。
肅也。其敬而無所怠忽。如如是之和敬。而相天子之祭。皆維維也。皆
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率是百辟者。但見泯至和于無迹。欽至敬于
無形。惟著天穆上之容而已。

有來至止。分在途在廟。總只言諸侯之來。雖上和順從容肅恭。
敬。禮其穆也。至和無迹。至敬無文。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
俱就。終時言。須得由內而見。平外意。肅離穆也。上不重天子諸侯
三章。彼祭必有牲也。於此和敬之諸侯。薦其廣牲。以相于陳祀于宗

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遠。自
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錐
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啟。
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鉏刻以木。長尺
樂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嗚嗚音。厥聲
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嗚嗚音。橫。厥聲
肅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
叫庭字。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闕也。
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
在位。我有嘉客。蓋
尤以是為盛耳。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於宜。與音。漆沮七余。潛有多魚。有鱸。有鮪。
有鮪。軌反。魚條音。膏音。偃音。鯉以享以祀。織反。
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鱸白鱸也。月
命。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
寢廟。季春薦鮪于
寢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以。景福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
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鱸白鱸也。月
命。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
寢廟。季春薦鮪于
寢廟。此其樂歌也。

有來離離。與公叶。至止肅肅。相反。維辟音
公。天子穆穆。賦也。離離和也。肅肅敬也。相助
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
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
也。於音。薦廣牡。相上。肆祀。叶。養假。古雅。哉
皇考。叶音。綏予孝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

皇考。口音。綏予孝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
皇考。口音。綏予孝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

皇考。口音。綏予孝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
皇考。口音。綏予孝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

廟之中是慈萬國歡心以祀我先王而以天下教矣在孝子之心方欲
皇考之一享也此大哉皇考庶其享此廣壯使早孝思之誠遂得而安
我孝子之心乎

薦廣壯助祭內推出一事言祀事而曰肆禮肆陳也謂陳牲以祭之
事也天子舉祀有諸侯薦廣壯以相之正是肅雝意所將者此以與
祖考來享而曰綴予孝子謂今幸得以天下奉其親必親心受此天
下養然後心安

故而

言先王道德全格大而裕後宜以心之虛言折以心之靈言文以繼
云云言武以剛健言宜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維宜折斯
盡人道維文武斯備君德燕及皇天及宇內有安民意天以安民為
心民安則天心安克昌就文王得天眷言厥后即武王自言然不重
天眷重文考來眷上

采節昌後之實何如彼人之不可必得者壽也今則綴我以秀眉之壽
有以膺景福之靈長焉人之所不可易致者福也今則介我以繁庶之
祉有以極天下之尊養焉皇考之昌後如此故我今日得享和敬之諸
侯薦廣壯以相予之孝享既右烈考以天子之禮天下皆以父道尊之

矣亦右文母以母后之儀而天下皆以母道尊之矣是其右之者我也
而所以得右之者皆昌後之所貽也向非皇考則予何以有今日哉

綴我介以承昌後直下眉壽自來受命言繁祉自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言作已然看右尊以天子禮樂打轉得諸侯助祭意文母帶言
觀亦字可見

載見全言此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因歸其錫福之功也三節叠
叠相承說去當以率見昭考二句為至重助祭上

首節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曰王者之奉祭也合天下之孝以為
孝斯敏天下之福以為福今日之祭其所賴于辟公者豈其微哉吾方
有事於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當其未祭之先其載見辟王
也亦曰禮樂法度聖朝自有常憲于是稟而受之以為恪守之規焉耳
且其來也見之車上有交龍之旅其色則陽也而鮮明也賦前之和旂
上之鈴其聲則央也而和也為響之條響自之華其聲則有鶴而和也
周官威儀侈于見聞之間列侯制度燦然文明之盛不亦休有烈光者
乎

此見諸侯謹朝職而盛朝儀載與再同謂昔見武王今見成王也厥
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茲特申求之耳龍旂和
鈴條華作二項看所見所聞有以君賜輝上國意故曰烈光亦要本
忠順之心所形

三節夫諸侯之來固以尊王章亦以供王祭也由是率之以見昭考之
廟合萬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
物兩盡矣

寺一經郎震典主

眉公

卷八

皇考文王也綴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
此和敬之諸侯薦廣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
哉之文王庶其享之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
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
及皇天因反克昌厥後此美文王之德宣哲
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
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
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
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
也諱其名而廢其文綴我眉壽詩反介以繁
祉既右又烈考亦右文母右尊也周禮
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
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
以多福使我得以
右於烈考文母也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
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

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
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 音辛音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

央 音 條 音 華 有 鶴 音 休 有 烈 光 賦也載則也
發語辭也章

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賦前日和旂上曰
鈴央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
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 率見昭考以
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孝以享 叶虛良反○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
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

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
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
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音烈文辟

周頌

卷八

十

此率入觀之臣于享親之禮也。率見昭考時王率之。孝享天子事諸侯時助之耳。說者皆以孝是內志，享是外物，然孝是主，享亦孝中事耳。

宋節孝享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壽，使我永保乎思皇之多祐焉。天以壽考而保佑，則多福于此而歛，誠為天下之純嘏矣。然豈我所能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壽與福兼隆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予之孝享于先王者固惟辟公之助，而予之受福于先王者亦惟辟公之功矣。予敢忘所自哉。

以介眉壽承上孝享說來。福壽不平，重壽上多祐不外富貴。此三句宜串說，獲福以保多祐，即謂之多福，即謂之純嘏。綏以句就諸侯致之言，本和敬以相祀說，俾緝熙句自我得之言，猶諸侯綏之而使我得之也。

有客全旨，此詩為微子始封於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古人必于祖廟故來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首節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曰：大人之德，苟可係吾之愛，一見未足以辭情，一去適足以增悲者。今我客是已，彼微子來見祖廟，我周固有嘉客矣。但見所乘之馬，則亦白其馬，仍殷制之舊也。從行有旅，則美且敬，皆選擇之賢也。是其始至之時，其可美者如是。勿提起重看，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儀與馬與旅分

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閑七落到人上，見無不可愛為得美，且就旅言，主要得初至今人快觀光景。

三節夫我客之至，固有以動吾之愛矣。奈何繼繼未已，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近而計之，特宿也。而已宿之外，將浩然有歸志已遠而計之，特信也。而已信之外，將藐乎不可親矣。吾將何以為計哉？殆必言受之繫以繫其馬，庶幾馬不得行，我客亦得以少留而不至于信宿可矣。繫馬與下追之，皆是設詞，全要描寫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意。

末節信宿之外，決于去矣。又將何以為情哉？我則薄言追之，挽其已駕之車，以為復還之舉。凡可以慰其心而留之者，無所不用其情也。且爾之急去而不可留者，豈以我待爾薄耶？彼天子禮樂品器之大者也。全爾統承先王時，用天子禮樂，亦既有等威矣。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固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緣彼而少留哉？吁，周人于微子可謂盡其情矣。

追以身言，緩以心言。左右是形容其留之無方，典秩非侯慶之常，便是淫威便是福。此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而自多其所與也。大武全旨，此詩全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以安民為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善繼文王處。故特因以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是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

首節此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曰：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况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皇大哉，我武王也。致一統之盛治，建不世之大功，其功烈之盛，孰得而競之。所以然者，果孰開

詩經鄭風豳風

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補反有萋有且，上敦音。琢其旅。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一宿日宿，再宿日信。

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薄言追之，左右綏之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人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音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邇劉者，指定爾功。辭皇大也。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詩經卷八 七

而孰傳之耶。蓋由信有文德之文王修和輯寧三分有二而創于前者。有以開厥后之不緒。故我武王嗣而受之。典弔民伐罪之師。為應天順人之舉。勝殷紂于牧野。遂止其殺。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焉由是天下大定。四海永清。而成此莫強之功也。向使文王開之于前。無武王繼之于後。何以成功哉。此武之所以為大也。

於皇句叫起無競維烈。渾七合安民意。尚說不出。允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看言克開正。以起下武王能受之。耳受之。乃武王嗣文王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緒也。遇劉非是。止殺之。殺言勝殷而止。其殺有示天下不復用意。正武之所以通文之窮而定無競之功矣。

閔予全旨通詩以維予小子二句為主。首言其可閔而思皇考之孝已。含當敬意。又推已所以勉敬之意。總根上敬字言之。

首節此成王免喪始朝于廟也。曰我當免喪朝廟之日。正繼承先緒之初。而固不能以自寧。亦將何以自勉哉。閔哉予小子。遭此邦家之不造。天命初屬。未有以凝之人心。初附。未有以固之。况又皇考陟遐。嫺七然在疾病之中。無所依怙。思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蓋賢七乎莫知所適從也。予小子何如其可憫哉。于此時亦惟追念我皇考而已。於乎皇考。所以致孝于皇祖者。永世德。永配命。繼志述事之思。終身而不忘。蓋永世克孝也。誠我所當勉哉。

開口說箇閔字。含許多悽愴。可閔在下二句。此三句就有懼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孝。以續緒。繼述言不言已。念皇考。但追想皇考生平。正念之真切處。

三節。念茲皇祖陟降。儀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存。維予小子。當若見我皇祖之陟降于庭。而由之相值焉。此固自事。才五且。孝而要皆此一念之敬為之也。維予小子。自當夙夜敬止。其所以念乎皇考者。亦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見其陟降可矣。

念茲一句。連上文說。正見其克孝處。念字最重。陟降。庭止。即此念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想像。乃思慕其所以行者。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遂以自已勉敬承之。夙夜二字。連看敬亦即是思念在繼志述事上說。宋節我所以如是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王祖。成之者。王考也。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予小子於乎我文王。武王一敘相傳。以及于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不忘耳。如是則庶乎文武之業可。就大化之業可。崇不造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敢不勉乎。

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也。繼序。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怠荒失墜之也。不忘。指序言。然全在思字上。領出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訪落全旨。通詩是延訪之意。以幸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懷判。渙之憂。隨惕多難之懼。見昭考不易。幸而又不幸。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接之。正是幸處。

晉章成王既朝於廟。因道延訪羣臣之意。曰不慎厥始。則難以圖厥終。而道則所以保其終也。我也出亮陰以聽天下。固繼序守成之始也。故詩經鄭氏禮記注。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諡。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二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侯反。嫺。嫺。音在。疾。音於。

音平。呼。皇考。侯反。永。世。克。孝。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嫺。與。熒。同。無。所。依。怙。之。意。疾。哀。病。也。匡。衡。曰。熒。熒。在。疾。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念茲皇祖陟降。庭。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叶去。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皇。祖。文。王。也。承。聲。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辭。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於。乎。皇。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此序而不忘耳。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幸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周頌。卷八。三。

訪汝羣臣謀之。汝政之始。以循我昭考之道。然而其道遠矣。猶未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力求。所以繼之者。猶恐與道為二。而判渙不合也。夫昭考之道。既遠而難繼。况予小子。又未堪國家之多難。則為自靖計。亦曰道固遠而難知。事則近而可循。昔昭考之上下于庭者。皆道之所著也。我則紹其上下于庭者。以治外焉。昭考之陟降于家者。皆道之所形也。我則紹其陟降于家者。以治內焉。庶幾因事以求道。賴皇考之休。于以保吾身。而在朝在家。獲安貞之吉。無悔吝之迷也。尚何判渙之足慮。而多難之未堪哉。今日之謀如此。羣臣以為何如。夫當蒞祚之始。即為訪道之謀。成王所以為其命主也。

落乃蒞政之始。非即位之始也。道之圖厥終者。在圖厥始。故訪落以率昭考之道。未有艾。本悠哉。來將予二句。以工夫未純一言。維予二句。又言道不容不求也。多難就天命。勿集人心。未附上說。紹字應上率字貫下二句。紹庭是法其治國之道。陟降是法其齊家之道。休字即休道而有資益于人。便是保明。即是休當泛言。且即就身上說。蓋身既保明。則可以保國家矣。

敬之全道。上章是成王述羣臣戒已以敬。下是答羣臣之戒勉已以敬也。總以敬為主。而歸重末二句。上見非敬無以祈天永命。而非臣無以輔弼之也。晉章成王受羣臣之戒言。此若曰。我常以道而訪諸臣。亦以道而正諸我。其告戒之詞。有曰。吾王以一身為天下之主。固宗社國家之所寄也。尚其敬之哉。敬之哉。所以當敬者何也。蓋天道甚明。而去留乎奪特于敬忽之間。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在上。而不吾察。當知其

聰明也。豈常若陟降于吾之所為。無一日不監臨于此者。使一有不敬。天必棄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乎。

此述羣臣之戒詞。總見所以當敬也。首句重看。就人君心學說。不可認作敬天。聖言敬之者。無事不敬也。顯思只是分別善惡。未說創禍禍上不易句。便有禍福意。無曰是戒詞。此句是轉語。下陟降二句。氣說下。不作兩層。上訓事。陟降猶言上下。祭也。曰監。即是無時不然。意。茲字打轉。承上說。此二句。正說天道之顯。以見命之不易處。

采節。爾羣臣之戒我者。如此。因欲我之勉敬矣。維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是心休念于幽獨之中。擴充于事為之際。庶幾日焉學之。而日有造就之功。月焉學之。而月有進修之益。其所就而將之者。又緝而熙之。以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淨。而復其光明之本體。而后已。然此豈子所能自致哉。尚賴爾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凡夫修己治人。所天永命。可以資吾緝熙光明之學者。日開示于前。使我有持循可也。如是則內修于己。外資于人。庶乎敬可格。天命可常保。始不負爾羣臣敬之之戒乎。

不聰以賢言。日就月將。正是顯學工夫。緝字從日。月推出來。熙字從就。就將說來。入之心。休原自光明。緝熙適得其固然而已。此光明之心。正堪與顯思日監之天相對。而又日顯德行。則德之顯明。而可行者。正以光明之本體。未易臻。須要從此顯處尊行之。則就將緝熙方不。是弄虛頭語。

予其全意。此詩作于管蔡既誅之後。故首訪羣臣。以所當懲之事。而下則示以求助之意。欲懲其已往。正是謹其將來。語意歸重。上。

詩經鄭箋禮注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訪落二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夷反。命不易。去聲。哉。叶獎。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叶律。芝反。○賦

也顯明也。忠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維予小子。叶獎。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佛音時。仔音。示我顯德行。去聲。叶戶郎反。○將進也。佛。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敬之二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愆。後患莫予弇。音。蜂自求辛螫。音。周頌 卷八 古

言系如女... 實意此亦延訪羣臣之意曰凡人之情無所懲于前則無所謹于後予今何所懲而謹後日之患哉彼蜂小物而有毒本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乃自求辛螫之毒是辛螫者蜂也而輕使之失實我始之不謹耳桃虫小鳥而能變大本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乃折飛而為大鳥是折飛者桃虫也而輕信之失實我始之不慎耳凡此皆予之所傷于前而當懲者也然予方幼中未堪國家之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肘腋之間目求辛螫蕭牆之內輒起折飛其情誠可憫也尔羣臣奈何舍我而勿助哉噫成王可謂慮患深矣

懲患不平知所懲即是謹后患玩本文而字可見成王不忍直斥管蔡故借譬鳥為詞以寓痛切之意宜作賦體莫作喻說作文只在蜂鳥上發揮管蔡事勿露出莫予二字貫下即上懲哉意其蜂輕使之過桃虫輕信之過此皆誤于前者多難泛指王室新建天命人心未固言蔡指禍患言集有萃聚意末字又字緊相呼應見防之而不勝防也

載及至且通詩重報賽上宜以末章為主自首章至及穉言耕耘收穫為稼穡之事為酒至之寧言祭祀燕享為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意而推其由來之遠正見神功之當報也

首章此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曰農人以力田為事而豐年之慶則神休之所貽也今農事固有成矣而敢忘所自哉彼三農之事耕其所先也使草木不除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待乎春也載及為而除其草載柞焉而除其草木既除則耕無所滯其耕則澤也焉而土之解散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此既耕之矣耘亦不可緩也故時乎夏也合于人

而為耦協其耦而並耘凡為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間無人之不遍矣繼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芟作不是耕蓋將耕而先芟除其草木及耕以鋤之斯上膏澤也而解散也于耦是一川之眾于耦遍于畝畝亦見無曠土意首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之齊次言耘之齊而未及耘治之美故下復申言之侯主節以耕之事詳之彼總理田事者有主而為家長焉又有長子曰伯仲叔曰亞眾子弟曰旅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亦齊矣又民有餘力來助而謂之疆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在田其婦饁焉而飲食之衆噴然其有聲也為夫者見婦之來饁則媚其婦而慰勞以順之為婦者見夫之耕作則依其止而慰勞以愛之人心協和眾力競勸皆以有略之利耕而始事乎南畝之間所謂其耕澤也者予是乎無遺力矣

此申言耕之事以見人力之齊首三句有內外協力意有噴政映六者之衆而又以起婦饁士句噴然食之聲思婦二句交相勸勉體愛氣象亦見太平光景有略二句無一人不力矣饁是耕中事不乎看此總言春耕見男女長幼盡力于耕如此則草木之荒穢宜乎無不治矣與首節意應

播厥三節以耘之事言之但見播厥百穀之種其是含氣而始生而生意萌于內矣既而驟然茁生而出土而生意發于外矣然物雖同時而生間有受氣足者則傑然而生長矣迨去氣化皆齊則苗皆厭然氣足而盡長矣由是而耘之則綿其詳密而人事無闕焉是播穀

詩經卷之四

肇允彼桃蟲音了拚音翻飛維鳥未堪家多難音去予

又集于茲音了○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

允信也桃蟲音了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

鷦鷯之雛化而為鵬故古語曰鷦鷯生鵬言始小而終大也

懲哉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萍蜂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萍蜂

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

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豳二章八句蘇氏曰小豳者謹之於無由至矣

載芟載柞音窄叶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疾各反

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

改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吟音真○耘去苗閒草也

侯旅侯疆侯以有噴他感其饁音思媚其婦

有依其土有略其耜叶養倣載南畝叶滿委

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任

叱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開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

也噴眾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大夫也言餉播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倣始載事也

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函含活生也

驛驛其達叶化有厭其傑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

詩經卷之四

之後苗主漸盛如此所謂于耦其耘者于是乎有全功矣

此申言耘之事播穀承做載來函活者生意萌于中其達者生意暢于外苗未同時而生則驟然有接續之義或先時而長又厥然有傑出之形至厥上則受氣皆足而耘稍不密或以傷苗所以必欲綿綿其德耳訓詳者詳則無苗不耘密則無耘不到重此一句所謂于耦而溫畛無不遍也

載獲濟濟夫秋成也百穀用登獲之于野則濟然其人之眾焉由是以其所獲之實而積之于場也則不惟萬億而且及種焉收成之富如此故以之為酒而三酒既備以之為醴而五醴既具予以進于祖考之前享獻以致孝安有以致敬而百禮無不洽矣豐年之慶有以見于祭祀者如此

此言收入富而祀禮周乃豐年慶也載獲三句進上耕耘看獲與積勿對萬億及種所積之數為酒醴貫下祀先養老尊賢三項看百禮就祭祀言

有飶然豈特此哉且是酒醴也有飶然其香者以之燕享賓客而充獻酬則明良聚會廟廊生色邦家所以光也有椒然其馨者以之供奉耆老而備洗腆則願養天和滋培元氣胡考所以寧也是豐年之慶有見于燕享如此

共承酒醴來連上文祭祀與此節尊賢養老作三項看此豐年之慶也香馨俱形容酒醴之美燕享供養俱就公家言光就明良會聚廟廊生色說寧字就願養天和培滋元氣說飶香椒馨須切豐年所入之意也然此稼穡之事非獨此處為然而豐年之慶亦非此時為然也

蓋自振古以來耕耘收穫而盡稼穡之事祭祀燕享而獲豐年之慶無時無處而不如此矣夫豐年之慶既極其周推所由來又極其遠則我之受福于神者多矣報養之典其容以不舉乎

根上節來首二句雖農事豐年分貼却是一套事重匪今斯今邊以起振古茲字重豐年上言由來之意見報養不容已也

食非全直通詩重賽禱宜以求句為首五句言耕耘之事獲之二節言收成之慶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還言報養之典

覆也二節此亦報養田事之樂歌也曰農為天下之大本而農事之有成則非神莫予錫也今敢忘所自哉方其春也當有事于耕也則取茂畷口之良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焉○由是而種之則播厥百穀之種其實也氣而始生其播之也時矣是其在春耕而苗之生有如也

此言春耕事也○訓嚴何謂嚴整而鋒利也耕曰做載先時而器悉備故臨時而耕之早既耕而播苗皆生矣則可以事于耘或來二節追夫夏也時則有事于耘矣但見農夫在田而婦子備焉或持方器之筐或持員器之筐于以盛其鏤之伊黍焉○婦子來籃而農夫耘焉筐戴于首糾然其輕舉所持之鏤趙然其利刺于以熨大茶藜之草焉○夫茶藜既熨而初則土熟而苗盛黍稷口見其暢茂矣是其夏耘而苗之盛如此

傑先長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表驕反○緜緜者也

載獲濟濟上聲有實其積上聲音漬叶萬億及秬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

也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

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其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振古如茲

安也無韻未詳○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

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

其用應亦不殊

麥粦良耜叶養倣音載南畝叶滿委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饌伊黍或來瞻女婦子之

其其笠伊糾叶其其縛斯趙直了以熨音

茶藜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藜去也茶陸草

人猶謂藜為辣茶或用以茶藜朽止黍稷茂

口反止毒草朽則土穫之控控音積之粟粟

其崇如墉其比聲如櫛反以開百室控控

獲之二節治天西成之日獲之于野極也然其有聲積之于場粟也然其甚密語其積之崇高則其勢如壘語其積之比密則其狀如櫛百室盈也通力而作今則同時入谷以閉其百室焉由是百室盈止而皆有蓄積之富婦子寧止而皆獲安養之休是其秋收而獲豐登之舉者有如此

此秋成事上節言收入多下節言士女安甯備俱承積之說如櫛自堆起言如櫛自堆數言總是壯其積乎場者高且密也盈止儲積皆富俯仰有賴寧止就豐年家給人足大氣象講如含哺鼓腹之樂不知有儲餉之勞

采芻凡此皆田祖方社所貽也祭祀之禮容可緩乎于是設此得牲之牲有挾然其角之曲而報賽之禮舉焉所以然者蓋我先祖于農事有成之日當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以似以續七古之人而脩此祀典于不墜庶幾容神之貺而永賴神休耳其敢以或廢哉

總承上七節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祖休此作祭方社田祖之厲當當以黑而牲為土神故用黃牛黑唇之牲似者踐其跡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祭統垂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

絲衣全言此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而獲福也宜以兕觥二句為主重主祭說不可與飲酒對看讀詩柄亦祭而飲酒句便知亦字對烈文詩看天子祭宗廟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猷多士也

神明之感而受福于無窮我周士之助祭何如哉服以絲衣則然其鮮潔載以爵弁則挾然其恭順矣夫未祭之初禮始於省器也則升自門堂視壺濯邊豆之屬然後降牲于基告主人以濯且焉次而省牲則視于門外自羊自牛然後還入于基以告充焉既而省鬪又由門外視醵鼎及嘉然後還入于基以告潔焉未祭而循禮之次如此道夫薦牲而獻之後旅酬交錯之時兕觥則欣然而曲旨酒則思柔而和以笑語則卒獲不失之誼諱也以禮儀則卒度不失之息傲也是方祭而謹禮之儀又如此夫事有終始敬無間斷則所以格神者有道矣由是神之格思自錫以胡考之休所以服絲衣戴爵弁以相祀者其將與周王之壽考相匹休矣士之與斯祭也豈道今為然哉

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耳不重衣冠士自堂句言省器自羊句言省牲鼎鬪言鬪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兕觥二句方祭而獻酬飲酒有儀也壺濯邊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與鼎在門外故曰反兕觥句即是飲酒蓋受祥之後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不誼就言語不傲就威儀說此正見其敬無有懈怠故神格之而錫福胡考之休是享士之爵祿于無窮也

酌章全言武王用武惟俟乎時而后王治天下亦當法其時前後俱重武王不重後次當法上時中之道酌而行之故篇名酌全以時字為主

於錄意此亦頌武王之詩曰時也者聖人建事而立功者也我武王之功人知其昭重乎天下矣孰知其酌時而為之乎於乎我武王也始焉王師鏖然甚盛非不可以成功也顧天命人心未盡經商其時則尚晦

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也

殺時特淳牲有挾求其角以似以續續黃牛黑唇曰犗挾曲貌

良邦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等篇即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

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絲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醵鼎及嘉兕觥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傲胡考之休

也弁爵弁也士祭於正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醵大鼎嘉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誰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邊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獻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謹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此詩或絲俅牛醵柔休並叶基韻或基肅並叶

於鳥鏤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

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

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鏤盛遵循所謂一戎

也武王則退自循養與時偕晦
命人心已絕于商此其時則純
而天下大定焉是遵養非何賞
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后人寵而受
烈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
則師其止時有可為則師其行雖
惟師其意焉可矣如是則躋上之
武王所以可頌也

於鍊以氣焰言昭大介說遵養格守臣節亦有與紂悔悟意須知遵
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不用矣用介正用此於鍊之王
師寵受有不煩締造意躋王之造王者大定之功躋王蒙大介
求曰造者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躋王則後人受之者榮光
莫加矣故曰寵受有嗣蒙王造來有嗣則師下師字師者師其時行
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與時行止便是善法處凡君
國子民皆是

桓二全直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緩定二字是章音歸重在用賢
圖治上
皆意此亦頌武王之功也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之討罪以戢禍亂正
使之合德以綏太平也我武王其克盡其道矣彼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理數之常惟我武王之克商也除暴以安天下故威名和氣而屢獲
豐年之祥有非理數之常所能拘是矣然天命之于我周
久而不厭也故此桓七之武王有衆多之賢士列爵分土而用之于四

方以克定其厥家而又久安長治之甚焉由是安民之德有以慰上天
求莫之心而其德上昭于天矣夫伐暴安民既有以得乎天而用賢圖
治又有以慰乎天信乎可以為天之宗子為民之心后矣其君天下以
伐商也宜哉此武之功所以為可頌也

緩萬邦二可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緩也而及萬邦此人心和于下
天心應于上所以不凶而豐也而且屢也即此便是天命然亦是承
上起下之詞匪懈謂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用賢圖治意桓
桓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土乃同心同德之臣即前所
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收其用意于以四方所
謂列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來緩之意於昭
於天與天命匪懈相應蓋天方欲命其如此致治而武遂能靈承之
質之天為無負也皇宇總承上歡美之說間字及帶君天下說○始
而緩終而定皆上承天心如此

實章全直此詩以安天下為主重敷時釋思二句通篇是代武王說意
中事周有大賚故詩以之名篇

實章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曰封建者帝王公天下
之大典今日分封之典行矣爾羣臣其亦知所自乎念我皇者文王也
脩和輯寧用威和萬民其勤勞天下至矣我子孫而受有之以成一統
之業豈專之以自私哉蓋此土地人民皆文王功德之所在而可釋思
者也于是分土授民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釋思皆以賚有功使
之輕重相制大小相維以往求天下之安定焉然此皆出于我周之新
命而為報功報德之大典非復商之舊政濫及惡德者比矣於乎有文

衣也龍寵也躋躋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
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鍊之師
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躋
躋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
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
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
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
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

以開之 賦也緩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
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
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

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
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開字之義未詳傳曰開
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
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
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
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
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
詩豈後世取其義而
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求

定時周之命於釋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
思釋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
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
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
功德之在人而可釋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

周頌 卷八 六

王之功德斯有今日之封賞波羣臣之受封者當釋思文王之德而不忘誠思之則知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致而所以綏安天下者目不容已矣否則寧不孤我大封求定之意哉今日大封之功有武王以成其終矣文王以開其始此二后之功所以均可頌與

開口只說文王二字暗指武王然只說我字便是勤勞天下指求寧言照下安定意應則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受其勤勞之餘然而有天下也釋思不當主功德說正謂土地人民皆勤勞之可想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布其所釋思我祖維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安定也是後人推此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承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微揚諸臣見非復商之濫及無功也于釋思有勉之效職意在維可釋思者在文王則當釋思者在諸臣語意正相呼應

無章全直此美周王時巡之典而歎其為一代維新之命巡狩重朝會不與祭告平蓋因朝會而祭告也說文云般旋也取般旋之義巡狩而遍乎四岳所謂般旋也

般意此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曰帝王受命而興乃百神之靈羣神之宗也彼其朝會祭告之典正神人之所係屬者而不可不舉乎美哉我周也當夫革命之初而為巡行之舉乃惟其高山以崇其維狹而長之墮山高而大之喬嶽也是始巡乎一方而祭告之典蓋與朝會並舉矣然四方非一岳也又道允翁之河以周四方之岳是繼巡乎四方而祭告之典亦與朝會並行矣所以然者蓋以我周奉天革命而天下諸侯莫不有望于我而欲稟受其法度故我聚而朝之方岳之

下班禮樂刑政之制與夫因革損益之宜以答其仰望之心焉此皆我周之新命而為一代之盛典非有商之舊制矣不諸侯可不知所遵守哉夫舉巡狩之大典以對天下表一代之新命以儆人心武王受命之初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所以為可頌也

天子為百臣主故遍祀羣岳墮山喬嶽正是高山此特祭一岳下巡于河方周四岳也允翁翁河不重河乃由翁順之河以周四岳耳此雖祭告當入朝會在內則下面敷天哀對處方有着落敷天之下莫不想望我周新政故聚而朝之方岳如修五禮輯五端協時日同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與之以更始不止慶賀黜陟也聚者諸侯合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再言時周見今列國朝會以布此法令于方內皆周之新命非商之舊命此令人有洒然易志知所遵守

張賓王曰首提一箇時周末敘一箇時周蓋揭周家以喚醒天下之心周而曰時言此時乃周而非商也首稱時周而曰皇七者君號也每解作天未似

魯頌

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尊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于坰野尊賢祿士泚泚宮守禮教東略淮夷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堯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魯頌皆史克筆也但謂作于公薨後何為有俾爾壽俾爾耆等語此可疑也

駟篇似風而夫子不風之何也豈誠先儒所謂尊周公之國不在太

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

詩說同上篇

於音鳥皇時周陟其高山墮音山喬嶽允翁翁

音河敷天之下哀音時之對時周之命音也

此言山阜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

高而大者允翁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山同

翁河泐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翁而不為暴也

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

以答其意耳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

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采芣謂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而又有駟也。有驪而又有駟也。是以駕車。法也。然而強健。其祖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思大中正而無回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政修舉而馬之駟駟驪魚皆斯祖利用有若是也。否則一念稍懈。則化原以空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于馬哉。

驪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駟。釋釋不絕貌。駟獸也。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
音遐叶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音思無邪。叶
共孤反。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音思無邪。叶
余思馬斯祖。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反。思馬斯祖。今泥駟也。形白雜毛曰駟。豪許
曰驪。毫在許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疆健也。但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

有駟全直此管君莊臣而臣致稱頌之詞。通詩以子孫樂兮一句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在公明也。而後以言無在公飲酒而後以醉

歸立言亦俱有法。可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頌禱中有交儆之意。在首章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曰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燕無以達其情。波駟然肥強之馬。則四馬之皆黃矣。我侯與羣臣之燕飲也。則夙夜在公。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皆明也。而辦治矣。燕必有舞。則特其鷺羽。或坐或伏。振也。然如鷺之下。舞必有樂。則坎其擊鼓。不疾不徐。咽也。然聲之長。斯時也。飲焉而醉。焉而舞。君臣之際。歡欣交通。宛然鹿鳴天保之遺風也。

三章有駟有駟。則四馬皆壯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或夙或夜。而飲酒矣。燕必有舞。則鷺羽振也。有如鷺之飛。舞必有樂。鼓聲咽也。而與舞相應。斯時也。獻酬屢更。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間。和悅無間。依然蕭湛露遺體也。

與取疊用駟字。與疊用在公字。相呼應。夙夜在公。大槩言時之久。不必是自夙而夜。以閑暇時言。明也。訓辦治。辦則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也。宜提君作主。說利臣上去。方得。臣子曰。鷺是舞者所執之鷺羽。振其羽如飛。鷺之下。形容樂舞之善也。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是飲者起舞。明也。人舞者不同。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酬交錯。以洽喜起之歡。言歸也。見以禮節樂。不繼以淫意。勿依不醉無歸。說君有鼓舞以樂其臣也。有舞以樂其君。故曰有樂。

采芣有駟有駟。彼乘駟而駟。服齊色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夙

斷音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音有駟。駟彼乘。去聲。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音明。振振鷺。鷺。音下。五反。鼓咽咽。音淵。醉言。

舞于宵樂兮。音興也。駟馬肥強貌。明明。辨治。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宵。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有駟有駟。駟彼乘。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音飛。鼓咽咽。醉言歸于宵樂兮。音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有駟有

言歸于宵樂兮。音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有駟有

夜載燕而樂舞俱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爲願哉彼我魯世守
土田之封固常有豐年矣若年有不登非國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
歲相仍則上以需國用下以贍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爲千萬人之慶也
我魯素秉禮義之教固常有善道矣然善有不傳亦非國家之福惟願
君子有穀貽厥子孫上以承天命下以保人心一世之善積而爲千萬
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固人心以培君享其休臣亦蒙其福而燕飲
以樂太平者悠心乎其久矣其相樂也何如哉夫既道其燕飲之樂又
致乎頌禱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矣

在公載燕樂舞在內自今四句以足民善後平看今字與歲字相
應是歲上無窮意穀字該得廣孫子也而又子孫而又孫也此必有
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皆是頌中寓見此十首樂分與上節不
同要見君燕臣祝君上下咸受其休所以相樂也
泮水全首全詩在泮飲酒分上詳其蓋學之事下皆頌禱之詞此以在
泮飲酒及既作泮宮二句爲主方山云前四節有脩內治意後四節
有服遠人意

首章此魯侯飲于泮宮而國人頌禱之也曰建國子民立教爲先而化
民成俗必由于學我公之觀學也宜無可美者乎思樂哉此泮水也有
芹生焉則薄采其芹我侯之至止也車行而旌建言觀其旂則飛而
飛揚矣馬動而鸞鳴聞其鸞聲則嘒嘒上調和矣斯時也曠典一舉人心
樂從凡一邦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以至此以觀其講學行禮焉是
始至于泮而得人也如此
此直賦其事以起興蓋用采芹觀旂相呼應也講學行禮之典曾已

久廢魯侯一日慨然行之則是曠典一新所以見其旂聞其鸞聲
人心歡樂不令而從無小無大猶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從迄有踴躍
意象蓋交教其新人心樂從非但環門而觀聽也

三章思樂泮水有藻生焉則薄采其藻我侯之至止也其駕車之馬則
踴躍而盛矣其崇儒重道之德音則昭昭而明矣斯時也載色載笑而
平易之可親暴怒不形而敷教之在實將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恩
于邁之心焉是既至泮而遂教乎人如此
其音雖是宗儒重道之音只須在樂泮上發揮蓋車駕一歸僻雍實
爲曠儀人皆知之故聲音如此昭彰也載色載笑只是飲人以和宛
然家人父子相親意匪怒無有怒意以致誨從公之衆也

三章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芣矣我侯之至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泮飲
酒矣吾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乎難老之
休焉又願順此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屈服羣醜之心焉豈非吾人
之所願乎
此頌詞重錫難老屈羣醜上長道是道之可久者順字須有女屬魯
侯身上羣醜指魯邦百姓言屈者自我去屈他不重在民屈于我
四章不特此也又願我穆也魯侯德之備于已者敬以明之使洞然無
私欲之蔽威儀之著于身者敬以慎之使整然有中禮之休則內外皆
敬而表儀以端民皆仰之以爲則矣又願我侯允有文焉而政足以經
邦允有武焉而威足以戢亂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靡
有不孝焉若然則繼述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自求
伊祐哉

詩經鄭氏禮記

駢駢彼乘駟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日今以
始歲其有已反 君子有穀貽孫子 里反于胥
樂兮 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載則也亦有有
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貽遺也頌禱之
辭也

有駢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 其旂旒旒 旒鸞聲嘒嘒 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 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
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
璧其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芹水菜也戾至也旒旒飛揚也嘒嘒
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思樂

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踴躍其馬踴
躍其音昭昭 叶之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
起也踴躍盛 貌也和顏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叶謨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魯
侯 叶謨 反順彼長道 叶徒 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

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黃菜者也長
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
之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魯頌 卷八 三

首句提起合下國人祖宗之意敬明敬以明之威儀是明德著于身
重二敬字維民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允文武言實有此德不徒
為粉飾之具裝點之觀也即此便是孝故可感神獲福伊祜不必烈
祖錫只自求福

五章然猶未也淮夷世為魯患尤在所當服者安得我明也之魯侯也
內外交修而克明其德以為懷來之本則所以服淮夷者已有道矣將
見既作泮宮則文事之餘武備亦舉而德威所加淮夷自為之攸服焉
但見所服之淮夷有武勇之臣如虎者在泮以獻賦焉又有善問之臣
如皇極者在泮以獻囚焉如是則服遠之功有功于昔多矣

此因淮夷世為魯患故願其有服之功也克明其德乃平日服遠之
本在泮宮則出兵釋與有地先聲所至便自馴服其強暴故
淮夷攸服獻賦獻囚言在泮而收功之事會所少在武功不重得
人重收功也沈無回曰虎臣服之以勇而獻賦智臣服之以智而獻
囚多士服之以德心而獻功也君臣皆本之以式固之猶而來獻琛
自虎臣至末皆淮夷攸服事

天章天淮夷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威而不能無賴于多士也以願濟
濟多士皆克廣其德心惟知為國忠君之謀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行
師之本立矣由是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夷其兵進而合也悉也皇上
兵威極其盛焉不吳不揚兵律極其肅焉有不戰必勝矣且其師克
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惟以所獲之囚獻而獻其功于
泮而已凡此皆克廣德心所致也有士如此非吾之所願乎
此言將略也多士指將帥言克廣句重看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

但不能推廣之能推廣德心斯能建士功也桓桓四行勇以立功不
告二句和以獻功不平重獻功邊總德心所致也

平章夫多士克廣德心固足以服淮夷矣然使兵威不振兵誠不固何
以為萬全之策乎惟彼角門則解然而健矢則戛然而疾戎車之車
則孔博而利于衝突徒御之衆則無數而勇于立攻以是弓矢中徒固
足以克淮夷而使之甚順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謀賊戰又必當固其
謀猷運籌決策而不為苟且之計則淮夷落舌勝算之中自今以往終
當無不服矣

兵備兵謀雖均重猶重謀上爾猷非徒攻戰之猷存心信行蓋猷又
德服遠人意亦皆曾國事卒獲謂孔淑孔淑不逆永不逆玩獲字謂
今尚未獲意

采芣夫淮夷既服則貢獻行焉彼翩然之飛鵲本為惡聲之鳥也今則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亦懷我以好音矣此春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
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荆揚
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蓋革心向化故用此以致
其誠而百年負固之寇至是其永靖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
頌禱之情也哉

以上四句與下四句言賜本惡聲之鳥今變而為好音與淮夷本硬
化之人今覺悟而效順此與意也憬要見自悟其非知逆不可以犯
順或不可以亂革也獻字正懜懜處元龜象齒南金三者皆非淮夷
所出所以為獻琛

伊而音可○賦也昭明也假與○明明魯侯
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甫矯矯虎
臣在泮獻賦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獻囚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

兵受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

告於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號反
東南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音在泮獻功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也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

不吳不揚肅也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

告于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詘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叶弋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叶宜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

○賦也能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
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

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翩彼飛鵲集于
泮林食我桑黹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懷我好音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翩彼飛鵲集于

泮林食我桑黹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翩彼飛鵲集于

獻其琛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音號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黹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
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

句如行葦首
章之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爾宮全旨此詩人為僖公修廟而作宜以首二句末三句為主溯自
稷以及魯之封國者見有廟之由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
而獲福載嘗四章詳言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敬郊而獲福蓋
魯之有郊為特典故因廟祀而並舉之不並重

貧此詩美僖公修廟而作也曰國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
我魯之廟比于中葉甚矣惟我公切存本之思為修廟之舉但見深闕
之宮血然清靜下而盤基則實上其鞏固止而結構則枝上而能密所
以奉神靈焉故者在是矣然我魯之有廟果何自哉蓋魯本于周也
本于后稷而后稷之生乃由赫比之姜嫄其德正直無回邪是以上帝
眷之使其無災無害終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稷焉夫既生后稷使不降
之以福寧不虛生聖人乎于是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穰之異名有醴穠
之異種所以受有節之封而奄有下國者基于此矣後既受堯之
封由是以天之福于已者而福及天下遂教民如何而稼如何而穡焉
凡夫黍也稻也稗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稼穡之利遍及下土之廣矣夫
向也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飢今后稷教民稼穡使民得以粒食是稷之
功不有以續禹之功乎后稷為魯開基之阻如此

首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乃推其有廟之由也爾宮合魯詳廟言
有血廟貌清淨也實上盤基固也枝上結構密也不可以疑收即為
有血赫比姜嫄六句言后稷降生之異自降之自福至下國也天降
福以及于稷俾民稼穡至下土是稷降福以及于民是一中意百谷
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二句以黍稷穀麥為主重
稷者谷之熟有先後種植者谷之種有早晚俱谷名不必分屬黍稷

三章追夫后稷之孫曰太王者自邠徙居岐山之陽人心歸而王迹著
實始有前商之漸矣至于再傳而文王再傳而武王能續太王之緒
至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贊
其決皆曰此舉也王其無二無虞上帝臨汝矣于是武王奉行天討
變伐大商而此治商之旅咸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勳之烈也成王
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汝身則王朝
輔相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而膺列爵之貴天啟爾宇
而龍享土之富使之藩宣屏翰以為周室之輔而與國咸休焉

厥功分上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皆有魯之由
也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剪商言其勢非言太王之志也
天之福以商命言言紂之自絕于天已無絲毫留存而牧野一舉正
是盡頭處致其屈則周命之齊有以致之無二二句即是致商之旅
意中語周公之功在克咸句說世王曰叔父要見公當相王至意
侯以列爵言啓字以分土言為周室輔官作與國同休看方見報功
意

三章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于是乃命魯公使之侯于東方
而列爵貴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而魯之有國寔于是乎
始然我魯之國既于是乎封而郊廟之典亦于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
詩經卷之八

爾宮有血音血實實枚音枚赫赫姜嫄音嫄元其德

不回上帝是依音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音遲

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音福黍稷重穰音穰

六反音反植音植稗音稗菽麥音菽力反音力奄有下國音奄通反音通俾民

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稂音稂奄有下土音奄繼禹

之緒音緒賦也音賦闕深閉也音闕宮廟也音宮血清靜

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辭而推本后

稷之生而下及於魯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

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植後種曰稗奄有下

國封於邠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

播種音播○后稷之孫實維大黍王居岐之陽實

始剪商至子文武繼太王之緒致天之屈于

牧之野音野與反音與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女敦音敦商

之旅克咸厥功音功古反音古王曰叔父建爾元子音子

反音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音輔也音也大于自

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

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屈極也猶言窮極

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汝猶大明云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
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
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
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音子里反音里龍旂承祀音祀里反

詩經鄭箋

五萬然神之福君不特此也蓋我魯素以文教重于列國我公又以武
事振于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公田有萬井出車則有千乘焉其在車
者右焉持弓有朱英以為之飾左焉持弓有綠縵以為之約必有
利擊刺也必有載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蓋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
雖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為徒者曾戴于首有文貝以為之飾又
飾有朱縵以為之綴離合進退之間增平其盛眾也公徒之盛又
如此以是車徒膺彼戎狄懲彼荆舒將必聞風而效順孰敢當其鋒乎
武功之著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今
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俾爾福既昌矣且昌而復熾焉壽既得矣且壽
而復富焉又必黃髮台背而獲壽考之徵又得老臣之壽相與引證以
共成乎化理焉然又不徒昌而熾也且既盛而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
且既者而益艾焉又必萬有千歲而極其歷年之久不但享秀眉之壽
且無有後艱之害焉此其福壽之兼隆非徒為一身一時然矣
此承上章致敬于廟而言能伐遠成功亦善繼述之孝而致敬格神
有素也公車六句皆出師之事有田必有車魯田有萬井蓋公車有
千乘有車必有徒魯車雖千乘而行師之際止用徒二萬車千乘者
誇詞也徒三萬者實詞也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蓋皆在車者車右
有矛則朱英以飾之車左有弓則綠縵以約之矛必夷酋利擊刺也
弓必以重備折壞也此總歸重于車之盛貝胄一句承公徒句說言
其徒之胃則以貝飾之而朱縵為之綴其徒之眾則增也然其多此
總歸于公徒之盛戎狄在西北荆舒在東南膺者彼侵我上當之而
知其兵也懲者我伐彼艾之而創其罪也勿作本然看且識以福

之可大言壽富以壽之可久言富是年富之富謂後來之日尚多也
黃髮台背欲君享壽之徵也壽考與試欲君得有壽之佐也此句
要重君上昌而大有富厚之積極于無疆意者以老言父以養言萬
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意非萬年之外又有千歲也眉壽無有害則
壽考且寧矣未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

不特此也泰山岩岩為魯國之觀瞻龜蒙二山為魯國之奄有大
固土吾固有之形勢矣然使止于是焉非所以貽我侯開疆之功也安
得遂荒大東以至近海之邦及彼淮夷之遠悉修其來同之禮凡是海
邦淮夷也莫不聽受而率從則先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所服之非魯
侯之功其誰功哉

宅意不特此也我魯保有龜之山屹乎哀之東南保有縹之山鎮乎鄒
之南境夫固保吾固有之山川矣然使止于是焉未足以遂我侯遠馭
之志也安得遂荒徐土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之眾凡徐宅也
海邦也淮夷蠻貊也南夷也莫不率從以歸吾之化莫敢不諾以聽吾

魯頌 卷八 三

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
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公車千乘 去聲叶 朱英綠縵 二矛重
叶姑 公徒三萬貝胄朱縵 息稜反 承徒增增
弘反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 叶方 黃髮台背 叶蒲 壽考與
試俾爾昌而大 叶特 俾爾耆而艾 叶五 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 叶暇 頤反 賦也千乘大
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
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
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縵
所以約弓也二矛夷酋也重弓備折壞

也徒步卒也二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
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大國之
賦適滿千乘而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
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十五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
貝飾胄也朱縵所以綴也增增眾也戎西戎
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
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
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義未詳
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蘓氏曰
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木以為用也 泰
山巖巖 叶魚 魯邦所膺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至于海邦 叶上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膺與瞻同龜蒙二山
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魯頌 卷八 三

之命焉則上世之所未服者今既有以服之矣魯侯之心不是若哉是神錫之福其詳有如此者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寧非魯之所深願乎

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福之最大者太山魯之鎮也龜蒙鳥繹也者大東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蠻貊南夷連屬于南皆未有者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諾應命聽令也重在復未有上是若言魯侯之心于是而順莫作遠人順魯侯看○馮五玉曰魯侯之功不單指武事言其懷來也是修文德之功也其震盪也是壯武烈之功也魯侯是若謂東望而無不慰之衷也南顧而無不協之願也此二節亦要根慰周公皇祖之靈意

公意夫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君何如我侯常致敬于郊矣故天錫之純全之報焉純報維何蓋周公分封其土字亦廣矣今願我侯獲此秀眉之壽保此東方之魯彼常也見侵于齊許常見侵于鄭今則齊人歸常鄭人歸許兼常許而居之盡復周公之舊字焉以一身則獲于燕安喜樂之休以一家則得于令妻壽母之慶在朝廷則宜見大夫庶士而咸得其歡心在邦國則四方如故侵地以復而邦國亦常有矣自身以及家自朝廷以及邦國我侯皆享其盛焉受祉亦既多矣猶未也又錫之以黃髮兒齒之壽以保此多祉于未艾焉所謂報者如此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也眉壽三句重眉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常見侵于齊者許見侵于鄭者常許皆周公之字居字正見恢

復意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之福四平看僖公娶齊女姜姓故曰聲姜其母風姓故曰成風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善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相得一体之意是有包攝地在內既多句承上起下大約言開疆擴土之後受祉如此而又有壽以享此祉所以為純報也

采章夫郊廟禘禘吾人稱願于吾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福何如彼祖來之上有松焉新甫之上有栢焉皆可以資官廟之用者由是或斷之乃斧以成其質或度之繩墨以審其宜皆以度其長八以度其短以松栢則有焉而大以路寢則孔碩而宏而新廟之成也奕七然其偉觀矣是果誰作之歟乃奚斯主其事于七而一時教誨之勤章程之課以重其事者則奚斯之力也是以體制深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所謂闕宮有德實七板七者此矣萬民不是若乎蓋周公創業而有功章公守成而有德皆吾民仰望而欲祀之于永世者今新廟之作所以安周公之靈者在是奉章公之祀者在是不惟有以竭我公尊祖追遠之心而實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心矣此我侯所以為可頌也

此正詳言修廟之事與舊闕宮何相應斷是截于所生之地度是量于工作之處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俱作廟事與松栢之大以見其地材木舉路寢之大以見一廟之規制新廟何總承看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奕七以大勢嚴正言奚斯不必重以重魯君孝思所寄作註教誨指令也屬功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功以能也曼以廟連比言頌以廟廣大言打轉奕七說創首所謂闕宮實故也周公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感慰然其神有所安而順

○保有鳥繹叶七遂荒徐宅叶達至于海邦各反

淮夷蠻貊叶莫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

諾魯侯是若賦也鳥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

蒙鳥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天錫公

純嘏叶果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宜大夫庶士邦國

是有叶羽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賦也常或作

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

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

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闕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

老此言企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

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通是斷是度入

是尋是尺叶尺松栢角有焉叶七路寢孔碩

叶常新廟奕奕叶弋奚斯所作孔曼音且碩

同萬民是若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

公所脩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

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此赫然顯盛之湯厥聲穆之之美如此也樂以象功昭德而赫宇
內則有嘆其功德于湯有光意穆之字與周頌天子穆之意同謂其
深微之意寓于有光之表

三節追夫九獻之後曰鐘曰鼓交作于堂數然而其盛文舞武舞軍陳
千庭奕然而有序斯時也豈但列祖之神欣然格享乎哉雖虞夏之后
為我商之嘉賓者耳目接于聲音之盛心志契于和平之真亦莫不勤
其悅懌之念焉是祭畢而音樂之盛又如此

此言祭畢而樂之盛也鐘鼓盛作即鐘鼓送尸事亦既舞而罷列之
也須要見九獻告成聲容尤盛意亦不夷穆亦字最有含著嘉賓亦
悅而樂之足以行禮益可知矣然此句甚輕且帶言之蓋此章作樂
重樂列祖也

四節夫祭回以樂為尚而尤以敬為主是敬也豈自我而始哉蓋自在
昔之先民已有作矣故自方祭以至畢祭時雖有朝夕而莫不溫恭自
持無一時之敢慢自迎牲以至送尸事雖有彼此而莫不執事有恪無
一事之敢忽凡若此者蓋以極一念之精誠以盡感通之道矣今日之
祭敢忘古人之敬乎

此推先世之祭一皆出于敬以見其不可忘也登言自古在昔民
見前人所傳授不指尚先祖說溫恭者溫也其恭也有恪正是溫
恭處自三闕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不分時與事
五節夫樂與敬而兼盡今日之丞嘗不荷矣湯之來格來享而廟享
之丞嘗乎哉蓋神不歆非類苟非其人則異其氣難享其我顧也今
樂之奏湯孫奏之也一敬之行湯孫行之也以湯之孫奏湯之祭則精

神相為流通意氣相為感各豈不庶幾其顧之哉

此以親望之而欲其顧也顧字有與望意言孫者見一氣流通不為
非類之祀蓋恭敬之心藉樂以宣雖祖之來格級成心猶不敢必君
非至是始與其顧也

黃大釋曰湯孫兩字極重言此乃湯之孫也是善繼湯意非徒言一
氣相通也將字乃將湯之意而出意若徒言將奉丞嘗之物亦淺矣

烈祖全旨通詩以首節為主是推本先祜以見奉祭之由中一節詳言
奉祭獲福之事正先祜之所及也末節與先王之享之也

管節此亦祀成湯之樂也曰祀典國所當修而所以修者非子孫能自
致也敢忘所自乎嗟我之烈祖也曰躋聖敬布昭聖武何如其烈也
但見以憲天之令德建格天之業有秩也然尊富無窮之祜可以申
錫于無疆是以及尔今王之所猶得以藉申錫之休享尊富之福而修
禮事以承烈祖祭也

烈祖二字最重須點功德方于致祜有祜不專以富貴言自天命
人心說方合得下一節意有秩自然無疆亦是歌工稱主祭之詞斷
亦指今王之世而言還以承業為主註中修祀帶言之下一節俱承
及尔斯所言

三節誕我祀如何方乎廟貌啓而禮禮行有清酌焉則既載而在尊斯
時也裸獻之餘而誠以達焉神以格焉既登我以思成之綴而居處
容宛平若有見矣亦必有和羹也則夙戒而和平其進是和羹以格平
祖也則肅敬之至無譁言焉無忿事焉則又緩我以難老之慶而眉壽
詩經鄭氏禮記注

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
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
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王
磬也堂上之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庸鼓有歆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懌庸
通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
執鼓管籥而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
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
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賓先代之後來助
祭者也亦悅也亦不夷懌者言皆悅懌也

恭朝夕勩事有恪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顧子丞嘗湯孫
日自古古曰在昔昔日先民顧子丞嘗湯孫
之將將泰也言湯其尚顧我丞嘗哉此湯孫
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

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閱馬父曰正考甫校
商之名頌以那為首
其輯之亂曰云
云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戶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也重也爾主祭之君蓋
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
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
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
其祭祀如既載清酌五反賚我思成亦
下所云也

有和羹 既戒既平 醴音假音無言
叶音 時靡有爭 綏我眉壽黃者無疆 醴

商頌 卷八 五

黃者永保于無疆矣凡若此者又非先祐之所及乎

只以志物無盡平七敘到獲福上見先祐所及意不必如舊說以清
酷和羹作主及看先祐小子載酷時羹已熟了但其序先進酒後進
羹將字既亦字相呼應總是祭時事此四句正是秉一誠以對越故
緊接嚴假一句嚴假就進和羹說非格神之謂也不謂謹而失禮曰
無言不紛競而越職曰靡爭無疆總承肩書黃者二項末要歸烈祖
之祐所及也

三節不特此也天子有事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而來祭所乘有車也
則約軼錯衡治其制也駕車有馬也則八鸞鷄也昭其聲也由是以格
以享于烈祖之廟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是我之受命也已
矣而天之于我又降之以豐年之慶使有黍稷穰上之多而所以備和
羹清酷者又有所資也既得人心以助祭又得豐年以備祭是以奉祭
之餘格之而祖考來格享之而祖考來享而降之以無疆之福矣凡若
此者又豈非先祐之所及哉

要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假假神曰享即載清酷進和羹之事
雖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溥將承下得人意以起下豐年草
將人與天平對黍稷之多自遍天下言不單指王國來格總承天人
協應說要歸本先祐藉先祐以舉祀典又藉祀典以承先祐故曰無
疆

采節然是丞嘗之祭固賴先祐以行而烈祖在天之靈猶未敢必其顧
我也尚其顧予之丞嘗哉蓋此丞嘗乃湯孫之所奉者以湯之孫奉湯
之祀則一氣之感通庶幾其顧之矣夫載酒進羹而資思成綏眉壽得

天得人而又降福無疆非孝誠所格哉

顧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則並將字
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祐來

玄鳥全言商之業開于契成于湯中興于武丁而實皆天之命也此詩
宜以古帝一句及武丁孫子二句為主而中間繫繫在數命字
首節此亦祭祀宗廟之樂曰我商之孫子今日固衍其盛矣而牛商之
始誰則開之由天命玄鳥降而生契于唐虞之際契丁是敬敷五教克
稱司徒之職遂受堯封而宅此殷土之芒也焉我商人之生蓋始于此
我商之王業今日固享其成矣而創業之始誰則造之蓋古昔上帝以
湯備聖武之德可以作天下君也乃命之表正萬邦而造四方之封域
焉我商之業蓋造于此矣

此原商人受命之異而及王業之成契與湯並重月令玄鳥至日以
大牢祀郊禘曰天命又曰降專之貴之神之也堯命舜敷五教故契
受封國而居殷芒上亦見國勢之昌意武湯武字不可輕君德以副
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也正域是除殘暴立
紀綱意四方兼人土言

三意夫湯既膺正域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
于此乎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
皆于我乎奄有蓋已盡四海而叛圖之矣是商之元后受命若此何其
堅固而不危殆乎惟湯之受命不殆則有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不獨再
傳而太甲太戊又傳而祖乙盤庚已也故今武丁孫子猶賴餘福以建
詩經鄭箋禮注

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

風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
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節戒平
之謂也嚴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
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一耳無言無爭肅
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酷而既與我以思成
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約軼錯衡戶
又安我以眉壽黃耆之福也約軼錯衡戶

反八鸞鷄音以假音以享音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音降福

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鷄見采芑篇鷄見載見篇
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

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
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
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顧予丞嘗湯孫
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顧予丞嘗湯孫

之將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士芒芒古帝命武

湯正域彼四方賦也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

祈於郊禘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
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
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
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浴也域封境也此亦
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方命厥后奄
所出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有九有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音養在武

丁孫子音獎里反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
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

中興人心土宇無改昔焉

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城字來厥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曰先后不殆言固也以武丁對先君言曰孫子此二句只要發湯受命之固不重武丁賴福上武丁一節以武丁之事言之彼智勇天錫而聖武布昭湯常以武為號矣今武丁孫子襲武王之徽號率乃祖之攸行克乎荆楚一武任之而有餘再造殷邦萬機總之而自裕其武王之德無所不勝焉惟其德之上繼于先故其業亦不墜于後以人心言之但見廟祀一修而四方諸侯莫不建龍旂之十乘奉黍稷以助祭視之方命厥后之曰猶故也而以上字言之但見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視奄有九有之曰猶故也

此二節宜連看以武丁二句貫靡不勝就內修外攘撥亂反正言此正是嘆其德處不在號上說亦不主戰伐上說龍旂二句重下句見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邦畿三句亦重末句見土宇無異于奄有九有肇被猶云土地開闢極于四海耳正見天下一統龍旂二句要見以武德係屬人心下節是以武德整齊土宇

采節夫人心土地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昌且祿也今人心不改四海來格極祿之衆土宇如故而景山四周皆大河之統則是在湯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固且矣在武丁以武德而受命于終其受命亦無不宜焉命之所在即祿之所在百祿不于此而是何乎吾知人心永無渙散之虞土宇永無虧崩之患所謂荷天之休百祿是適荷天之寵百祿是總今固猶夫昔矣凡此皆先祐所裕所謂武丁孫子尤賴其福

者此也登歌之際能已于掄揚哉

四海二句即上龍旂一句是人心不改景員句即上肇域句意是土地如故殷受命正應上受命不殆意咸宜全在武德上說發咸字須先提湯而說致武丁不宜並重亦不須須契來契未嘗受命也百祿是荷即帶命上說命之所在即祿之所在總不外人心也

長發全言此詩給祭羣廟上六章歷敘商后以德受命之祥未及伊尹佐命之功也首以濬哲二句為主其中帝立子生商帝命不違上帝是祇是語脈其何天休何天龍與降于卿士亦此意

首章此商人裕祭宗廟之詩曰人知我商王業之成以為本于天命之降孰知其由于世德之盛乎蓋我商濬哲之君世世有之前而作后而承其受天之命雖在于湯而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當夫洪水茫茫禹在治水之責而敷治四方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宇內之幅員由以廣大斯時也有娥氏之國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曰契者使為司徒敬敷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矣其受命之長抑何祥耶

此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句分濬哲字平謂濬焉而深哲焉而智此句包下數章意當以由湯推至契看長發句承上句來祥即受命之謂作兆字看洪水以下正發祥之實洪水四句只指言其時以為有娥張本不重敷下土方言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幅員既長承外大國句來外大國本與中國相隔今惟水患既除則中外合一無復限隔而幅員始廣大立子處要見濬哲意生商與玄鳥不同此是建功業以造商室也

三章以邦之造商者言之惟我玄王具桓撥之才膺敷教之任其受小

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武丁孫子武王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靡不勝升龍旂十乘大糈是承音武王湯號而其後世

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糈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邦畿千里維民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洵反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

過千里而其封域則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祈祈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荷

字○假與格同祈祈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

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娥音恣方將帝立

子生商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

作員謂周也有娥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

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玄王桓撥叶必受小國是達叶他受大國是

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小國而無不達焉其受大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無不達焉其德教流行四達不悖所以然者豈事桓撥之威而致嚴于條教之間歟蓋其幸由于倫理之中不越于規矩之外是以標準立而教化行遂示其民皆奮發以應之受小大之國而無不達焉玄王以明德而基命者如此傳至相土載嗣侯服其武德所著烈也而顯盛是以諸侯仰而歸之雖薄海之外莫不截然而整齊矣相土以明德而保命者如此

言商受命始于契而大乎相土五句分契相土平看正見世上有裕哲之君桓武也桓撥是武以為治自德上說達教化沛然流行意下二句正是達處遂字既字有速化意履禮也即親義敘別信是已此句應桓撥句視猶示法之意言以此示民也皆歸所率而應其教此句應受小國二句相土二句申說烈也就業言畏威懷德截然歸心尊為諸侯之長故曰有截此亦自其勢相聯屬者言非天下皆歸也張壯來曰撥謂撥醒洪蒙之人心桓者謂桓也然不倦以撥醒人心而教之也此即放勳所命振德之意兩是達正從撥醒處透達也下既發此字應桓撥字烈也象其桓撥也發自威名光顯言乃濟哲之發越者烈也然也桓撥亦濟哲之神振作處

三章夫玄王以至相土既有明德而帝天之命未嘗違而去之故延至成湯之世遂膺天命之會而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焉但見聖敬之修又曰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厭以惟上帝之是敬而無一念之少間焉是以天監其誠命之作民君師以為法于九州而長正乎萬邦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也如此

此言湯生極其時而敬極其至所以有天下也帝命不違即是邦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惟其不違所以積之而躋也躋齊未使玉業成只是與天命會不遲亦就齊上見曰躋曰不遲要見湯與天命適然會合之妙故乃聖人之德故曰聖敬曰躋有積累大須在心上說此二句緊連說下昭格有與天心合意就躋字上便見昭格就曰字上便見遲也上帝是祇只是上帝意其常命式圖亦以天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曹允大曰敬而曰躋者升而格天之意也人心敬則躋其日升息則躋其日隆

何意然成湯以德受命之甚何如彼九圍小大之國固有來朝者矣湯則受小國大國之球而為下國之綴旋是既有以保天之休矣然豈天之有私乎湯哉蓋其以日躋之敬而見數于政教緩急得宜不失之競而亦不失之絀寬猛相濟不失之剛而亦不失之柔惟優也然寬裕而得中正之道焉敬德之見于敷政者如此故以天下而朝一人所以荷天之休百祿是聚矣

至意不特此也九圍大小之國固有來育者矣湯則受小大之共而為下國之綴旋是既有以荷天之寵矣然豈湯之有求于天哉蓋其以日躋之敬而見於奏勇也仁以用民不震動以慎乎人義以代罪不難疎以畏于已神武不殺而為時雨之師焉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以天下而貢一人所以荷天之寵而百祿于是總矣

總是以聖敬受式圖之命各二句分行政與奏勇俱在朝貢先事經流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來駿旋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

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曰躋音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祇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曰躋升以至昭假于天

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受小球大球音囚為下國綴音旋旋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絀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迺音囚賦也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旋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繆為旒所綴著也何尚競強絀也優優寬裕之意迺聚也

受小共音恭何天之龍音忙何天之龍音忙何天之龍音忙何天之龍音忙

音百祿是總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

承載得也。起此即天休天寵。總百祿亦打轉此意。凡為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湯則一無所着。而惟寬柔優裕以敷之。此微德之中正處。秦勇不在行師上看。凡平日制心制事。俱是勇不震動者。有離之文明處。大變而不疑。不難。涼者有乾之獨斷。臨大事而不懼。

天章夫湯受命之實如此。而當時伐夏之事何如。惟此武王上承天師。恭行天討。載旆秉鉞。以征不義。但見無敵之威。如火烈也。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無敵當其鋒。而過之者。故一本之苞與旁生之三葉。皆莫得以遂其惡。莫得以達其志。而九有截然歸商。所謂式九圍者。于此而濟。大小國之共球。于此而受矣。然湯豈有利天下之心哉。觀其行師之序。初伐韋。次伐顛。又次而伐昆吾。蓋以三葉以漸而除。庶乎桀知改圖。則猶可以或已也。惟桀之稔惡如故。則天討有不可留。乃不得已而伐夏。桀矣。此成湯所以受命而成大業也。

此正伐桀而有天下事。載旆秉鉞。見躬行天討。與命將出師者。不曰有虔二字。重有以聖敵而奉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謂罪人不得。如人二句。正根有虔說。全是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莫達不得行其志。從莫敢過。氣直下三葉。既滅則小國懷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故曰有截不必說到受朝貢。其葉而除其本。固是行師次序。然亦須發出侯桀悔悟。意方見成湯心事。

衆而聖武昭布。允為一也。與王之天子也。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以為之位。于是尊而任之。號其官為阿衡。而庶務依之以取平焉。而此卿士也。寔能殲其左右之力。以輔乎商。至凡所以敷政奏勇。伐暴救民者。皆有所賴。而尹之方。蓋居多矣。是湯固為開基之烈祖。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勳也。今日大禘之祭。以之配享。誰曰不日。

此歸重伊尹。中葉只就成湯未與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安。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中衰允也。天子只是應興作之期。備聖人之德。未說到敷政奏勇。上降者。蓋為天子降之。鄭重之詞。箋曰。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倚依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兩是字緊應降字。上寔維指其人。下寔字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張壯來曰。允也者。謂道足以濟天下。德足以安天下也。乃聖武智勇。意實維一句。一直說下。不可以湯用尹。七佐湯作對。此節專重湯上言伊尹者。因湯說到伊尹身上去。不必平重。鄭虎臣曰。阿衡。言依之為敷政奏勇之衡也。湯之敷政。不競不紱。不剛不柔。若衡平者。然湯之奏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燥。若衡平者。然而尹是左右之也。

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天也。廌。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謂馬也。龍。龍也。敷。奏其勇。武王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也。

載旆有虔秉鉞。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音何。苞有三葉。渴反。莫遂莫達。叶他。九有有截。韋顧既伐。越反。昆吾既桀。越反。武王湯也。天討也。曷。過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葉。旁生萌葉也。言一本生三葉也。本則夏桀。葉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葉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顛。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之序如此。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

子。叶獎。降于卿士。實維阿衡。郎反。實左。音右。里反。

音商。王。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

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

震我吉且此詩歷敘高宗中興之功而未言作廟以安其神也宜以第
四節為主○顧鄰初曰通篇只是一個畏心相承遠人之來享來王
也諸侯之來享也是天下畏天子為于不僭不濫不敢怠慢也是天
子畏天惟有不敬怠慢之君心斯有不敢不來享不敢不來王之入
心也

首章此祀高宗之樂也曰我高宗際商道式微憤荆楚僭亂乃撻然用
武而奮發之冒入險阻之區以致其遠散之衆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
遁由是荆楚之地無不蕩平而截然齊一矣若此者是皆我湯孫撥亂
反正之功有以弘光前裕後之烈者也向非高宗孰能振乾剛于已墜
萃人心于已離哉

總敘敘其伐楚之事以歸其功也首二句相連重看曰撻曰奮見早
然果斷非復昔之委靡正有光于湯之截旆秉鉞也須得威靈振作
也氣深入三句一直說下粗謂楚地方城漢水之險深入冒險而入
也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無所逃則其地自平矣湯孫之緒以
繼湯之績而可垂于後故不曰功而曰緒

宋澄嵐曰師之所處人民離散此曰哀荆之旅與湯之來蕪歸市不
止耕者不變景象何殊故曰湯孫之緒
三章夫既以威克之遂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荆楚敢于是而稱亂者蓋
恃尔之遠可以負固不服也不知尔之居雖遠亦在吾國之南耳亦猶
不聞昔有成湯之世自彼氏羌之遠莫敢不來享而輸其貢獻之誠莫
敢不來王而修其世見之禮且曰此乃湯之常禮吾亦修其常禮爾已

夫氏羌且然况尔荆楚其視氏羌之遠何如而敢不至哉
此因荆楚既服乃以義而責之也二句分獨舉氏羌與最遠者以責
之尔享是畢獻方物謹職貢也王則襲職觀君脩世見也曰商是常
作氏羌自言事商之禮當如此見其心服之至也未見氏羌且然况
荆楚乎哉

三章荆楚既平諸侯自服但見四方諸侯心奉天命而設都丁禹之績
者皆以歲時之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其心若曰為君為國而土
地荒蕪則禍責之及誠無以自免也夫我盡力稼穡不敢少懈固不敢
自以為功然庶幾得以免咎焉亦幸矣不知果可無譴否耶其諸侯畏
服何如哉

此言荆楚既平而諸侯來服也多辟本命自天子然明王奉天道以
建邦故曰天命禹績舉以盡多辟耳歲事朝覲會同之類稼穡只是
歲事中之最重者匪解指省耕省斂看禍責謂譴與黜也勿予禍責
是多辟心口自付語有稟也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四章夫荆楚平諸侯服中興之功偉矣而所以致此者以高宗之能敬
天而畏民耳蓋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乎民之視聽則下民有嚴而
可畏矣我高宗知下民之可畏故凡有賞也必合民心而後賞之不徇
私喜而至于僭凡有刑也必合民心而後刑之不徇私怒而至于濫也
有競比業也惟恐有一毫之僭濫以獲戾于民而不敢怠慢焉夫畏民
則畏天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天下使之光復舊物平荆楚服諸
侯大建其福以振中興之業也

此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民之視聽即是天監不得以民
寺云此節與卷五上

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_反面規入其阻哀_音荆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_音維女_音荆楚居國南鄉

也采冒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
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
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
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_音維女_音荆楚居國南鄉

昔有成湯自彼氏_音堤羌莫敢不來享_音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_音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
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

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天命多辟_音設都
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天命多辟_音設都
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_音稼穡匪解

音懈叶訖方反○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
王也適譴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
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
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

言荆楚既平而○天命降監_音下民有嚴
諸侯畏服也○天命降監_音下民有嚴
叶刺不僭不濫不敢怠慢命于下國_音叶越封

建厥_音福_音叶筆方反○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
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乎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慢
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商邑翼翼

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商邑翼翼

商頌 卷八 三

之好惡分天而去雷而始見其嚴也有嚴只說民之可畏不僭不濫
總是真能畏民不僭以賞言不濫以罰言不僭不濫處就是平急邊處
若一息還便僭濫矣不必推深一層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畏民即
以畏天此武丁恭默思道處盡稱高宗始終一德嘉靖殷邦蓋如此
命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
嘗操賞罰之權意切封訓作文

至意然當時中興之盛何如但見內脩外攘德威並著體統正而朝廷
尊商邑之氣象始翌七乎其嚴飭由是四方之遠皆于是乎取正政教
號令遵行不悖不有以爲四方之表極乎故其播之風聲則洋溢中國
施及蛮貊赫赫乎其顯盛發之爲威靈也則諸侯畏威四夷奪氣濯
平其光明是中興之盛有如此者然豈特一時然哉又獲乎壽考之祥
且有安寧之慶凡所以紀綱四方貽謀萬世者皆得而豫爲之于保
我後生使得以拱聖王之皇都赫赫之聲靈而永享乎久安長治之
福焉孰非我高宗中興之澤哉

此正中興之盛商邑二句承上建福來翌七政教清明國勢改觀極
不止四方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說聲是風靈
是威靈赫赫濯七皆是高宗挺然奮武時襲服中外之勢見有此一
番氣象壽考以道化積久言且寧以精神不倦言後生時王自謂對
高宗曰後生以字緊根聲靈

采章夫高宗既有不世之功我後人當崇不世之祀于以陟彼景山以
取松柏之九七斷之于景山之中遷之于造作之處方之以繩墨斷之
以斧斤而又截之以刀鋸以松栢則有槩而長以旅櫟則有閑而大而
百世不遷之寢廟于是乎成矣以此世廟祀我高宗則不在三昭三穆
之數而報德報功萬代如見無有窮盡矣高宗之神不于是而孔安乎
夫高宗著功德于中興之時而我後人極盡歌于始祀之日蓋建不世
之功者自當隆百世之報也吾以知商之世德與商之所以王矣
此言作廟以奉高宗此正神主于廟而祀之景山二句是林木之美
是斷四句是制度之工栢之長楹之大則廟制之弘深可知慶成孔
安就后人安高宗之神說神主于廟棲神于地親雖盡而不遷禮以
義起者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要知此詩作于親盡當祀之時非始
崩之日也

張壯來曰高宗入則恭默出則樵武是何如精神氣象然惟其有恭
默之思是以有樵武之揚以惟本于不敢怠慢此正中興之本也
劉安成曰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闕宮爲頌僖公修
廟而作殷武爲頌武丁時立宗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淮夷
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蠻夷享福壽者
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叶桑經反○賦也商邑王都也翼

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

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

後嗣子叶所○陟彼景山旃反松柏丸丸叶胡是

斷音是遷方斷卓是虔松栢角有槩五連旅

楹有閑叶胡寢成孔安叶於連反○賦也景

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槩長貌旅衆也

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

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祀而祭之之詩也然此

章與闕宮之卒章文

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

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二百五十四句

